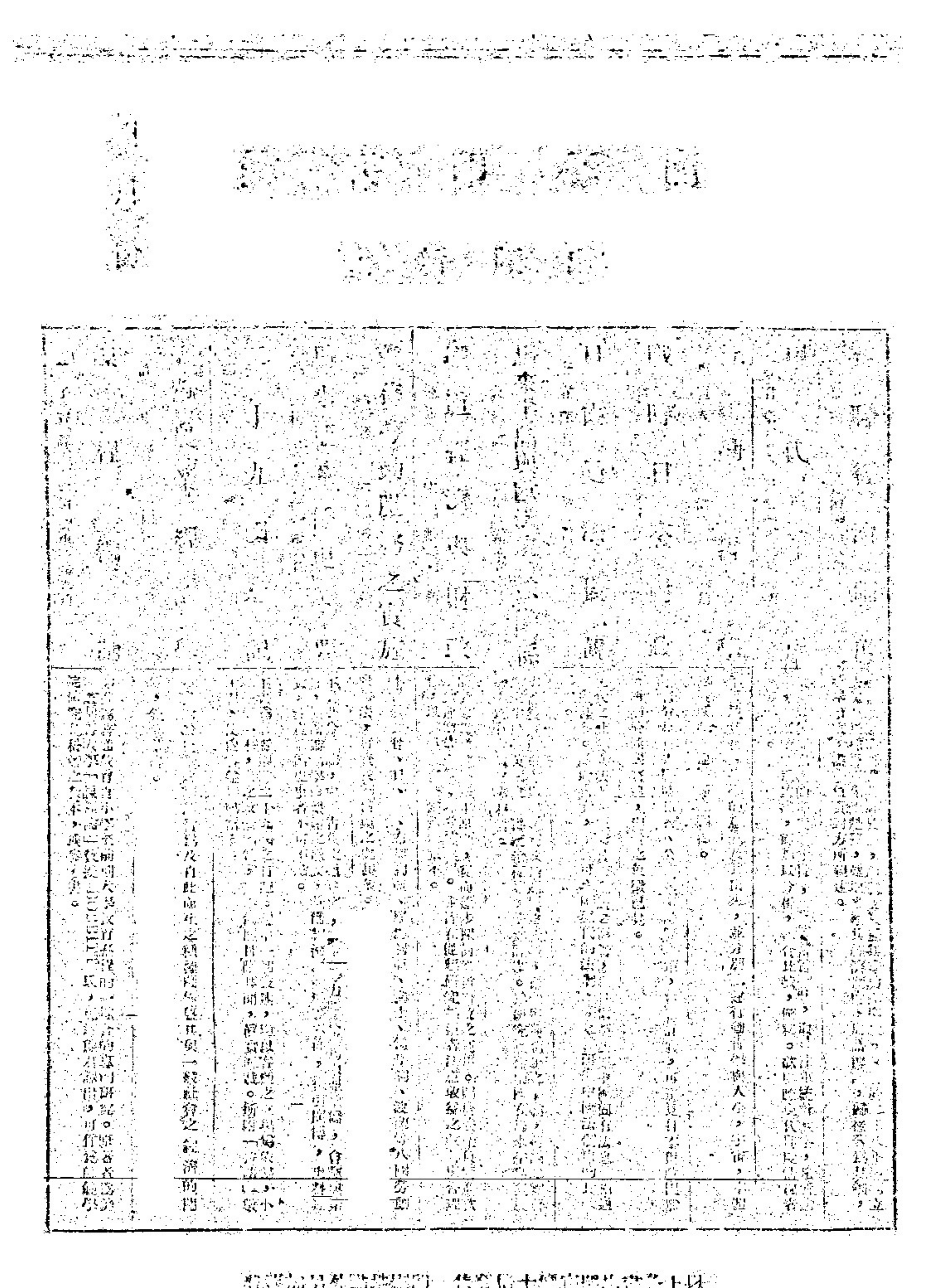


東方雜誌

第三十九卷第五號
民國三十二年五月十五日發行

加緊太平洋戰區的攻勢……史國綱（一）
北非肅清後的歐局……龔德柏（四）
德國如何下場……沈來秋（五）
自鮑爾溫至邱吉爾……張君勱（七）
戰後之帝國主義制度問題……汪叔棣（一五）
印度之政黨……姚枬（一七）
中國人的組織力……范任（二〇）
新時代的人文科學……陳友松（二四）
論東北四省之收復與建設……盛啓芳（二六）
對於我國教育的檢討……衛挺生（二八）
雜糧要怎樣的食法……羅登義（三〇）
說太陽遠近……劉操南（三二）
記明代倭寇先後事……簡素（三四）
一九四二年的世界大勢……張特生譯（三九）
南泉建文峯紀游……朱偰（四五）
出版文化的指標……陳北鷗（四七）
叢書子目類編序……顧頡剛（四八）
明末清初旅華西人與士大夫之晉接……方豪（四九）
嘉山……朱君允（五七）

加緊太平洋戰區的攻勢

史國綱

自從卡港會議之後，由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的表示中，我們知道反侵略戰爭分了家，就是要先擊潰歐洲納粹侵略勢力，再合力來處置日本這侵略禍首。決定這種策略的理由我們無從知悉；所以也不必憑空猜度，加以批評，作對戰局有害無益的舉動。我們知道，暴日不祇是中國的敵人。偷襲檀香山的卑鄙行爲，美國人一定牢記在心頭。攻陷新加坡的恥辱，英國人也必急於洗刷。英美撲滅暴日惡勢力的意志，當然和我們同樣迫切。卡港會議含有這種決定，或者在軍略上有非常必要的理由，不過依照反侵略戰爭不該分的原則，和低估暴日實力同危險，在美國生產力已足夠應付的現況下，我們不得不大聲疾呼，從速加緊太平洋戰區的攻勢，以免滋蔓而遺後患。

有人說，德國解決後，暴日自然崩潰了。這是絕對錯誤的見解。果眞如是，依常理而論，在德國危急的時候，暴日應該立刻設法援助。否則唇亡齒寒，暴日安能僥倖得免。然而在蘇聯冬季的凶猛攻勢中，並不見牠進攻久已垂涎的東部西伯利亞，以減輕德國的壓迫；或入侵印度，以牽制英美軍在非洲的進展。反之，牠仍在積極鞏固外圍的據點，並且還有再南進的現象；而東條更風塵僕僕，奔走於南京瀋陽之間，大有不願甘居於被動的地位，要實現他「決戰年」的口號。可見暴日心目中，並不覺得德國的失敗對牠有非常重大的影響；而認爲牠的勝利，可以單獨獲得的。這樣看來，我們感覺到擊潰暴日，未必如想像中那樣簡單，而有立即採取積極的行動的需要。

去年春季暴日在南太平洋能夠有這種驚人的收穫，未始不是因爲英美對日的估計過低。關於擊潰暴日的估計，如若再犯同樣的毛病，結果必將遷延全盤勝利的時日，而加重戰爭所給與人類不可避免的痛苦。我國六年來的抗戰，固然使暴日的陸軍有鉅大的死傷，同時還使牠重要的一部份，陷在大陸的泥濘中不可自拔；但是直到珍珠港事件爲止，牠的海空軍卻仍舊是完整的，而從偷襲美英的舉動上看來，可推知這兩方面的軍備，和作戰物資事前一定有很積極的增補和儲藏。在我國抗戰最初的四年裏，世界掌握主要作戰物資的國家，對日寇的暴行，雖表示道義上的責難，卻沒有停止供給。而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牠在短時期內，就佔有了物資蘊藏極豐富的英荷在南太平洋的屬地。所以蔣夫人在美國衆議院裏說：『吾人愼勿忘日本今日在其佔領區中擁有較德國更爲豐富之資源；又愼勿忘如無人與之抗爭，則其獨佔此類資源之時日愈久，則其勢必愈大，而中美兩國人民之死亡者必日多。』這是一針見血的話。就是日寇在海陸空各方面都已經受到許多次重創的今日，對牠的估計仍決不可過低，否則一誤再誤，必至不可收拾。

再從軍事現狀和日本國民性來說，擊潰暴日，有種種困難的原因。我們知道，日寇的重要軍事工業都集中在牠的本土，以及朝鮮和從我國侵佔去的東三省。俗語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所以要根本擊潰暴日，必須進攻牠的本土。然而牠趁英國在歐洲無暇他顧的時候，和美國新創之餘，竭力鞏固牠外圍的據點，以保持牠本土的安全，大有非使其安如磐石，固若金湯不止之概。羅斯福總統在林肯誕辰的廣播裏說，假使採取從此一島而至彼一島的戰略，那末達到日本的本土，計算起來就要五十年。而明瞭了日本的國民性，更可了解整個擊潰暴日並非想像中那樣容易。在第五次所羅門海戰裏，有一段故事是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暴日戰艦被擊沉之後，幾百個日本水手，

短小漆黑的身子在水裏飄游，繼續不斷向美方救生人員搏鬬，向駛近的救生艇攻擊。救生人員不得不帶着機關槍工作。最後這些日本人都從容不迫地潛入水底，一直等到淹死；祇有二十五名日本水手肯讓別人把他們救起來。這表示日本的國民性：就是到絕望的時候，也不屈服。美軍在新幾尼亞陸上的戰爭，也證明了這點。由此可知整個擊潰暴日，幾乎要等於殲滅牠的全部武力。更進一步作一個可能的猜度，卽使盟軍在東京遊行，而牠本土其他部分卻不發生革命，或海外各佔領地的派遣軍還是不肯輕易投降，那末太平洋的戰爭，不見得就因東京或其他要地被盟軍的佔據，便告結束。這樣，擊潰暴日困難的輪廓，是很明顯的。

但是暴日的優點，未始不是牠的弱點。日本的本土既然是牠外國據點的供應中心，那末海上運輸便是牠的生命線。在太平洋戰爭發生的時候，牠曾經掠奪到鉅量的商船；然而這個數量和牠的補充力量，恐怕還不能抵牠一年來的損失。加以牠新得到的物資，不從速開發，從速利用，不會對牠有好處的。這點又加重了牠運輸上的負擔。牠外圍據點的範圍非常廣闊。在主動的情勢下，隨處都有進攻的基地，這是非常有利的。不過最近暴日主動的地位，顯然已經喪失了，由主動而變成被動，牠的據點愈多，總力量也一定因為分散而愈弱，結果難免顧東失西，疲於奔命。還有，暴日的空軍，先天不足，補充力又有限。不論進攻或防守，沒有制空權，都很難有效。這是牠武力中最弱的一部，也是牠絕對沒有成功希望的主因。牠因空軍孱弱，所以牠整個的護航隊，最近會全軍覆沒。不問牠的國民性是怎樣不容易對付，但是牠的供應中心是本土；牠的本土被征服之後，其他的外圍據點，在軍事上至多是一種肅清工作而已。從這個戰略的檢討，就是在不妨礙卡港會議既定策略的情形之下，我們也不難獲得擊潰暴日的捷徑。

最重要的是發動海上的攻勢，隨時隨地給與暴日航運線致命的打擊。我們並不是說海軍的主力戰，這是應當審慎計劃，在有了勝利把握之後，才值得冒險的。然而暴日的航運線非常之長，各處都能夠找到牠的弱點，攻擊起來，也不需要強大的艦隊。美國這種的力量，現在總該有了。假使還欠雄厚，以美國生產力之大，加強這種力量，定很快當。美國合衆新聞週報曾建議向蘇聯商借在海參威備而不用的二百艘潛艇和人員，作為租借法案的交換物，用以進行盟方在太平洋中的潛艇戰。然蘇聯在對德戰事未有充分把握以前，是不能輕允這種要求的。目前盟方果能以多艘新擴充的潛艇來作積極的消耗戰，至少可以消弱暴日對外的供應，使牠不能利用南洋新獲得的資源；而由於船艦補充力的單薄，結果難免航運的脫節和毀滅。其次，在南洋和緬甸方面，也應當有積極的消耗戰。這一方面，美國在所羅門羣島一帶已經有了顯著的成績。那兒正和中國對付暴日的陸軍一樣，成為牠海空軍的墳墓。不過在印度方面，英國既然有這樣長時期的準備，並且知道收復緬甸對於整個戰局的重要，還沒有積極的舉動，大概是因雨季已經到了。假使美澳能夠在南太平洋再加緊攻勢，英國在印度施行主動的戰略，那末不但暴日作戰計劃要發生根本上的動搖，牠顧東不能顧西的窘狀，便立刻就要顯現出來。再次，現在夏季已到，美國在阿留申羣島方面，似乎正着手規復失掉了的幾個小島，想要早日能夠在那裏向敵本土實行攻勢。東條在暴日第八十一屆國會裏認承：「阿留申方面，乃敵威脅帝國北方之重要進路。」阿留申羣島很近美洲大陸，阿拉斯加到美國的公路已通，所以美國用海陸空軍進攻那部份，事實上不該有什麼困難；而在阿留申羣島採取「從此一島而至彼一島」的穩當戰略，到東京也不遙遠。其他如消耗和分散暴日的力量，必定有更顯著的成績。至於從空中到東京之路，目前不外三條。第一是從阿留申羣島方面。路程雖然相當的長，但是美國在那兒的根據地如能逐漸向暴日移近，到東京的距離也就日短了。所以我們主張在那方面積極進攻。第二是從海上。美國新造的航空母艦，為數頗多。把牠們作為空中到東京之路，也是可能的。不過這些不很固定可靠，而危險性也太大；因此我們也不願這真正成為事實。第三是從我國。老實說一句，中國要有了反攻的力量，在這方面才能夠有切實的貢獻。

六年來中國抗戰的意志和能力，同盟國該清楚認識的了。不積極援助中國，使中國有反攻的設備，而想利用我國的領空以達到東京，何異於畫餅充飢？關於這點，美國目前已知道是急要的了。希望最近有驚人的發展，使我國成為進攻日寇的主要根據地。最後，附帶說一句，進攻日寇最有效的路徑，當然是蘇聯的西伯利亞東部。目前蘇聯已經負着消滅納粹的重大責任，我們決不願再增加牠的負擔，我們對牠的確有急切的期待，同時我們也了解牠的苦衷。

近來有種種的現象，使我們覺得同盟國方面，在認眞準備擊潰暴日的方略。例如今年三月，美國在澳洲成立了第六軍，這是至少包括二十五萬人的隊伍，不可輕視的；在我國成立了第十四航空隊。二月十九日，羅斯福總統對記者有關始供給中國更多飛機的表示；二月二十八日美國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尼米茲海軍上將指陳：『太平洋美國海軍即可進攻數據點，自此等據點可使日本之工業中心遭受直接及破壞性之攻擊；』四月一日美國陸長史汀生對記者說：『美國海軍正準備今後對日作戰之詳細計劃。』太平洋區域美國海陸空將領在華盛頓詳細商討未來的對日攻勢行動計劃之後，又在澳洲集會，看來情形緊張。而在四月八日紀念巴丹半島淪陷的一週年時，西南太平洋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將軍的文告稱：『余為此次失敗中之領袖，衷心懇求仁慈上帝，勿使彼等得救之日，過遠過遲，致於消失。』美國國務卿赫爾也說：『美國的目的，在求軸心之完全失敗，巴丹淪陷週年紀念，應使聯合國家，尤以美國之每一士卒，加倍努力作戰，以至巴丹戰役之仇恨全部報復為止。』蛛赫馬瑞，似有箭在弦上之勢。同時英印軍在馬玉河流域，也同歐洲方面一樣，有類似演習登陸的那種奇襲之先聲。最切實的卻是四月四日阿拉斯加代表戴蒙在華盛頓所發表的談話：『吾人為爭取勝利起見，必須進攻。然此項進攻，不能以在太平洋逐島逐步前進之踏足式方法為滿足。吾人進攻日本，顯以取道中國或蘇聯為近便，但在目前情形之下，阿拉斯加與阿留申乃進攻之唯一通路。余深信統帥部必不致忽視阿拉斯加之重要性。目前美軍至少應在吉斯加建立根據地，俾吾人之作戰力量可以調集時，吉斯加即可被用為進攻日本之根據地。』這種重要的策略已經到發表的程度，事實上決不會是毫無舉動的。這舉動的第一步，或者就是奪回阿留申羣島西部幾個小島。不過就目前來說，太平洋上好像還是過於太平，日寇的主力迄今並沒有受到嚴重的打擊。

總之，我們根據戰爭不應分割的原則，在不妨礙卡港會議所決定的戰略條件下，希望盟國不要太輕視太平洋區域的戰爭。勿低估暴日的作戰力量，勿忽視牠的國民性，更勿讓牠有充分的時間，來利用最近掠奪到的物資，而釀成養癰成患不易收拾的局面。即使歐亞反侵略戰爭的攻勢，同時並進，實際上的確是不智慧的策略；那末最低限度，同盟國該積極進行以下各項擊潰暴日的初步工作。儘量援助中國，使中國有反攻的設備，而成為進攻暴日本土的前方根據地。美國利用阿拉斯加為根據，加強阿留申羣島方面的攻勢，以縮短隔離暴日本土的路程。此外在太平洋上，南洋羣島，以及緬甸方面，在海上，在陸地，在空中，竭力進行對日的消耗和破壞戰，使暴日沒有喘息的時間。尤其重要的，是實施不斷地轟炸暴日的本土，摧毀牠的工業，搖動牠的人心，以促早牠最後的崩潰。這些我們認為是目前最迫切最重要的步驟，並且也可以補救卡港會議戰略萬一的錯誤。

三十二年四月十二日渝

北非肅淸後的歐局

龔德柏

北非軸心軍已完全潰敗，現在撤退到突尼西亞東北一小角。英第八軍軍長蒙哥馬利將軍，要他們出演頭號「敦刻爾克」劇，但這種戲劇，德國人並不拿手。一則意大利半島距北非在百英里內外，較英法海峽寬五倍以上，渦水過海，決不可能；而以船舶接運，在英美空軍轟炸下，連船帶人，必葬身海底。所以隆美爾若演「敦刻爾克」劇，決沒有英國人演得出色，這是我們敢保證的。路透社軍事記者，雖測軸心軍將利用突尼西亞東北部山區，作「史達林格勒」之戰鬪，但情形亦有不同。蓋史達林格勒之防禦戰，蘇聯雖爲背水陣，惟既能繼續增加援兵，而軍需又可源源接濟，萬一不能再守，還有利用夜間撤退一部分人員的可能。目前的突尼西亞，既在英美海空軍重壓之下，由海上天空增援，已非常困難，而德軍在心理上，恐怕不能同蘇軍一樣堅強；加以撤退絕不可能，所以隆美爾雖欲頑抗，恐怕軍心瓦解，不能繼續支持。我以爲到本文與讀者見面之時，突尼西亞戰爭，可能已告結束，並且是軸心軍完全消滅的結束！

北非軸心軍可能消滅，而結束這場戰爭，這在盟國是非常有利的。在北非軸心軍猖獗時，英軍僅保有埃及的一角。這一據點，是大英帝國的命運攸關，不能不以大批船舶供應軍需。但地中海已完全在軸心空軍控制下，由直布羅陀直航埃及，無異走向墳墓，所以須繞道南非洲好望角。這一航路，由英國東南部海港朴里茅資到蘇彝士，是一萬三千海浬。將來北非歸入英美掌中，有北非一帶空軍掩護，英美船舶可以經由地中海直航，其路程縮短到三千五百海浬。不但對埃及中東的供應便利，即對印度中國的供應，亦可縮短七八千海浬航程，亦便利非常；並且可節省數百萬噸船舶，以助軍運。而在空中聯絡方面，從前到埃及，須由南美飛到南非，經過叢林與沙漠地帶，不但供應困難，而且危險較大。將來北非肅淸，由南美巴西，可直飛西非達喀爾，再經北非，可以縮短數日航程。並且戰鬪機也可由空中飛來，運於北非與印度中國各戰場，均有重大貢獻。所以北非的徹底勝利，可以使最後勝利早日光降！

據四月十一日路透社紐約電：美國副國務卿威爾斯函紐約時報稱：北非軍事行動之最後目的，在驅逐軸心軍出非洲大陸，而開闢進攻南歐之路云云。是北非肅淸後，繼之者當爲歐洲第二戰場。因目前軸心——尤其主兒德國，在人力方面，已感覺非常困難。將來隆美爾非洲軍團消滅後，英美即騰出五十萬機械化部隊；又有法軍二三十萬人，僅這區區之數，德國已感覺無法應付。而況英美尙可大舉增援，後續部隊可說無限，在任何地點開闢第二戰場，對於軸心均爲致命打擊。蓋目前蘇聯與軸心，在人力方面，雖非優勢，至少亦爲平衡，有英美少數部隊參加歐洲戰場，即可打破此平衡，而變爲壓倒的優勢。所以歐洲第二戰場一開闢，軸心的運命，即可決定了！

我從前以爲第二戰場將由土耳其開闢，最近有某種問題發生，所以是否由土耳其開闢第二戰場，多少有問題。除土耳其外，我相信，意大利最適於第二戰場。由北非海岸到西西里島與撒丁島，均在百英里內外。英美海軍擁有制海權，空軍又佔絕對優勢，先由空軍施行徹底轟炸後，再由海空軍保護陸軍，在該兩島上陸，殊爲容易。軸心在該兩島不能駐許多軍隊，尤其德軍無法抽出；而意軍既無鬪志，又無戰鬪力，英美軍佔領該兩島，殊無問題。西西里島與意大利長靴半島的靴尖，僅一衣帶水之隔，以英美海空軍保護陸軍登陸，亦非極困難

之事，不過如一般作戰之敵前渡河而已。撒丁島由側面威脅意大利半島，空中距離最遠不過二三百英里，由撒丁島轟炸意大利各地，實在太近了。意大利陸軍受這種空中威脅，不論有如何堅強鬭志，亦不易維持，而況其鬭志幾等於零呢！所以英美由意大利開闢第二戰場，必能極順的進展，而與蘇軍會師柏林！

開闢歐洲第二戰場，我們暫且不談。但英美爲保護地中海航路的安全，無論如何，有佔領西西里島與撒丁島的必要。而況這種工作並非甚難呢？假定英美佔領西西里島與撒丁島，由該兩島轟炸意大利長靴半島，固極容易；即轟炸意國北部各城市，與德國南部如慕尼黑等地，亦均在六七百英里的有效距離內。目前英美空軍由英倫出發，轟炸德國北部中部各城市，已予納粹軍需工業以嚴重打擊；若南部再被徹底轟炸，所予德國以打擊，必難忍受。而意大利所受打擊更重，勢將促起軸心內部的危機。蓋意大利國民，對於墨索里尼的統治，並非衷心悅服。這次意大利參加戰爭，原在乘法國之敗，以爲可以兵不血刃，而達到意大利的大慾，國民才勉強相從。不料戰局發展，盡於意大利不利。而本國既被嚴重轟炸，死者傷者無論矣，而不死不傷者既不能寢食；瞻望前途，又只有死路一條，則人民起而解決法西斯黨，向盟國投降，當然爲意料中事。墨索里尼四月初赴希特勒行營謁希特勒，可能是請德軍入駐長靴半島，以保護法西斯政權。否則意大利內部潰亂而投降，其他附庸均將望風而潰，只餘德國一國，也不能永久頑抗了。

所以北非肅清後，軸心即不內潰，只須英美繼續進攻，離軸心的崩潰期，也不甚遠了！

德國如何下場

沈來秋

六十年以來歐洲的歷史，只是一部英德爭霸史。威廉第二承襲乃祖的偉業，登極以後，便要建造海軍，與英國爭雄。老成的俾斯麥以爲德國的霸權，在陸而不在海，極力反對，致引起君臣間意見之參商。嗣後威廉放棄對俄繼續盟約，俾相力爭不得而去職，遂鑄成一九一四年德國腹背受敵之大錯。希特勒取得政權以後，積極擴軍備戰，一面對法橫施威嚇，一面對俄肆行咆哮，然項莊舞劍，志在沛公，其目的始終是對英的，雖然當局的張伯倫被他一時朦騙，卻不能逃過旁觀者邱吉爾的明眼。德國既要與英法作戰，便不容對俄翻臉，這是既成的國策，威廉第二所走的錯路，希特勒幾乎是亦步亦趨地追隨着。尤其妙的是：當上次大戰德國施行無限制的潛艇政策，封鎖英倫三島之際，美國橫渡大西洋的船隻被其擊沉者爲數甚巨，在英國不得外來的接濟將近絕糧的當兒，德國潛艇的攻勢，忽然鬆弛下來，因此便救了英國。這次希特勒攻克法國之後，英軍倉皇由大陸撤退，本國防守的力量原甚薄弱，加以德國機羣日夜不斷渡海轟炸，勢極危殆，英國僅有的少數戰鬥機極力避免火併，保存實力，留爲最後的抵抗，但如德機再繼續兩星期的閃擊，恐怕英國空軍也要失卻招架的力量。乃德國忽然中斷轟炸，採用和平的攻勢，因此不但英國獲救，而且救了全世界。前後事跡如出一轍，這其間似有天意存焉。無論德國目下尚存有實力若干，但其戰爭力量已經達到了頂點而逐漸下降，我們現在只須推測牠將要如何下場了。

誠然，德國這次所準備的全體戰基礎，其組織之完密遠超過上次大戰之所爲，所侵佔的土地亦較爲廣闊，其國內經濟至今還可支持，

尙未呈現崩潰的端倪；在軍事方面，德義的陸軍據說尙有五百師之衆，其海軍亦尙保存有相當力量，德國潛艇還不斷襲擊盟國護航隊，東戰場的德軍雖經敗退，還在那裏反攻，隆美爾在北非的尖角負隅而鬥，盟軍在西南歐還未能乘得登陸的機會。凡此經濟的，軍事的情勢只足說明盟國尙須犧牲相當的代價和時間，纔能把納粹勢力毀碎，可是四周封鎖之勢已成，兩個軸心國家已被彌天大網籠罩起來，盟軍只要把邊緣的網繩逐漸收緊，由外沿進入核心，勝負之數奚待蓍龜？

古語云：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德國的下場並無須待到盟國的軍隊直向柏林城下，方纔分曉。不斷的失利戰訊秘密地傳遍民間，各城市狂轟之後，瘡痍滿目，爲德人歷來所不習見。在精神沮喪之餘，可使十年來納粹強力把持之下的團結，一朝渙然冰解，發生極大的離心力。歷史不難重演，一九一八年的前蹤如在目前。大概德國的下場，由於精神上的崩潰，將較軍事的和經濟的因素，引起更重要的發酵作用。

我們切不要忘記，德意志創立之初，係由二十二個聯邦及三個自由市組合而成的。普魯士雖擁有最大的土地，但遠不足代表德國的全體。麤疏的分法，可以普魯士的軍國主義代表北德，其餘南德各邦連與大利在內其所崇尙的思想，是與普魯士的好戰精神絕不同其蹊徑的。在柏林近郷的卜茲丹姆(Potsdam)爲德國陸軍傳統的發祥地，舉世聞名的費得理大帝的莫愁宮便在這裏。卜茲丹姆距離一九一八停戰後新憲法產生地之威瑪(Weimar)，不過半日火車的時間，可是有一位著名的德國作家說：『從卜茲丹姆至威瑪，中間隔着很遙遠的路程。』這句名言可以說明普魯士精神與非普魯士精神，彼此區別之大。威瑪爲歌德與席婁久居之地，曾爲德國文化的中心，離該城不遠的燕那大學造就過許多著名的哲學家和科學家。從這地帶起，曾爲德國文化在歷史上發揚了萬丈的光芒。普魯士的軍國主義只能給予德國以富強，而歌德席婁所掀起的文化運動，更給予德國以人生的美感。歌德最嫌惡北德之人，謂其粗暴無禮，不堪共語，而柏林便是聚集這些潑辣角色的地方，所以他生平從未有一次到過柏林，由愛克爾曼所著的「歌德對 錄」中，我們可以得到極充實的考證。因此，假若我們要認識德國民族的精神，必需先了解實際上有兩個德國之存在性。

希特勒雖是奧國人，但所嚮往的是普魯士的軍國主義，所嫉視的是德國的學術，故極力加以摧殘。惟是這地代表普魯士傳統精神的國防軍與納粹之間，始終是貌合神離，未能融化爲一。希特勒沒有貴族的閥閱，缺少武士的遺傳，由一個伍長毫無指揮作戰的經歷，一躍而爲統帥，這是最違反普魯士傳統的習慣，如何能使國防軍虔心敬服，表裏如一呢？從普魯士軍人們的眼中看去，希特勒是一個半路修行的投機份子，他自身究竟是否屬於純淨亞利安的血統，尙有疑問，如何能與與登堡、麥根森、魯登道夫之流相提並論呢？國防軍之擁希特勒，不過利用之爲工具，冀能發揮普魯士超越一切的雄心，正所謂藉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這與出於誠心的擁戴固自有別。希特勒之攻俄，原是不顧老成將領的忠言而一意孤行的，將來的裂痕，便可能發端於此。

從另一方面觀之，德國的文化，完全寄託在各大學裏。二十三個受世界讚揚的大學散布在全國各大城市。尙有九個著名的工科大學和許多礦科，林科，獸醫，商業，美術，音樂各專門學校會造成德國學術史的光榮。希特勒摧殘自由研究的精神，無所不用其極，政治壓力侵入尊嚴的學府以後，年輕資淺的納粹青年，都高擁着講座，有名望的老教授或被驅逐出境或告老退隱，學術的研究正在打退車。納粹統制文化的政策，從焚書及排猶兩事看去，可謂發揮盡致。不合口味的著作一舉而焚之，所剩下來的，當然以能適合軍國主義爲依歸。原有文化的氣息到此已經刈除乾淨。猶太種族在各大學講座中所佔的百分比原是驚人，其中當然有許多早已同化於日耳曼，不能算是猶太人。可是納粹不問靑紅皂白，追究他們的血統關係到數代以上，凡稍有絲毫的膠葛者，無論有過何等貢獻，一概驅逐。這些學者逃亡至他國，

人家正歡迎之不暇，他們的言論之一褒一貶，足以鼓動全世界，其影響之大，又豈戈培爾的欺人宣傳所可與措抗。戰事開始以後，他們效忠盟國，與納粹爲敵，所謂爲淵驅魚，爲叢驅雀者，正此之謂，希特勒之狂瘋舉動，其愚蠢適與獺鸇相等。照這樣的作風，軍事縱能成功，也不能長期保而有之，而況已經四面楚歌。

希特勒執政十年以來，把全德人民強行物理性的黏合，置諸於納粹的旗幟之下，但納粹的一切並不能浸入人民的內心。一朝軍事節節失利，人心疲倦，厭戰的心理達到頂尖的時候，可能來一次內亂，那時國防軍爲大局計，將把希特勒一腳踢開，組織軍人臨時政府而與同盟國妥協。納粹雖然失敗，可是全德國人民得救了。德國學術界從桎梏之中解放出來，遍體鱗傷，恐非再經二三十年培養，不能恢復往日的光榮，還是人類的損失。

從德國之民族性觀之，吾人須知德國是世界的火藥庫，同時也是歐洲的心臟，這八千萬努力進取的民族如果沒被處置妥當，歐洲永不得安定，世界也不能和平。凡爾賽條約的覆轍不宜再來嘗試。也許有人竟想到歐洲聯邦的理想，當然要把英蘇二國除外；或且把德國分化爲二，使普魯士孤立。這些擬議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最緊要的關鍵，還是要看同盟國方面是否徹底合作，以保持世界和平爲前提，蠲除國與國之間利害的衝突。前次大戰結束之後，就因爲戰勝的大國各顧自己的利益，同床異夢，致造成國際聯盟的笑劇。前人負債，後人賠償，我們這一輩是否能夠減輕後人的擔負，那全要看中英美蘇四強，在戰後同心同德之程度爲如何耳。

自鮑爾溫至邱吉爾

張君勱

英國歷史上對外戰爭之大難關四：一曰十六世紀與西班牙菲力二世之戰，二曰十七世紀與法國路易十四世之戰，三曰法國革命時代拿翁之戰，四曰一九一四年與德皇威廉二世之戰。此四次戰爭，時間之久暫不同，戰爭之性質各異，英人均能鎮定應付，終於殲除大敵而後已，從未有如此次大戰前後之狼狽顛蹶而不知所措者。此次大戰，始則張伯倫爲蘇台登區而屈膝於慕尼黑，繼則張氏以爲此生和平可保，不料數月之後又爲希特拉所紿，而捷克被倂，又繼則一變其平日不管東歐各國界線之態度，而與波蘭羅馬尼訂盟，終則爲蘇俄所奚落，雖求與俄同盟而亦不可得。及乎戰事既開，不獨對波之助力，微末不足道，即法比境內之戰況，亦遠出於英人意料之外，卒演成敦刻爾克三十萬人之遁走，一言以蔽之，曰無備而已。世人以此種之失敗，歸罪於張伯倫，然張氏之就任首相爲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八日，距慕尼黑之會議不過年餘，距戰爭之開始，不過二年又半，英之軍備，果足與敵抗也，張氏何至甘於屈辱如此，張氏之所以爲此者，亦曰力不敵耳。張氏之前，有鮑爾溫，鮑爾溫之前又有麥唐納，此三人任首相之日，即爲希特拉柄政之日。吾人試考自一九二三年第一次鮑爾溫內閣，迄於一九三七張伯倫內閣，英國外交軍事政策之經過，則張氏之所以俯首者，可以得其故矣。

一　鮑爾溫與麥唐納

上次大戰告終後之英倫內閣，其政策之總原則二：曰外求國際之平和，曰內求民生之安定。惟外求和平也，有國聯之設立，有華盛頓海軍限制條約，與歷久未成之陸軍裁減會議。外既安定，內則輕徭薄賦，予戰後民生以休息，時則俄國革命既成，工人勢力大張，政府力

謀勞資兩方之調協，且降心與工人攜手。自大戰後之麻那勞內閣與夫自一九二三迄於一九三七三十四年間，政府雖更迭六七次，然主政之人不外鮑爾溫與麥唐納二氏，故欲知英政府第二次大戰前之政策者，不外考之於鮑氏與麥氏之所爲。茲列各內閣之年月如次：

第一、鮑爾溫第一次內閣（一九二三年五月十日至二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第二、麥唐納第一次內閣（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二日至同年十月二十九月）

第三、鮑爾溫第二次內閣（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至一九二九年五月三十日）

第四、麥唐納第二次內閣（一九二九年五月三十日至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第五、麥氏鮑氏合組聯立內閣（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五日至一九三五年六月七日）

第六、鮑爾溫第三次內閣（一九三五年六月七日至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第七、張伯倫內閣（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八日至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

歐戰後英倫內閣，除勞合佐治氏聯立內閣，與麻那勞之保守黨內閣爲期約占三年之久外，其餘柄政之日，均屬之鮑爾溫與麥唐納兩氏。鮑氏第一次內閣，鑒於失業工人之多，欲採保護關稅以救濟之，先舉行總選舉，而投票揭曉，保守黨議席由三百四十七降至二百五十八，於是鮑氏就職方及一年又半之內閣，即告解散。英皇召工黨之麥唐納氏組閣，麥氏代表第四階級，起任首相，在英史上爲第一次。麥氏自明效忠皇帝之意，對於朝儀，一遵舊制，平日被目爲革命性之工黨內閣出現，其遞嬗之際，與昔日保守自由兩黨之交迭如出一轍，此新內閣政潮安穩渡過。然國會之中嫉妒麥氏者，時欲借端推倒之，所謂餅乾事件也，康培爾事件也，俄約事件也，與諸維夫信札事件也，先後繼起，無一事不在議場上引起爭辯，麥氏在政府中，眞如諺所謂坐針尖之上。麥氏因干涉司法問題爲議會所譴責而去職，計其在位之日，僅十閱月，爲英內閣壽命之至短者矣。一九二四年十月再舉行總選舉，保守黨議席，增爲四百十三，占全院三分之二。鮑氏復爲總理，其在職五年中，解決礦工罷工，制定英帝國條例，又訂定羅卡諾條約，以消除和會後德法兩國之爭，皆爲鮑氏內閣對英國之貢獻。及一九二九年鮑氏舉行總選舉，標榜「安全第一」之口號，而人民嫌保守黨政策之傾於帝國主義，不滿鮑氏所爲，其議席由四一三退爲二六〇，工黨由一九一席進而爲二八九席，於是麥氏再奉命組閣，其議席之數既增，其地位亦穩固。麥氏開始與蘇俄議約，自出席國聯，討論裁兵計劃，自赴美國締英美之交，又於一九三〇年開海軍軍縮會議於倫敦。然一九三〇、三一年，世界金融風潮大起，德國銀行陷於無法周轉，美國胡佛總統爲之宣佈賠款之停付。而素以資本市中心自命之倫敦，亦岌岌不能自保，於是麥氏自知工黨無力撐持，乃聯合鮑氏及自由黨等合組聯立內閣，或曰國民內閣，勵行節約，平衡預算，不及四年之久，而元氣恢復。此數年之預算，皆張伯倫氏負主編之責，異日張氏所以繼鮑氏而起者即由於此。一九三五年六月，保守黨又以新選舉獲勝之故，乃改聯立內閣爲保守黨內閣，而鮑氏自爲總理，是爲鮑氏第三次內閣，在任二年，至愛德華八世遜位後，而鮑氏退職矣。凡此內閣之任期約四年，鮑氏第三次內閣兩年，適當德國政變，希氏登台後大擴張軍備之日，麥氏與鮑氏均見不及未來之危機，但知安定民生，標榜和平爲事，即有整軍之宣言，而絕未切實施行。於是奧大利問題，蘇台登問題先後發生，英人既乏武力之準備，又無大陸上可以制德之計劃，乃令張伯倫氏不得不屈於強權之下矣。

一九三三年後歐洲局勢之大變，實出於常人意料之外，以之歸罪於一二人甚易，以言合乎罪案之平則甚難。吾人姑就鮑氏與麥氏之性格，與二氏歷任內閣之政績，以及英國傳統政策，各方面分別觀之，或者功罪定案之平，庶幾待之。

鮑氏麥氏處歐戰後和約初定之日，其心目中第一問題，爲歐洲和平之能否保持，此中連累而起者，若干事：(甲)德國是否履行條約，(乙)法國爲執行和約計，是否再占德國領土，(丙)中歐東歐諸新國家之疆界線，能否視爲確定，(丁)國聯之運用如何。至於內政方面，蘇俄共產黨革命成功，工人階級馥戰仰首，應如何防止失業工人，解救工人痛苦，以消弭罷工與革命之隱患。此二者鮑氏與麥氏所欲解決之問題也。鮑氏置身保守黨之中，然心中常以一極尋常之英人自居，且以爲人與人相處，甲方誠以好心待人，則他方亦以好心報之，故彼此推誠相待，實爲國內治安保持之惟一善法。一九二四年鮑氏既獲勝於選舉而立朝也，同黨馬幾司頓氏提出「各工會不得強迫工人捐助會費以集成工黨基金案」。此案足以制工黨之死命，大得黨內人士之贊同。鮑氏思之再三，認爲欲求勞資之和好相處，宜求雙方之諒解，此案在保守黨之利害言之，可藉此制止工黨日張之勢，然亦因此之故，激起彼此仇恨，則其爲害甚大。鮑氏以此意告國會同人，此案卒被否決，此可見鮑氏宅心忠厚不專以剋薄他人爲事。然一九二六年煤礦工人工資減低問題之起也，鮑氏始則勉強遷就，予工人以國庫補助，以期彌縫其事；繼而工會決定總罷工，鮑氏爲國法制，爲治安計，堅持罷工必須取銷之議。待工人先讓步，鮑氏又力勸雙方不可以爭執爲事，應以同胞互愛之精神，謀英國工業，英國幸福之進步。此又可見鮑氏雖置身於地主與資本家之保守黨中，然其心中願以愛護工人爲事，因而工人中不乏擁戴鮑氏之人，其歷次選舉中所以獲勝之故，亦即在此。鮑氏第二次內閣之外交方針，以羅卡諾條約之成功爲最大，德法之衝突因此和解，西歐四國之協調賴復建立，德國加入國聯爲其行政會議中之一員，此人所目爲歐戰後黃金時代也。至於此時代之麥氏，執政不過兩年又半，工黨在國會中從未占得絕對多數，其議案通過，須待保守自由兩黨之贊同，麥氏亦見機而作，絕不提社會主義性質之議案，以期得安於其位，然麥氏深知外交與國際合作之重要，以總理而自兼外交部長，於一九二四年當解決今意兩國巨布蘭地之爭，又於國聯中通過所謂日納瓦議定書。雖英人於內政上反對麥氏者，對於麥氏外交工作，絕少有非難之言。至於麥氏自命爲社會主義者，乃其登台之日未聞有大改革與夫救濟貧困階級之舉，此殆由於英人畏亂恐慌國帑，不欲輕於浪費之習性，有以致之。況達於一九三一年經濟恐慌蔓延全世界之日，雖欲有所作爲，而亦不可得矣。吾人以爲一九二三年迄於一九三一年，兩氏所爲，對於此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前後之政局，實無責任可言。

其次，求之於聯立內閣與鮑氏第三次內閣，此時代中麥氏名爲首相，其握實權者實爲鮑氏。此次世界大戰前之若干導火線，無一不於此時早伏其根，而二氏漫不加察。日本之占領東北也，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在滬上之作戰也，「滿洲國」之製造也（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希德拉之登台也（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日本之退出國聯也（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德國之退出裁兵會議與宣言脫離國聯也（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四日），日本宣佈華盛頓條約之無效也（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意大利對阿比西尼亞之動員也（一九三五年二月十日），德國宣佈實行徵兵制也（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國際對意之經濟制裁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德國進兵萊因河也（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德國承認意大利併吞阿比西尼亞也（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德國合併奧大利也（一九三八年三月十日），凡此十餘件大事，無一不起於鮑氏麥氏聯立內閣與鮑氏第三次內閣任期之內，乃兩氏初不知有大禍之將臨，而爲未雨綢繆之計，此則不能不謂兩氏之庸碌，而知於幾先之見矣。

鮑氏於戰後之英倫，專心以安內和外爲事，對於國中特出之人才如勞合佐治氏，如邱吉爾氏，如伯根海爵氏，皆擯而去之。鮑氏以爲此等人好大喜功，易於惹禍，故不宜置之朝列。一九二四年鮑氏於其第二次內閣，亦曾邀邱氏任財政部長，伯氏任印度部長，然經二載之後與兩氏意見不合而分道。良以鮑氏性格按步就班，蹈常習故，不願多事，不願以事功眩耀，尤不願聞擴軍之論，以妨礙其休養生息之政

策者也。鮑氏最識英國人民心理，知其所好與所惡，其一生中自執行總選舉者五次，其最後三次，迭獲勝利，即由其熟知英人心理，有以致之。一九三五年英國中嘗試行人民對於和戰心理之測驗，選民一千三百萬中，對於英永爲國聯會員問題，裁兵問題，和平問題，對於侵略國加以制裁問題，表示贊成者之人數，達一千一百萬以上。政府知人心之傾於和平主義與維持國聯，乃於是年十一月借對意實行制裁之機會，舉行總選舉，卒獲超過其他二黨之多數二百四十七席。此次選舉，雖已行之於德國恢復徵兵制之後，而鮑氏猶有「不顧擴大軍備」之言，事後經邱氏加以譴責，鮑氏坦然承認，且作答覆之辭。其大意謂當時依民意測驗觀之，倘我以擴軍之說號召於國中，則選舉之結果，吾黨惟有失敗而已。吾惟知其然，故猶僞爲不擴軍之說，以期將不擴軍口號所得之勝利，變而爲日後擴軍之用。此則吾人雖不能不諒鮑氏用心之苦，然其無向人痛陳國家利害之勇氣，反出於甘言利誘之方式，謂爲蒙蔽民衆無不可矣。亦曰鮑氏以黨之一時利害爲先，而以國家安全大計爲後耳。一九三三年後英國軍備之所以落人後，所以坐視德國擴軍之邁進而不急起直追者，皆鮑氏之政策有以致之，雖坐以因循坐誤之咎，有何不可之有。夫政治家之中，有自知其立言之不利於一己，不利於一黨，而猶直陳無隱者，此爲有先見而不顧私利之政治家。反之，自知其言之不合時宜，而緘默不言者，是爲知有私利，而不識公忠之人。若鮑氏者自知其緘口之非矣，然欲借甘言利誘之手段，爲日後補過之計，自政術上觀之，可謂匠心之獨運，然視第一等政治家正大光明之態度言之，不能不謂爲有遜色矣。

二　張伯倫

奧大利之見併也，蘇台登區之割讓也，捷克之吞噬也，與蘇聯議訂同盟之中毀也，自一九三八年春夏絡繹一起，其負責之人，爲內閣總理張伯倫氏，世人因以對德外交軍事失敗之責，加之張氏之身。然吾人以爲一九三八年之形勢，大部出於二十年來英政府積習相沿，非張氏所能一旦改絃易轍者。此中第一問題，是爲對德態度。英國歷史上相傳之對歐方針，名曰勢力平衡，即歐陸上宜有兩虎相鬬，不可令其成一國獨霸之局，而英則介於兩強之間而操縱之之謂也。大戰之中，英惟恐德之不敗，及戰終以後，又深恐德之國力不足與法抗衡，萊因河之割讓也，賠款之鉅額也，皆因英人持異議，未能通過。及德違反和約而實行徵兵也，進兵萊因區也，法國政治家非無主張干涉之人，而英政府則以忙於應付意阿問題，不但力對法勸阻，且又進一步，於一九三五年與德訂海軍協定，而公開承認其造艦之權。此英國外交之徬徨無主者一。其次對法態度，與其對德態度相反，始則惟恐法之不靜，繼則惟恐其力之過強。法人渴望英美保證法境安全條約之成，然英以爲倘英與之訂約，則法益難以駕馭，且背於英超然歐洲之外之立場。其後此保證方法之一部實現於羅卡諾條約，而西歐得以和好相處者四年之久。一九二九後英法攜手之局再破，及德人進兵萊因河後，聲勢日盛，而英法同盟之約又出現矣。此英國外交之彷徨無主者二。與蘇俄締交，爲英國政界爭執之問題，麥唐納嘗欲與俄議約，爲保守黨所反對而罷。英俄兩國之交，時斷時續，及艾登訪俄以後，英俄漸見親近，然俄法俄捷互助條約可以制德者，絕未爲英所重視，雖慕尼黑開會之日，英猶置俄於不理，及一九三九年要求與俄同盟，既望其成功，猶復多方加以阻撓，此英國外交之彷徨無主者三。意對英法之怨恨，由於英法不履行一九一五年之諾言，然意常追隨西歐國家後，不敢有異圖。希氏登台以後，意猶堅持奧大利獨立之主張，則意德間無密切之關係可知。意阿戰起，英法藉手國聯施行經濟制裁，於是意自感孤危，而接近於德。使英早誘之以厚利，不難離間意德之交。張伯倫自身有「英可與一個獨裁者戰，不可與兩國獨裁者戰」之言。意英國交之宜改善，張氏亦自知之，其奈遲之又久，及一九三八年四月始訂紳士協定，則爲時已晚矣。此英國外交之彷徨無主者四。再就和約之分疆畫界言之，其在西歐方面，嘗有羅卡諾條約之追認，故西方界線，英認爲已確定，而負有保證之責，至於東方之波

蘭、捷克、羅馬尼之國界線，英視之不干己事，故不願加以保證，然一九三八年奧大利之攘奪，與蘇台登區之割讓，皆起於東歐，而英政府視為不值犧牲英人生命之地。英而非大國，斯亦已矣，既為大國，而欲置身於東歐政潮之外，其可得乎？此英國外交之徬徨無主者五。更就國聯之性質言之，英美當局之見解大相懸殊。法人曰國聯既為和約之一部，故國聯之任務對於違背和約者，應強制執行。英人曰：倘誠如此，則國聯遇事干涉，甚至負有出兵之義務，始所以謀各國之平和者，將變為惹事之機關矣，故國聯之義務，不在於執行，而在於道德約束。各國有犯侵略之行者，只宜加以勸告；英在國聯中對於日本之侵佔東四省也如此，於意大利之攻取阿比西尼亞也如此。國聯僅得為和事老人之地位如此，而諸弱小之所以屬目於國聯者則甚遠且大，曰維持平和，曰保全疆土完整。各大國之處國聯中，常負有處理他國紛爭之責，但有麻煩而無好處，反之一旦處於國聯之外，可以自由擴軍，可以自由侵略他國領土，則如日德意滋事者之徒，其何樂居於國聯之內，而不處於國聯之外乎？換詞言之，英人視國聯但負有道德的約束之任務，不曾由英人之手，將國聯本身加之以摧毀，此英國外交之徬徨無主者六。凡此六端中，可以見戰後歐陸上新問題之多，有為英人所認為應負責者；有為英人所認為不應負責者。其外交上之準備如國聯，如友邦同盟，皆遠不如一九一四年英法協商，英俄協商之明白確定。以云國防計劃，則遲至一九三七年一月方有十五萬萬鎊軍事擴張預算。除海軍具有實力外，其空軍之力，據一九三四年三月邱吉爾之言，謂其退居於第四五位矣。此則不能不謂鮑爾溫但知遷就民意，而忘外患敵國之嚴重。因此張伯倫之所承襲者，乃若一資財槃槃，而周轉不靈之公司矣。

張伯倫處此種國力之下，奧大利問題、捷克問題發生，其與之戰乎，則軍事上無可以抗衡之實力，其脅之以同盟之合作乎，則除法國外無一盟國可言。所以張氏於德國併奧之日，但宣言曰吾人絕無有予以鼓勵之舉，此等強暴方法，為吾英所不能贊成而已。其於捷克問題，先遣任錫曼；至捷研求地方自主方案，以圖和緩蘇台登區德人感情，及希德拉必欲以武力奪取，乃借會議之名，拱手以領土授之。張氏不得已而出此，為衆所共見矣。然吾所不解者，奧大利被併以後，捷克西南北三面包圍，故奧旦併而夕捷克即被吞。奈何張氏竟令德人順手牽羊以去，而絕不加以裁制乎？與其待之四月與意訂所謂紳士協定，何如以奧為餌意之具，既離間德意之交，且可為捷克稍稍張目乎？至於張氏以蘇台登區拱手授德，亦曰贏得時日以待軍事之準備，然此時倘捷俄法互助公約尚存，英誠有與德一戰之決心，英法俄捷自然立於同一陣線，較之一九三九年之捷克亡，俄處局外者不亦遠勝矣乎？若曰非先讓德取蘇台登之地，則無時日以完成整軍計劃，然英人以毀捷克為延長時日之手段，德人已早見及此，故報之以不假以準備之時日，而波蘭爭執又起矣。與其作戰於兩次公約既毀之後而失蘇捷之援，何如痛下決心於公約未毀之前，以英法俄捷之聯軍與之相抗之為得乎？蘇台登問題解決之後，英法德意原有保證捷克生存之意，乃翌年二月德復向捷克提出條件十項（法國黃皮書中之言）曰捷克為中立國，曰捷克之外交隨德進退，曰捷克大減軍備等等，是德之欲置捷克，已為英法所共知，何待德人保護國命令之既下而後始知之乎？及夫一九三九之春，英為救急計，又與蘇俄議定同盟，明明欲借俄國之力侵入德之東境，而獨有不許蘇俄假道波蘭之條件。吾誠不知張氏所以訂此同盟者之作用何在？凡此利害比較，至為明顯，而身為英帝國之首相，又見不及此，實令人百思而不得其故者矣。或曰張氏見事深刻，勇於負責，即其以七十老翁躬自赴德言之，不能不謂任事之勇，既不能戰，惟有暫屈，亦可謂能盡力而行，然其人剛愎自用，短於遠識，己之所信不因人言而動搖，於其一再受欺於希氏可以見之。嗚呼，以英帝國總理如此繁劇之任務，而落之於腦筋簡單之人，其造成一九三九年開戰前後大不利之形勢宜矣。張氏為人識不足以窺國變之來，明不足以察人心之險，才不足以言縱橫捭闔，而又深中鋼截之習，自以為是，以致雖有俄意捷等國可以為友者，反為德人所利用，

而自陷於束手無策之地矣。英國歷史上所以待路易十四世、拿破崙一世、與威廉二世者，在外交上軍事上均能措置裕如，而獨此次不免於捉襟見肘，不能不謂鮑爾溫之因循誤之於前，張伯倫之剛愎誤之於後者，有以鑄此大錯矣。

三　邱吉爾

抑鮑氏張氏之誤事如此，英倫爲議會政治之國，其國中人材林立，亦有一二人見於幾先而預爲告戒者乎？曰有之，邱吉爾其人是也。

邱氏年二十六，入國會爲議員，一九〇五年自由黨內閣成立，任商務部長，前次大戰開始時，任海軍部長，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一年轉爲軍火部長、陸軍部長，故英之國防事務，邱氏熟習久矣。一九二一年總選舉中競選失敗，乃退而著書，成「世界危機」一書計六大册。一九二四年再爲議員，且爲鮑氏內閣之財政部長，然因與鮑氏意見不合去職。自一九三〇年迄於一九三九年，邱氏立於議會中，以獨立無所屬之身，批評國家大政，凡德國之暗中擴軍，邱氏時舉發之以告政府，並促英政府早爲之備，其於希德勒之得隴望蜀之心，窺見尤深，歷歷言之不爽。惟邱氏一生行事，不在本文範圍之內，吾人但舉其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八七八年間，關於德國整軍，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言論，分五類述之。

第一類　裁兵計劃之無用與削弱法國之不可

一九三一年日本佔領瀋陽，英國金融風潮大起，麥唐納改工黨內閣爲聯立內閣。麥氏猶信裁兵足以維持世界平和，提出裁兵計劃於國聯。邱氏於翌年三月言於國會曰：

『諸君願意實行裁兵，然海陸軍所以設立，自有其政治上經濟上之原因，今各國之間，明明有政治上經濟上之嚴重危險，尚未解除者在也。德法兩國軍力均等之事，尤爲我所不願聞。或者以爲兩國軍力平等，乃合於公道，……而我以爲軍力均等，尤使吾人不免於慘酷之戰禍。』

一九三二年德國總選舉，希德勒民族社會黨在德國議會占議席二百十三人，德首相白魯寧提出軍力均等要求，時英國朝野猶嘵嘵於裁兵問題。邱氏於是年十二月力陳歐局之危狀，且言法國所代表者，不獨法國本土，而爲歐陸上一大羣國家，如波蘭、捷克、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皆是也。若吾英不能爲法分擔其責，而徒勸法國裁兵，是徒削弱法國，使諸二等國不能自保，而英國之陷入漩渦尤不可免。

一九三三年麥唐納代表聯立內閣，提出裁兵計劃之日，邱氏告之曰：吾見裁兵計劃討論之日愈長，而國際形勢愈趨於惡劣。軍備問題自有其天然限制，是爲各國之財力，將裁兵問題付諸公開討論，是無端引起各國間之猜疑而已。邱氏平日對於強迫法國裁兵最所反對，彼以爲法國之軍事地位鞏固，即法國之力足以自保，而無需乎英人之援助，故法國軍力之強，正爲英國之利，與其他英人之持扶德制法之論者，正相反矣。

第二類　提醒政府以德國整軍內容

希德勒登台後，邱氏以德國之再整軍備警告政府者不下數十次。一九三四年二月七日邱氏告政府曰：『戰爭之爆發也，有非常人意料之所及者，一九一四年之戰，起於奧皇儲之被刺，然德國動員攻俄之日，詢法國曰是否參加，法答曰我有對俄同盟關係，不得不參加，繼而英亦牽涉其中矣。惟戰事不可測如此，故海陸空軍三者宜早爲準備，其應急者手續不可遲緩者三：第一、陸軍則各工廠之動員計畫尤爲重要，以軍火出產所繫在此。第二、海軍恢復造艦自由。第三空軍，應與歐陸上空軍最強之國相等。』是年四月邱氏演說，以「空軍均等」爲題目，力言英國昔日之安全賴諸海軍者，今則須輔之以空軍，所以抵制空襲者，舍此外無他法。繼而鮑爾溫代政府答覆，謂英國之空軍實力，決不居於襲擊距離以內之鄰國之下。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鮑氏告國會曰：英之空軍超於德者，百分之五十。及翌年五月西蒙氏自德歸來，希德勒告以德國空軍已與英國相等。於是邱氏力陳今日之相等，不必即爲明日之相等，以德之飛機均出於新製，其戰鬥力強，其

工廠之出產額，亦超於英國之上故也。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三日邱氏演說以德國軍費爲題，計算德國軍費，合公債與租稅兩項計之，爲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卽合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英鎊。邱氏更以其他方法推敲德國軍費之數。（甲）自德國資本市場考之，計自一九三三、一九三四、一九三五三年間，除民間建造住宅費外，餘均爲軍事工廠之設備，一九三三年爲五十萬萬，一九三四年爲八十萬萬，一九三五年爲一百十一萬萬，合計得二百四十萬萬馬克，是爲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英鎊。（乙）自德國國民所得觀之，一九三三年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一九三四年，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一九三五年，一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合計爲二百萬萬，與甲項所推算者同。邱氏認爲德國軍備，已達於頂點矣。

第三類催促英政府之整軍

英國於歐戰後深信裁兵之足以維持和平，其國內瀰漫和平空氣。及一九三七年二月，方有總額十五萬萬鎊之軍備擴張預算。獨邱氏自一九三三年起力促英國之注意於軍備，或言空襲酷烈，或告以德國陸軍駕法而上之之說。然政府置若罔聞。邱氏於一九三四年七月告鮑爾溫曰：德空軍於一九三五將與英等，一九三六將超英國而上之。是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邱氏告政府曰：據彼所得材料，一九三六年德空軍大於英者百分之五十，一九三七年則超過英國者一倍。邱氏特別指出德國已有走長距離每小時行二三百英里之大機三百架，此類飛機可立改爲轟炸機。是日鮑爾溫氏起而答曰：英國皇家空軍第一綫飛機八百八十架，海軍空軍五百六十架，此外只有預備機。一九三五、三六兩年中，再增二十五大隊共三百架。德國飛機之數目，在六百與一千架之間，決難與英機抗，不足慮也。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九日邱氏又提出材料，駁鮑氏之言曰：今年十一月底止，第一綫飛機，德國六百架，英國五百六十架，軍用飛機，德一千一百架，英國一千零六十架。德國每月製造量爲一百二十架或一百四十架，則一九三六年之末，可以再增一千五百架，故鮑氏所言，德機不超於英國之說，我所萬難承認者也。邱氏於此項演說中，力言英國已陷於危險之境，第二次大戰又將重演，英之處境遠不如一九一四年，以海軍不足爲護英之盾，而空軍又落人之後故也。同年五月二十七日西門氏自德返國，告政府以希特拉言德飛機之數已與英等，於是鮑氏所言德機尚在英數之下之不確，始證實矣。然邱氏危言，政府終置之不理，徒再三推宕，告人以勿作杞人憂天之舉，其所以反駁邱氏者，曰君所指出之數，乃德之軍用飛機全數，非德之第一綫飛機也。英國輿論多信政府之言，視邱氏爲誇大其辭。一九三六年七月後邱氏自知催促之無益，以政府卽令採納其言，而軍備完成，須待工廠製造，其所需時日約爲兩三年之久，則英德間軍備強弱之距離，從此日差日遠矣。

第四類萊因河進兵與奧大利併吞

一九三六年三月，希氏進兵萊因河，形勢更緊張。邱氏演說曰：英國整軍之坐失時機者三年，如提早三年爲之，吾人不必憂心如焚如今日之甚。德以整軍之法解決失業問題，今後其進行不已乎，將有破產之一日；其停止乎，則失業問題重復出現。德政府不願破裂於內，非求破裂於外不可矣。希氏進兵後二十日，邱氏又演說曰：『今年得薩爾區，再一月實行徵兵制，又一月許德以潛艇之製造，又繼而德佔領萊因河區矣。今後繼之而起者爲何？奧大利乎？麥墨爾乎？其他區域乎？德人心目中已有所決矣。』

一九三六年四月六日關於萊因河建築要塞，邱氏又有言曰：『吾深信萊因河面對法國之邊界上，德將速築至堅之要塞，三四月或五六月內將有一要塞綫出現。其外交上軍略上之效果如何，此綫造成以後，則德國駐防此地兵數可以減少，可移用於由荷比入法之右翼上。此實爲危險之至大者。此時德人可斷英法爲二，法軍只有託庇於此要塞綫之下，與德作戰，荷比與其屬地將折入於德國主權之下矣。更向東觀之，則萊因河要塞之築成，於英不至有直接影響，而禍之發於人者更速。此項要塞成後，全部中歐立時改觀矣。波羅的海諸國也，波

蘭也，捷克也，及與之關聯之南斯拉夫，羅馬尼，奧大利皆受其害矣。』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日奧大利被併後，邱氏演說曰：

『三月十一日事變之嚴重，非言語所能形容。希氏之所以待歐者爲一整套之侵略計劃，籌之有素，按時進行。他國自爲計者，其屈伏如奧乎，抑求所以抵制之法乎。觀之之法雖艱難，然爲各國和平計，自由計，吾英人將出於抵制而後已。抵制之法，宜及早爲之，不可遲延，否則資源將被攫奪矣，可以爲友國者將離散矣。恫嚇手段或再繼此而起，則彼之實力將益充實，而不可制矣。二年以降，德國陸軍將視法爲強大，而諸小國除低首於納粹之外，有何法乎。

奧大利問題，萬不可聽其如此而止，吾人尙待政府進一步之說明，其以德之所爲爲最終的解決，是萬萬不可者也。

維也納爲原來奧匈皇國交通之中心，亦卽東南歐各國之中心。如是，多腦河之大段在德手中。維也納之佔領，使德人得由公路、水道、鐵路對於東南歐洲加以軍事的經濟的控制。此後全歐之結構如何，全歐之權力平衡如何，小協商國之影響如何。此小協商國中之諸國，可謂爲二等國，然均爲壯健的國家，合之則等於一大國。彼等之間，原有極密切之軍事同盟，可以視之爲大國軍力之補充者。羅馬尼有汽油，南斯拉夫有礦產。兩國軍力甚大，皆賴捷克爲之製造軍火。捷克國名，英人讀之甚艱澀，然捷爲民主國，兵數二三倍於英，軍火三倍於意，固爲勇健之民族也，其國有條約權利，有要塞綫，且有維持其自由生命之決心。

捷克今在經濟上軍事上處於孤立之勢矣，其商業以漢堡爲出口地，德人得以隨時封閉之矣，其向南向東南之水陸交通，德人得以停止之矣（中略）。捷克之被制於德，亦卽小協商國之中心有一尖劈入於其中矣。此外對於羅馬尼、匈牙利、保加利之經濟的、軍事的、物質的影響姑不細論。自奧被併後，將有二萬萬人口之地入於納粹控制範圍之內。奧國問題，萬不可聽其如是而止，各國之間宜有細心堅決的討論，吾人萬不可云過去已成過去。若吾人心中云過去已成過去，不啻將未來投降於他人之下矣。』

奧大利被併後，未幾而蘇台登區問題果起矣。慕尼黑會議之後，張伯倫在議會中自以爲平和可保，而邱氏則有吾人愈近於戰爭之言，與張氏所見正反。邱氏蓋認爲與其待一九三九年而後戰，不如戰之於捷克未滅前之爲得也。

第五類對於未來戰事之觀察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二日邱氏演說：

各國軍隊之大部，均已機械化摩托化，將萬千汽車集合於陣地後方，分駐於若干處，及明日清晨，可以立刻佔領一條守綫之若干要點。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演說曰：

英國軍隊缺乏現代戰爭中之各種新式武器。平射礮何在，短距離無綫電綫何在，野地防空礮所以防制低飛飛機者何在。英國中平日所用摩托車甚多，何以至今無機械化部隊。

坦克車爲英所發明，乃不聞吾坦克隊中有何新坦克。渠等現所用之中型坦克，皆爲過去之物，德俄意美之所有者遠勝之矣。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邱氏會告英政府曰：

德國國民乃長於出奇制勝之國民也。耶納一戰後，普魯士受制於拿翁，然不及數年，普採更番迭代之制，訓練其新軍，而拿翁果敗於解放戰爭一役之中。上次大戰中，法國參謀部計算德國兵力不過二十五軍團，而實際上所遭遇者爲四十軍團以上。吾人萬不可將此國民之軍事天才，作過低計算，更不可將吾人所遭之危險，作過低計算。

以上所舉，俱爲邱氏在國會中之正式演說，見於其子朗特爾甫所集邱氏演說集，另錫之一名，曰「軍備與國聯」。上文所摘取，僅爲其中百分之一二而已。使鮑氏張氏早採邱氏之言，而見諸施行也，則希氏勢不能無顧忌，或者此次戰爭不至發生，卽令發生，亦決不至有若初期之慘敗。柰何言之者諄諄，聽之者藐藐乎？一九三六年終，德

盤直完成，先於英國者三年以上，卽令英人急起直追，亦已與德並駕齊驅，以工廠等尚未設立，何能立有出品可言乎？涓涓不塞，終成江河，此之謂矣。

結論

大抵政治家之行事，不論其為內政、為外交軍事，其能燭照幾先也，則時間有餘，財力有餘，可以從容籌劃，敵人亦知我之有備，而不敢生心為害。反之禍在眉睫，再圖補救，在己不免於倉皇失措，在敵則有乘人不備之攻，所謂曲突徙薪與焦頭爛額之別，卽在於此，其利害得失甯可以道里計乎？幸而邱氏生於二十世紀之民主國中，其議會追念邱氏前言，乃於開戰後任之為海軍部長，及中法境上劇戰既起，又繼張氏而為首相。此自出於邱氏先見之明與其翹然獨出之才調有以致之，而非偶然者矣。

吾人聞希特拉氏常指近年之英法兩國政情曰，此民主國之墮落。民主國之行政，須待總選舉之決定，議會之贊同，自不免於遲緩之病；倘其執政之人，曲徇民意，姑息為政，而見不及當前之大害，如鮑爾溫者，則自陷於外交軍事落後之大錯。反之，同為民主國，而其柄政待人，如上次大戰時自由內閣之格萊氏主持外交，又有其他能者賢者主持軍事，何嘗不將一八七〇年來強盛之德國戰勝之乎？此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亦已四年矣，英美人民之動員，軍火之出產，與夫北非之抵抗，不獨與德抗衡，而且過之。不知希氏今日對民主國之觀念，視昔年如何。民主國家中，藏人才於議會之中，藏軍備於工業之中，藏戰勝力量於人類同情之中，豈希氏乘人不備，急切圖功者，所能與之同日語乎？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五日

戰後之帝國主義制度問題

汪叔棣

一

這次大戰之後，帝國主義這一種制度到底怎樣？

這是我們遲早必須加以解答的問題。而為了戰後新世界的重建，這類富於癥結性的問題，愈解決得早，愈解決得徹底，就愈妙。

若從戰爭前途上看，我們至少可以解答了牠的大半。假定德、義、日在這一次大戰中獲勝，那末，帝國主義這一種制度，將不獨是繼續存在於世界；而且，牠那種黑暗的，不人道的，剝削和壓制的程度，也將會十倍百倍甚至無數倍地加強起來。可是，今天的德、義、日，已經形成了必敗的形勢，所以我們也就不妨說，帝國主義這一種制度，將隨著戰爭的演進，隨着戰後世界重建工作的進行，而漸漸絕跡於人間。

德國這次作戰的目標，是在於實踐「種族優越」論，在於以日耳曼人統制整個世界。義大利作戰的目標，是在於所謂「復興羅馬帝國」，化地中海為義大利國內湖，等等。而日本呢，卻在於先征服中國，再征服東亞，以建立所謂「十萬萬人的大帝國」，進而征服歐洲，以與美國「平分東西兩半球」，云云。

這些醉心於帝國主義，建立超級帝國主義體系的狂妄迷夢，到今天為止，已經大體上，可說是遭到了致命的打擊。所以由精神看，由立場看，帝國主義已經在戰爭中宣佈解體了。

中、美、英、蘇等同盟國家所進行的戰爭，本質上，就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戰鬪。牠們的勝利，實際就是反帝國主義運動的勝利，正義力量的勝利。擊敗了德、義、日之後的中、美、英、蘇，必然的，

要本着牠們作戰的立場，而逐步實現牠們建國的理想。中國要建立的，是三民主義的新中國。美國所要求的，是繁榮的美國，自由的世界（菲列濱當然獨立）。蘇聯所堅持的，是牠蘇維埃祖國的安全。僅僅贍下的兩個問題，就是：（一）英國是不是會於戰後強調帝國主義制度？（二）一切戰前保有殖民地的歐洲國家，會不會於戰後要求收復失去了的殖民領土？

二

如上所述，英國及一切歐洲保有殖民地的國家（如法、比、荷等國），已經以牠們的戰鬬，根本否定了帝國主義的立場，而與世界上三個最大反帝國主義的國家結成了友軍。這是第一層。

然而我們不妨再進一步檢討這兩個問題。

依照南非聯邦首相斯末資將軍(General Smuts)的說法，英國不能像「羅馬帝國」、「日耳曼帝國」一樣的，被稱之爲「不列顛帝國」(British Empire)，而應比較更適當地稱之爲「不列顛國家聯邦」(British Common Wealth of Nations)。那主要的論據是說，在不列顛這一個集團裏，有着加拿大、澳洲、南非聯邦、紐西蘭等那樣高度自治的單位存在着。這自然是一個事實。可是在另一方面，我們卻也可以指出來，不列顛這一個集團裏，存在着各式各樣的殖民地，遍佈全球，地位大有高下之分。

從英國本身說，以「自治領」(Dominions)爲標準，而自動賦予一切殖民地以相同的地位，這自然是一個很好解決的辦法。英國當局們目前所宣佈要採取的，就是這個途徑。再不然，我們也可以指出三個可供選擇的適當途徑。這就是：或以中國爲例，採取各民族的共和制度；或以美國爲例，採取各地區的聯邦制度；或以蘇聯爲例，採取各民族國家的共和國制度。

其次，解決美國及歐洲其他殖民國家與其屬地關係問題時，另一個值得考慮的，是經濟和資源方面。以英國來說，假如所有各自治領都宣佈脫離英國，再假如牠們獨立後，立刻像戰前各國似的，高築關稅壁壘，排斥英國利益的話，那末，英國經濟與物質生活的前途，確實就要成了問題。然而這兩個假設，根本是不會出現的。所以目前流行於英、美輿論界的，所謂戰後英國經濟困難的情勢，畢竟是杞人憂天的多餘之論。英屬各自治領的經濟大權，實際上，就是在英國人自己的手裏，牠們之間的競爭，絕對不能與國與國間的競爭相提並論。而且，即使是戰敗國的德、義、日，也還要有生存和提高本身福利的機會；即使是由滅亡後復國的一切國家，也都還有享受勝利成果的權利。那末，何況對擊敗暴力主義者作了如此大貢獻，受了如許大犧牲的英國！英國的經濟需求，勢必在戰後重建世界的過程中，受到全世界一致的尊敬，而得到充份的滿足。因此，所謂經濟問題也者，絕對不能構成對於解決帝國主義制度問題的一個重大障礙。

最後，值得予以考慮的，是所謂「威望」(Prestige)的問題。讓我們首先就認清，帝國主義政府在殖民地方面，似乎是沒有什麼威望可言，所有的，不過是憎恨與恐懼的交流而已。我們相信，拿日本及別的歐洲國家來比，英國在殖民地行政，的確要算最開明的。英國是歷史上創造不流血革命的唯一國家，那末，牠那種在十七世紀能夠造成“Glorious Revolution”（「光榮革命」）的精神，當然可以在今天造成一個對殖民地的 Glorious Liberation（光榮的解放）。這都是從問題正面看的。再從另一面看吧，英國自從統治印度以來，牠所付的代價是什麼？據美國約翰根室(John Gunther)的估計，從一七八八年到一九二五年之間，英國爲了保障印度的安全，猶不免大大小小的，打了近二十次的仗！經過這次空前大戰教訓之後，我想，注意實際的英國人士，當然可以及早另外發現最高尙，最有利的適當途徑，以掃除戰爭的禍害。

在英國示範的作用下，一切擁有殖民地的，其他國家的問題，當然會迎刃而解。

三

當然，戰後帝國主義制度存在與否的考慮對象，一定要以戰前被

統治的各地區各民族的利益為主體。

雖然在枝節方面，不免要有許多的歧異，在將來實際辦法上，也許要有許多的不同。不過這一次空前的人類浩劫，卻已經清清楚楚地，替我們鑄鍊出幾個最基本的原則。

這些原則之一，就是徹底的種族平等。

舉例來說，日本帝國主義者所加於世界的禍害，絕不小於歐洲的納粹與法西斯；印度的大多數人民對於他們自身的地位，抱什麼意見，我們姑且不論。但是我們知道，印度對於粉潰世界暴力者所作的貢獻，絕不小於波蘭、捷克等國；而甚至，阿比西尼亞的再起抗戰，對於墨索里尼非洲帝國的顛覆，也都盡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戰後世界重建的工作裏，帝國主義廢止的過程中，我們絕對不能再以種族不同的原因，而有所偏好，有所例外。

第二個原則，是在政治上，必須一律實用民族自決的辦法。

第三個原則，是在經濟資源上，各地區，各民族，均必須有完全平等的機會。

第四個原則，是在戒備上（如果還需要戒備的話），各單位均必須有相等程度的安全。

這些最低限度的根本原則，在戰後，必須一律實用到一切由帝國主義制度下解放出的民族與地區。或者還可以更正確點說，牠們卻就是解放一切被壓迫民族的，最重要的指導綱領。任何戰前被壓迫的民族，都應該享受到這一切的權利。

與權利相對，是牠們對世界對文明所必須盡的一些重要的義務。比如：文化上，必須努力前進；政治上，必須力求健全；物質資源上，必須盡量開發；對外關係上，必須不走上排外的途徑；……等等。

然而，義務云云，到底是相對的，是各民族自己的內部事項。而上述權利卻是絕對的，是不可動搖的基本原則。那個以排外為口實而從事軍事征服，以傳播文明為藉口而遂行政治統治，以開發自然富源為號召而暗行經濟掠奪的，帝國主義的時代，無論如何，是過去了。

四

最後必須指出來，這個問題到底是世界整個問題的一部。除開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而外，其餘世界上一切的國家與民族，都應該對於這個戰後的嚴重問題之一，提出自己的主張，參加牠的解決，必要時，還要準備着犧牲自己的利益。目標呢，當然很明顯，就是為了剷除戰爭的禍根，共同建立光明的世界。

印度之政黨

姚楠

緒言

一八五八年八月二日，英國維多利亞女王頒佈「改良印度政制法令」(An Act for the Better Government of India)，將印度自東印度公司收歸英政府直轄，並於是年十一月一日，在阿拉哈巴(Allahabad)頒佈敕詔，任康寧子爵(Viscount Canning)為第一任印度藩王兼總督(Viceroy and Governor-General of India)，宣稱：

『朕維黎庶一體，無分宗教，咸受法律之保障，平等相待，大公無私，其有憑恃職位，妄圖干涉人民之宗教信仰，必將予以嚴厲之處分。朕更以為凡吾子民，不論其種族與宗教，均應就其學問、能力、與廉正，畀以職位，毋得偏心』云云。

維多利亞女王之敕詔，使久處於東印度公司壓迫下之印度人民，獲得較平等之待遇，是殆啟政黨成立之端。其時印度經英人百餘年經

營之後，資源逐漸開發，工業逐漸興盛，交通逐漸利便，教育逐漸進步，而赴歐留學者日益衆多，回國以後，或爲法庭律師，或爲報館記者，或爲教授，或爲醫師，其間富翁地主，亦不乏人，彼等既受高深教育，思想自亦前進，欲使所見於歐洲者，亦見於印度，益以維多利亞女王以平等相待昭示人民，乃思作政治上之活動，而政黨亦於焉產生。

印度政黨與英國政黨不同之處，厥有二點：其一、印度主要政黨之一，即印度國民大會，產生於議會尚未成立之際，是與英國之政黨史適相違反。其二、各黨之目的與組織，與英國之政黨適不相同，惟因其措施有大部份民衆爲後盾，故對於印度政治之革新，頗多貢獻，茲分述各主要黨之簡史於后。

一 國民大會

印度國民大會(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成立於一八八五年，係退任文官休姆氏 (Allan Octavian Hume) 所籌辦，第一次全體大會於是年聖誕節在孟買舉行，其創立宗旨最主要者有下列三點：

(一)聯合全印各色各等各教人民，俾結合成爲一體；

(二)從精神、道德、社會及政治各方面逐漸陶冶人民，使此新興之民族發展健全；

(三)改善有害於印度或對印人不公之種種情形，以求英國與印度團結一致。

大會舉行時，共到各地代表七十二人，忻都教徒佔絕對多數。英人雖以「土人之議會」目之，然以該會宗旨純正，且無反對英人治權之行動，故願予贊同，孟買省長李亥勳爵(Lord Reay)且擬爲該會之主席。時印度藩王爲杜佛陵勳爵 (Lord Dufferin)，雖以爲英國官員不宜參加此會，但亦深表同情。

該會第二次大會在加爾各答舉行，回教徒參加者略見增加，計在代表四百四十人中，回教代表佔三十三席，第一次大會時，代表七十二人中，僅有回教代表二人耳。其後回教徒出席該會者，年有增加，至一八九〇年，代表七〇二人中，回教已佔一五六席。該會原不限制宗教派別，其會員中包括富翁，廠主，地主，農民，教授，專家，醫卜星相之流，以及自治主義者，自由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莫不兼收並容，一時聲勢頗盛，奈終以宗教之糾紛，政見之異趣，一部份回教徒於一九〇六年另組一政黨，即回教聯盟也。國民大會亦於次年改訂會章，其目的爲：

「使印度人民獲得一種政制，是項政制應與英帝國其他自治領之政制相類似，並應與此等自治領在同等條件下對英帝國負責或享受權利。爲達到此目的計，應以憲政方法，逐步改革現行政制，並促進全國團結，喚起合作精神，以發展及集結全國之智力，道德，經濟及工業方面之資源。」

是年以後，國民大會之中堅份子，力謀會員間之合作，期避免再度分裂，然無成效可言，至一九一六年，乃重行改組，而極端派與中和派間之根本衝突，無法協調。會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英政府於一九一九年發表改組法令 (The Reform Act of 1919)，甘地號召羣衆，表示反對，國民大會於是年以後，亦完全由彼與其黨人所支配矣。

甘地(Mahatma Gandhi)爲加第哇爾(Kathiawar)某小邦首相之子，弱冠遊英讀律，學成後執業於南非洲，與史末資將軍 (General Smuts) 友善。一九一五年返印後，從事於政治活動，並宣揚古忻都教義，以不畏勢力與傷害惕勵人民，博得羣衆信仰，奉若神明。一九一九年以後，彼控制國民大會，提倡不合作運動。當一九二七年西門調查團 (Simon Commission) 赴印，謀改革政制時，大會以博取印度獨立爲目的，活動甚力，並聯合回教徒與資本家，作大規模之不合作運動。時愛爾溫勳爵(Lord Irwin)爲印度藩王，深感長此以往，終非得計，爰建議在英召開圓桌會議，藉圖解決糾紛。甘地於一九三一年代表大會赴英，出席會議，惜未有圓滿結果，乃於一九三二年返印，擬繼續領導其不合作運動，然以印政府防範周密，不能有所成就，彼乃於一九三四年秋退出大會，顧事實上仍爲該會之領袖。繼其

任者尼赫魯氏(Pandit Jawaharlal Nehru)，亦印度偉大領袖之一也。

英政府自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三年經三度會議後，卒於一九三五年頒佈新法令，重行改組印度政府。中樞設聯合政府與議會，除各省代表外，兼容各土邦 (State) 之代表，上院（即國務會議 Council of State) 議員增至二百六十人，其中一百〇四人代表各土邦，下院（即立法會議 Legislative Assembly) 議員增至三百七十五人，其中一百二十五人代表各土邦。此外各省行政悉由印人自理，省長僅處理重要之事務，故印人在政治上已獲得更多之權利。嗣後數年，國民大會尚能與印政府合作，各省部長 (Ministers) 中，國民大會會員佔據八席之多，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後，該會會員即自政府撤退，並由甘地領導，要求獨立，英政府於一九四二年春曾派掌璽大臣克利浦斯(Cripps)赴印，期開僵局，不幸未有圓滿結果，甘地等仍堅持原議，並醞釀不合作運動之再度展開，印度政府不得已於一九四二年八月九日將甘地尼赫魯等逮捕入獄，甘地於最近曾在獄中絕食一次，幸難關安然渡過，未有意外，筆者深望其僵持局面，能早日打開也。

二　回教聯盟

全印回教聯盟(All-India Muslim League) 係於一九〇六年由賽伊亞遜 Sir Saiyid Ahmed)領導組織，至一九〇八年乃告正式成立。查全印回教徒數逾九千萬，但仍爲少數民族。回教聯盟之目的，在聯合全印回教徒，自成一國，故有所謂「巴基斯坦」計劃(PAKISTAN)，此名乃取 Punjab, Afghanistan, Kashmir, Sind 等地名之第一字母而拼成，意在聯合所有中東回教國家而以此國爲核心也。

該黨成立後十年間，順利發展，與國民大會成鼎立之勢，但在一九二〇年後，黨員間意見分歧，致於一九二八年另有一「回教各派聯合會」(All-Parties Muslim Conference) 之組織，其目的在於保障回教徒權利，較回教聯盟更爲積極。至一九三四年，兩派重行合作，回教聯盟之勢力，乃亦愈益擴展。

一九三六年後，眞納氏 (Mahomed Ali Jinnah) 被選爲該黨領袖，宣稱：「本黨之組織與政策，絕不阻礙本黨與他黨之合作。反之，本黨基本原則之一，厥爲任何黨派，如與本黨之工作有共同鵠的者，本黨願意竭誠與之合作。」就此宣言而觀，回教聯盟與國民大會間似有合作可能，然經數度會議，終難協調。

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後，該黨對英表示擁護，願意協助其成功，惟於國民大會之主張，則表示反對，以爲九千萬回教徒，將受忻都教徒之統治，故竭力主張此後憲法如有修改，必須重視回教徒之地位云。

三　忻都大齋會

忻都大齋會 (The Hindu Mahasabha)，吾國人常以印度大乘會稱之，實誤。案 Mahasabha 爲梵文「大齋堂」之意，大乘應作 Mahayana 也。該會與回教聯盟同時成立，純係忻都教徒所組織，與回教聯盟處於對立地位。成立以後，經二十五年慘淡經營，始成爲一獨立政黨，近年漸得各方之注意，然其勢力猶未能與國民大會或回教聯盟相匹，緣國民大會之主張，較爲普遍性，而大齋會則僅以忻都教徒之利益爲前提也。該會主張印度在一相當時期後獲得自治，但重視忻都武士精神而反對非暴力抵抗。

一九三五年，英政府發表改革政制計劃後，大齋會頗予抨擊，認爲此項改革，顯欲犧牲忻都民衆之權益，然在一九三七年，該會又議決不論憲法之缺憾若何，「忻都人民應儘量利用該法令所賦予之權力，藉以發展印度斯坦，俾成爲一聯合民族。」

一九三九年英國對德宣戰後，印度總督召集各政黨負責人，對於政治與憲政方面，多所諮詢，期印度在此次戰爭中有更偉大之貢獻，大齋會代表亦在被邀之列，是爲印度政府正式承認該黨之始。

該黨對於回教聯盟之巴基斯坦計劃，反對殊烈，其主席沙伐加(V. D. Savarkar)且曾公開抨擊政府對於此項計劃，未有明確態度表示，後由印督保證政府未曾考慮及此，該黨乃感滿意，未有其他動作。

四　國民自由聯盟

一九一八年八月，國民大會舉行特別大會於孟買，中和派會員與極端派發生極大裂痕，爰自行組織一黨，定名國民自由聯盟（The National Liberal Federation），其第一次會議即於是年在孟買舉行，由巴納基爵士（Sir Surendranath Banerjee）主持。該黨反對國民大會之革命主張，而欲以和平方法，逐步達到憲政階段，其希望為成立一自治政府，未嘗要求完全獨立，此與國民大會不同者也。

該黨於成立後四五年間，在政治上頗有勢力，然自印度事務大臣蒙德固氏（E. S. Montagu）逝世後，即大受影響。一九三一年印度圓桌會議舉行時，該黨又恢復活動，但一九三五年之法令於彼不利，國民大會之勢力，則逐漸澎脹，其後且與政府攜手，於是自由聯盟之政治地位，大為低落。

最近數年，該黨徒存虛名，僅對於公共事業，有時發表意見，供政府採納而已。

除上述四黨外，尚有基本民主黨（Radical People's Democratic Party）者，為共產黨人羅易氏（M. N. Roy）所發起，成立尚不久，其目的在於聯合全印左派份子，協助英國作戰，但其勢力殊為微弱。

總之，印度之政黨，以國民大會成立最早，勢亦最盛，其他各黨，大都均自該黨分裂組成，各有其主張與背景。本文之作，意在介紹各黨之簡史，對其主張之是非曲直，未敢有所評斷也。

中國人的組織力

范任

照常理說，社交性是團結力的基礎，團結力又是組織力的基礎，因為愛社交的人比較易於團結，有了團結然後纔能談到組織。然而，社交，團結，組織，三者究竟各有不同。社交是情感的事，團結是意志的事，組織是知慧的事；在事實上，往往因為實際需要，不愛社交的人也會團結起來，又往往因為慾望的激刺，有了組織然後纔擴大團結。在世界各民族中，如英國人就是不善社交而極善組織的，如法國人組織力並未有高度發展，卻又極善社交，又如統一前的德國人，他們並不善團結，但是很善組織，又如歷來的猶太人，他們很少有完美的組織，但是他們很愛聚族而居。由此可見社交團結和組織之間只有聯帶關係而並不互相決定。我們曾經說明，中國人的社交性和團結力都很強，現在請對其組織力另外作一個檢討。

所謂組織，就是根據分工合作的原則，對人與人，人與事，事與事作適當的配合，以求達到一個總的預定的目標。我們要考察一個民族的組織力，應該以組織的產生，演進與消滅為經，以人與人的關係，事與事的關係，人與事，個人與團體的關係為緯，自社會的實際表現上搜求其優點與弱點。

在中國，首先使我們感覺到的，就是有組織的團體不易產生。就心理類型而論，中國人本也是行為主義的民族，和古代的羅馬人，近代的英國人德國人一樣。不過他們都好掠奪，好戰爭，好征取，貪得無厭，冒險成性；他們往往為活動而活動，內心的行為慾常驅使他們使之向外發展，向前進取，不待外界需要的壓迫，便會組織起來。所以他們的組織活動十分之九是內發的，往往先有了團結組織而後纔引起客觀需要，客觀需要又促使原有的組織加強。中國人則不然。中國人是純粹農業民族，地理環境又使他自足，因此他的活動力完全是收斂的，內向的，迂緩的，由這種生活這種環境所產生的文化又是和平的，保守的，鼓勵節約，安份與忍耐的；所以中國人很少為活動而活

動，很少在未有客觀需要之前自動地發起組織；就是在感到客觀需要的時候，如果這需要不是十分迫切，大家還是忍耐着，直待有「急公好義」的人——也可以說是「好事者」出來倡導，纔會組織起來。

本來，有力者的倡導，是任何時代任何國度裏組織起源的一個重要條件，但在中國則幾乎是唯一的條件。我們知道，血緣團結與地緣團結都是自然社會，按理，有了自然羣就應該有人爲的組織；但是，有多少同氏族的人和同鄉土的人，因爲沒有「有力者」出來倡導而長久度着無組織的生活！再以有迫切的客觀需要的場合而論，荒年的流民羣，暴政壓迫下的民衆，以及侵略者鐵蹄下的犧牲者，要他們作有組織的行動，也還要靠「領導的人」，否則不是束手待斃，就是無紀律無方法的暴動而已。我們看，在中國的歷史上有多少羣衆力量因爲無人領導，不能組織，而終於渙散了，消失了！

人的條件既如此重要，則中國團體組織之一律採取領袖制，自屬理所當然。比方，家族社會的領袖是「戶尊」或族長，地緣社會的領袖是紳耆，其名稱爲「鄉長」、「社長」，或「村長」，祕密社會的領袖是「大爺」、「大師傅」或「大龍頭」，宗教社會的領袖是「祖」，是「師」、是「尊」，是「院長」，是「方丈」，職業團體的領袖是「會長」，是「大師傅」，乃至士大夫的學社社會亦莫不以一個特出的人爲其領袖或中心。不過中國人的領袖制和我們現在習見習聞的歐洲人的領袖制不同。先就領袖的產生方式說，歐洲人的領袖之產生，或者由於世襲，或者由於民選。但在中國，社會團體的領袖是沒有世襲的，父終子及的現象只是例外；中國社團的領袖大都由會衆推選出來，而推選方式又不像在歐洲民主國完全以被選人的聰明才智爲取舍的標準，卻以「年尊輩長」或「齒德俱尊」爲被選條件，一個人有了「年」「輩」「德」三條件，便會自自然然地被推出來。這種條件似乎與前面所說的倡導的「力」與「功」不很相符，但事實上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因爲倡導組織的人什九就是「年尊輩長」的人，而「年尊輩長」的人什九在社會上都有其精神力量，在中國古代，「德」字本是作精神力號召力解釋的。所以通常對某組織有功有能的人也就是齒德俱尊的人，他們幾乎是當然領袖，所謂推選，往往是共同的默認，或者是一種形式而已。

在職權行使方面，中國社團的領袖也和歐洲的不同。在歐洲，一說領袖，便想到「集權」，「獨裁」，在中國卻不如此。中國社團裏除總的領袖而外，下面還有若干相互平行的，各代表一部份人而聲望僅次於總領袖的首領，團體大事通常是由這些首領會商決定。他們的權限與總領袖的權限究竟如何劃分，並無明確規定，只是事實如此。如果領袖是精神的，則代表各部的首領都只唯唯聽命，這就近乎獨裁；反是，則領袖僅爲傀儡，大權都落在一個或數個小首領的手裏。不過，一般慣例，團體政務的進行由衆首領會商，而領導全團，號召羣衆則全憑領袖的位望。

領袖制的內容是如此，則份子對於團體的關係不難推知。我們曾說，中國的社團以消極自衛爲功用者多，以積極進取爲功用者少；我們在前面又說，中國人對於客觀需要是具有忍耐力的，有時他寧可忍受需要的痛苦而不積極參加組織，現在我們又要補一句，中國人的腦筋不習於抽象觀念而需要具體對象，一切道德例條有了一個具體的人作對象纔能發動力量，一切名位法規有了人作代表纔能產生效果。由於這種種原因，所以在中國，個人與團體的關係，既不像在德國那樣，團體完全吸收了個人，又不像在英國那樣，團體只吸收個人一部分的人格。在中國，個人與團體的關係總是在有個人無團體或有團體無個人的兩個極端中擺動着。雖然中國的社團都有若干宗教觀念，也有若干成文或不成文的規律，以維繫個人與團體間的經常關係，但在實際活動上，個人對團體貢獻多少，完全視領導得人與否爲斷。如果領導者不能「以德服人」，則各個分子便由消極，冷淡，漠視，而渙散，而使團體名存實亡。（在這裏我們要注意，中國人除非遇有重大事故和不得已情形，否則公開攻擊和積極反抗領導人的事件，和開闢新事業新途徑的事件一樣少。）反是，如果領導者眞能感召其所屬的

人衆，則全團體的份子可以無保留地爲團體而犧牲。我們知道，軍事團體總算是最重紀律和法令的了，但在中國，自古第一流的名將，如趙奢，李牧，田單，李廣，關羽，郭子儀，岳飛等等，以及最壯烈的戰役，如華元拒楚，信陵救趙，張巡守睢陽，韋孝寬守玉壁等等，都不是只憑法令作戰，而主要的是在以情感得士心。其餘非軍事的社會團體，要極其構成分子爲之盡忠效命，自然更需要領導者之能感召他們，激發他們的情感了。

以上都是說人，現在再說事。我們在前面已經提過，中國的社團，什九都帶有宗教色彩，宗教組織和以祖先爲中心的血緣組織自不用說，就是地緣組織也都各奉祀着一個或多個鄉土神，行業組織也各供奉其「祖師」，祕密會社也各有其所崇拜的神祇。由於這些神祇的崇拜便產生許多祭祀的儀式，這是各團體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這種宗教的工作是非常繁瑣的，因此處理方式與執事的人都有習慣的規定，不容淆亂，這是中國舊社團的組織中之最嚴密的部份，同時也是最殭化的部份。就其對團體的功用而論，宗教儀式是「維繫人心」，並給予各份子以聚會與同樂的機會的，但其所消耗的人力財力與物力，有時未免太大了。

除掉宗教性的工作而外，就是一般會務。所謂一般會務，主要的不外財政管理與福利事業兩種。此外有時還附有治安工作，司法工作，教育工作等等，因爲有許多社團除互助外還要自衞自治的。在這一般的會務事，我們可以注意到兩件事：第一，事與事之間聯繫太少，尤其是經濟活動在整個活動中所佔的地位太不夠；中國各種舊式社團大都是量入爲出，財政來源大都仰給於有力者的捐助，有了特殊殊需要便臨時徵攤，他們很少以財政力量來滋灌經濟事業，再以經濟事業的收益來滋灌福利設施；至於治安，教育，司法等工作，在經常狀態下，也只以團體成員的個人安全與福利爲對象，不是直接求集體事業之發展的。這種會務不能機體式地發達的現象，其主要原因不外：(1)團體成員的需要僅止於個人生活的低度滿足，而沒有藉團體力量求擴展的意念；(2)團體的任務也僅在於消極的保守，而不在於積極的拓闢；(3)任事的人對於公務也只在閒暇時附帶辦理，能應付過去就夠了，很少能以其全副精力來爲團體服務。另外使我們注重的一點就是大部分會務如財政的管理，產業的經營，福利的設施，乃至司法治安等等，都沒有專門化，僅憑常識處理。唯其沒有專業化，所以人人都能做，唯其人人都能做，所以人盡反覺困難，凡屬團體的成員，誰不能管會務呢？在這種情況下當然又要借重「齒德」來做擇人的標準了。中國人大都是很聰明的，如果執事者眞正派到了齒德俱尊的人，則他便能熱心公益，念茲在茲，很可以將會務處理得盡善盡美。但是，齒與德未必就有聯帶關係，而中國人的心目中又是倫理觀念高於一切，在齒德不能兼備的條件下，會務往往落到「年高輩長」而德行並不純厚的人們的手裏，他們一「倚老賣老」，會務便不堪聞問了。爲着補救這個缺點，中國的社團大都有個慣例，就是輪流擔任，實行所謂値年政，此外還立出若干規則，懸牌刻石，以濟人治之窮。不過這種做法，充其量也只能防止弊端，不能積極求會務的進展；而且第一弊端發生了，也未必就有「羣起而攻」，依法制裁的結果，因爲中國人處事時時要顧到「情理法」三者，而「情」又站在第一位。一個年尊輩長的人有了過失，團體中人誰肯「破面子」來和他「過不去」呢？因此，中國社會的事務常常演出「好人背着手，壞人揹着走」的現象。

然而，在中國舊社會裏，也並不是沒有以事業爲中心的團體，一般性的保守性的團體也並不是沒有臨時舉辦的集體事業，前者如「起義」，「造反」等政治性的團結，或「移民」，「墾殖」等經濟性的團結，可以爲例，後者如團體間的爭訟或械鬥，團體內的團練或講學等可以爲例。中國人眞正的組織天才要在這種組合這種業務裏去找。這種事業的組合和以前所舉的一般性的社團有一個最大的不同點：就是事業組合在性質上完全是進取的，個人的情力完全被團體所吸收，個人無成敗，只有以團體的成敗爲成敗，唯其如此，所以意志纔能激

底地集中，個人的才智纔能盡量地發揚，團體的人事配備纔能盡組織之能事。

在事業的組合裏，或在團體的特種事業裏，重要的工作差不多都是專門化了的，所以人與事的配合，要完全以才能爲標準，在「任能」的原則下，什麼「年」或「輩」，「齒」或「德」，「血緣」或「地緣」都失其魔力。如果這是宗族，地方，宗教等團體所舉辦的一個業務，則主持業務的專門人材如「教師」，「拳師」，「訟師」，「法師」等大半是從團體以外去請來。如果這團體是純粹事業團體，而這事業又是綜合性的事業，則「求賢若渴」和「知人善任」更是一個基本的繁重的工作。戰國七雄之養食客，已經是家喻戶曉的故事，項梁在未起事之先就藉主辦「大繇役及喪」的機會物色人材，劉備爲着求諸葛亮不惜「三顧茅廬」，梁山泊的好漢只要訪知了一個豪傑或有一技之長的人，便不惜任何犧牲，不擇任何手段，拉他來「入夥」，由此可見在這種團體裏人材之重要了。古語說：「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團體中所包含的人材數目與濫竽充數者比例的多寡，直接決定事業之與廢，這是古今事業團體成敗的公律，而在人治的國家尤少例外。

我們曾經說，中國的一切社團都採領袖制，人與人的關係都建築在德性與情感上面，事業團體當然也是如此。不過，血緣組織，地緣組織，宗教組織，秘密會社都有「年」「輩」的天然關係作基礎，而事業組織旣完全以才能爲主，則名位的高低與「年」「輩」的尊卑便常不免大相逕庭，其人與人的關係自然也就特別難於維繫了，因此，爲着解決這個困難，便不能不於德性與情感兩外，再借重「法」與「術」。所謂「法」就是一些成文或不成文的條例，「循名責實」，「賞罰嚴明」；所謂「術」，就是馭人的手腕，「以人制人」，「以巧御力」。這種「法」是有積極闡展的功效的，與一般社團消極防止弊端的法自有不同。這種「術」有時是不免與德性和情感相背馳的，在以天然倫理爲基礎的社團裏總是避而不用。「法」與「術」功效的消長，大抵因事業演進的程序而遞變，在艱闢時期術多於法，在守成的時期法多於術，這也是事業團體的一個公律。

至於事與事的配合，在事業的組織裏，也比在一般性的社團裏精密得多，其主要原因，就是一般性的社團目標都很空泛模糊，其主要作用只是準備一個集體的力量以應付一切隨時事件，其經常會務僅在維持團結而已；而事業的組合則不如此，它有一個明確的固定的目標，一切活動都要針對這目標時時進取，惟其如此，所以事業的組合裏分職和分工都非常完善，每一個職能，每一部分工作都爲着實現其共同目的，同時全部職能和各種工作都有互相協助與互相滋潤的功能。這種相互關聯的現象是機械式與機體式的共同點，還不足爲奇。最使我們注意的就是各職能各工作的相互配合以及其與全局配合並無明確的固定的法規，但憑主持全局者之隨機應變，以意增損；而分司一職或主持局部工作的人也不受任何成規或成法的束縛，自由抒發其心裁。其結果，和一個生物個體一樣，各個細胞的自由發育形成全體的成長，而成長過程中一個顯然的主宰卽所謂生機也者很不容易被外人覺察出來。無疑地，主宰事業團體之成長的生機是「人」，是「心」，職能與工作的密切配合是從人與人心與心的密切配合中出來的。舊時稱政治團體的人員曰「元首」，曰「頭目」，曰「腹心」，曰「股肱」，曰「爪牙」，這也就可以反映出事業組合中事與事的配合之機體性了。

最後，關於組織的消滅，我們也想略提一提。古人說：「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在人治的國家裏，這當然是一個眞理。但是這不能概括一切組織消滅的原因。大抵組織的消滅，不外(一)因主持無人，分子渙散，(二)因不勝外界的壓力，(三)因目的事業的完成，需要的消失，(四)因環境變遷而蛻化。由於第一個原因而消滅的以政治組織居多，由於第二個原因的以秘密會社居多，由於第三種原因的以經濟團體文化團體居多，由於第四個原因的以有自然關係爲基礎的組織居多。比較起來，事業團體最脆弱，血緣組織地緣組織業緣組織最堅

惡。有時環境變遷，領導無人，或任務變質，組織的形式還依舊存留，所以中國社會有多少名存實亡或名實不符的組織。這種現象與有團結而無組織的現象相對照，可見在中國，組織的產生不容易，消滅也不容易，這正好說明中國人的遲鈍與保守性。

綜合上述的許多觀察，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

在一方面，中國社會常有有需要而無團結，有團結而無組織，有組織而不嚴密的現象。這說明中國人的組織性並不強。中國人組織性之所以不強，是因為中國人太被動，太消極。而中國人之所以太被動太消極，是因為受了農業生活與保守文化的影響，積習使然。

但在另一方面，中國人如果聚精會神地去組織，則有極美滿的表現，這又說明中國人不是沒有組織的天才。中國一切組織，重心在「人」；所謂「人」，就是品德，智能，情感，權術；而品德，智能，情感，權術各種分量之配合，完全是「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所以中國人組織力的表現是藝術的而不是科學的。

現在，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精神都在急劇演變之中，將來中國經過工業化之後，中國民族與世界各民族競爭既久，中國社會組織中的落伍部分如宗教觀念，消極精神，會務之不專業化等等，一定會逐漸消滅，而中國人的組織性一定會加強，組織力也一定會在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不過如果我們要輔助要加速民族性的演進，便還要借重教育；我們要想中國人的組織力達到盡善盡美的境界，則教育又要着重兩點：第一點是激發國民的事業心，國民有了事業心，便會專心致志於事業的組織，能專心致志於事業的組織，便能普遍地發揮其固有的組織天才。第二點是訓練對抽象觀念的瞭解力，一般國民都有對抽象觀念的瞭解力，則整個社會便易於接受科學管理與法治制度。藝術的人治制度只能建始，不能演成，只能應變，不能處常，我們一定要使科學的方法和法治的精神深印在每個人的心靈裏，使科學與藝術，法治與人治有適當的配合，然後中國的社會組織纔能規則地普遍地發展，逐漸臻於完密與堅固。

新時代的人文科學

陳友松

新世界秩序的先決條件，是全盤的社會計劃，其基礎在高深的學術和綜合與統一的智慮，這是柏拉圖的哲王和培根的所羅門官之智囊的工作。但非政客的議案所能做到，也非單獨靠技術政治家(Tech no-crats)的「爾格」(Erg 本力學中的單位名)制度所能成功的，而是要靠人文科學之國際的高深的發展。有人說現代文明的特徵是試證過的思維(Tested thoughts)，新時代是動力時代，但其失在偏於「盡物之性」，在物與物及人與物之關係方面發展，忽視了人與人之關係的學術，以至人做了機器的奴隸，新時代應當是「盡人之性」的時代，「誠之者人之道也」的時代。一切學術的極峯代表差不多都走向綜合的生命中心的藝術本位的辯證發展的路向了。讀過了湯姆生的新世界科學，和梅爾文(Gordon Melvin)的新文化的人都可證明的，這種「物物而不物於物」「生生而條理」的時代動向，暗示着人文科學的新責任。

中國幾千年來的學術，偏於人文現象，但玄學的成分多，科學的成分極少，新文化運動請了賽先生來，結束了科學與玄學的論戰以後，又有社會科學論戰，本位文化論戰，仍是偏於人文現象，可是具體的人文科學從茲發軔了，中國學術的固有特長似乎在這方面，所以不僅是要「救失」，而發展自然科學，還要「長善」而發展人文科

學。我們要接受托爾斯泰的忠告，「中國爲東方諸國首領，有當實行之一大問題，……不獨獲得歐洲文化之精彩，必當表示眞正自由之模範於人類！」

人文科學，是以人爲本位，以人的行爲，尤其是人與人的關係的對象，或以文化與精神現象爲對象的科學。因此又名社會科學，文化科學，或精神科學。美國通用社會科學一名辭，德國多用人文科學一名辭，我們採用人文科學一名辭，不一定是抄襲德人，實因我們文化界已有文實對立的背景，而且使我們不至忽視那些以藝術與宗教爲焦點的生活領域。人文現象，是否可用嚴謹而客觀的科學方法呢？有兩派意見：一派認爲文化科學就是自然科學的一種，因爲人根本是自然的一部份。『一切自然科學只是一個，尤其是自然科學三大部門中的第三種，即社會或文化科學，是如此的，無疑地，在比較最近將來；社會科學將會如物質與生物科學一樣成爲嚴峻的科學。』其基本假設，爲社會現象，即自然現象，並以爲是對人類行爲的一種革命的認識，另外一派認爲『自然與文化是完全異性質的兩個世界』，人雖然是自然的一部份，但文化是人爲的，『僞』的自然科學的對象是相對的靜的固定的，所用的方法是認識與說明。文化科學的對象，是相對的動的變化的，是文化聯繫的整體，所以於認識與說明的方法以外，還提出體驗與瞭解的方法，還是純理科學的研究，作者認爲還是人文科學的基本問題，不可不解決。前者是唯物論機械主義行爲主義的看法，後者是唯心論生機主義理性主義的看法，在人文科學領域內，我以爲是相反相成的方法，後者所謂體驗直覺洞見的方法，在人文科學的領域內某一部份，如藝術宗教哲學是可以用的。體驗也能客觀化，黑格耳及其衍派文化教育派狄爾泰等，是如此看法，杜威也承認哲學只能做到客觀化。認爲哲學並非科學本身，研究的領域愈狹，則科學方法愈嚴謹。所以他說：『當領域廣博到包括對人類禍福提出問題，如何改造現時，社會情況，從對根本價值發生有效的貢獻，這種探討，顯明的是哲學了。』美國人文科學泰斗畢耳德在社會制度的曙光一文中說：『我們要明朗化建立一個社會哲學，反映全宇宙，嚴密而正確地符合全宇宙的資據，首先要把價值的概念弄清楚而充實，然後才用科學方法。』又說：『要放棄傳統的社會哲學，革基本假定的命，過去有一個害人的錯誤，就是以爲人事的研究的資據，和物理學的研究資據是同類的，因科學方法不能單獨產生一個新的社會，世界的毛病大部份起因於此。』這豈不是有兩種科學方法嗎？於是在一九三八年出版的黎裴（Hyman Levy）之現代科學替我們解決了。他說科學的實驗方法有兩種：一種是機械的科學方法；一種是辯證的科學方法，後者是綜合黑格耳、達爾文、孔德、德弗士的方法之演進的結果，是機械科學方法的揚棄，因此我們研究人文科學時，一方面要用傳統的科學方法（前者），一方面要用新的科學方法（後者），質解說辯證法是詩人的藝術的方法，是天才的方法，是愛情的方法，還是人文科學所迫切需要的，我以爲還是發揚中庸上宇宙之本體『誠』的方法，所以孟子說『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傳統的科學方法是發展『力』（Energy）的方法，是求『力賺』的方法，新科學方法是兼求力賺與『誠服』的方法，也可以叫它爲唯生的科學方法，就是新時代人文科學方法。

人文科學的領域是浩如烟海的，要重新清丈，重新區分，以應新時代的要求，首先要清丈人與宇宙的全部學術領域，劃定物的科學與人的科學之疆界，學閥應改組，已經有此呼聲，古伊（Guye）把學術的基本概念，分爲六種，即一、數量，二、空間，三、時間，四、物質，五、生命，六、思維，而以數學代表一，幾何代表一與二，力學代表一、二、三，機械、物理、化學、天文代表一、二、三、四，生物代表一二三四五，心理科學代表一至六，這種分類雖不完全，但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就是人的科學，應當包括一切，人是最高的綜合。梅爾文認爲新的人文化的學問，是一切舊的靜止的各種學問之綜合，新的學術應當是有機的組織，他把舊的二十六門學術，以「動的宇宙」的生力學（Energetics）統整之（會全書之意譯此名），以下分

第一存在學(人)，第二存在學(動物)，第三存在學(植物)，第四存在學(自然環境包括物質)，各與二十六門舊學門中某些發生關係，惟有第一存在是所有一切舊式分類之綜合，這二十六門就是地質．氣象、物理、化學、力學、運動學、天文、生物、地理、數學、文字、心理、玄學、神學、結晶學、衛生學、歷史、社會科學、算術、語言、精神衛生、工程、法律、醫學、及教育，至於我們的人文科學的領域雖不是如第一存在那樣廣泛，但不可緣畢爾德所說，要反映全宇宙的觀點，我們舊有的領域，在塞利格曼主編的社會科學百科全書中和美國社會學會及社會科學研究協會所謂的分類，已經有很清楚的畦徑，他們分社會科學爲三大類，十七部門，再把社會學分爲十九部門，顯然的這種劃分是有資本主義工具主義背景的。爲了新時代的需要，人文科學應當從唯生辯證法的觀點，重新劃分自己的領域。

有人說自孔德創社會學至今不過一百〇四年，人文科學還未成年呢！但據前幾年美國社會科學研究協會的估值，在過去幾十年，確已開始成年了，他們已結成了一個聯合戰線，佔領了科學知識的獨特領域，能像物質生物科學一樣有它系統的理論與組織，有許多年少的專家在理論與方法上，甚至高於有些第一流的自然科學家，人文科學，今後要完成新時代的使命，需要幾個條件：一、發展一套反映宇宙的社會哲學；二、有可靠的科學結論；三、有言論自由俾能獲得事實，發表事實，以影響社會行爲；四、大家相信人文科學，無論是工商界，社會工作者，教師，新聞界，立法者，行政者，及司法界，都要能在他們的工作上，應用人文科學所發現的眞知；五、大多數民衆對於社會問題都有科學態度，並能應用在日常生活中；六、國家對於人文科學肯出大量的研究經費，並保障專家，因此我國政府今後不可祇是偏重理工方面，坐使人文科學失掉這一個空前的機會！

一九四二，一，三十于恩施。

論東北四省之收復與建設

臧啓芳

東北四省陷敵，將屆十二年，而抗戰迄今亦將及六載，六載抗戰，爲的是要報十二年來的國仇，數百萬將士馳騁疆場，拚其熱血頭顱與敵周旋，爲的是要收復中華民國的領土主權。我們遭受亙古未有之犧牲，同時也滿具光明盛大的希望與前途。所以　總裁昭示於吾人，東北不收復，抗戰決不終止。

外人不明瞭東北情形者，每侈談「東北問題」，以爲內容頗不簡單。究竟東北問題內容是否複雜？此可斷然答之曰：「否」，東北三千萬衆，是中華民族的一部份，東北四省之土地主權，遠自唐虞三代以來，卽隸屬於中國，載在史籍，班班可考，是其內容甚屬簡單，可以斷言；而其唯一問題，乃是如何收復與建設。

東北四省，地處邊陲，淪陷較久，故雖抗戰日趨勝利，失地必然收復，而其工作亦非常艱鉅。且自淪陷以來，敵人統制經營，不遺餘力，凡所設施，計在永久。我們收復後，正需要一番絕大的努力，以從事於改造與建設。我們應知收復東北的艱鉅，建設東北的繁重，事前需要有準備，有計劃，所以筆者願首先提出一個口號，就是「準備收復，計劃建設。」

論到收復東北的準備問題，筆者以爲軍事與政治應當並重。關於軍事準備，我們的統帥部自有成算，而同盟國也必能盡量協助。可是我們要注意，如果軍事進展到某種形勢，必然的將會發生政治行動的需要。易言之，東北的收復，不僅需軍事上的努力，還有待政治上的

奮鬬。彼時我們的政治工作，能否配合軍事行動，這是必須預先準備的。因此關於政治上的準備，更要提出兩個原則，一爲「意中之準備」，一爲「意外之防範」。

關於意中的政治準備，需要多方的籌劃。如配合軍事發展，適應宣傳需要，工作人員的羅致訓練，各種行政與事業的接收，難民的救濟撫輯，社會的秩序安定等項，皆需預先籌備，以免臨事無着。關於意外的政治防備，需要多方的警覺。一方我們要加強國外宣傳，一方要注意國內情勢。國外宣傳方面，我們要畀外人知道東北四省之屬於中國，是天經地義。她是中國革命的目的地，是建國命脈之所在。將來解決，東北除由暴日歸還中國之外，別無所謂複雜問題，以矯正那些錯誤的觀念，無據的邪說。對於內部，更需要深刻的觀察，多方的警覺。我們要注意到東北將要收復之際，也許有些人夢想封建勢力之復活，有些人夢想既成事實的穩定，有些人夢想先入爲主而捷足以登。這三種夢想者，會在矛盾中求生存，也會在罅隙中謀僥倖，更會不擇手段而相結合，以構成複雜的關係，造成紛擾的局面。針對這些可能情勢，我們需要事先有防備的計劃，隨時有應付的方策。爲應合此種需要，中央似應就現有東北黨政組織，充實其機構，加強其效能，分示其工作綱領，指導其工作步驟，並延致關心東北，研究東北，與有志於東北工作的人士，集合智力，共同策劃，以樹立百年大計。

論到建設東北的計劃問題，我們首先要確定黨化東北的原則。東北善後的首先工作是改造。一爲精神之改造，一爲生活之改造。精神的改造，需要黨團的組織，普遍成立，黨義的宣傳，普遍推行，黨化的教育，普遍實施。把敵僞十餘年所灌輸的蒙汙毒藥，一掃傾洩，而注上新的精神血液。生活的改造，如流亡的安輯，疾病的救濟，糧食的調劑，生產的補助，以及免除苛捐雜稅，取消嚴刑峻法等項，皆需及時實行，使東北的同胞，得以昭蘇息養。

改造之後，繼之以建設。建設東北，首先須實行民生主義。東北同胞，經敵僞十餘年之剝削誅求，慘苦萬狀，其財產事業，被敵僞掠奪霸佔者，不可勝數。整個的社會秩序與經濟組織，已全被破壞。收復後的東北，關於經濟產業上的糾紛，必定很多。如果要恢復事變前的社會秩序，在法理上已不可能，要承認事變後的社會秩序，在人情上又所不許。惟有實行民生主義，始能平弭其各種糾紛，重建其經濟制度。我們可以把東北四省作爲民生主義的實驗區，此其一。東北四省，物產豐富，而民性勤樸。藉使休養生息數年，依然是全國最富庶的區域。且久經喪亂，飽受蹂躪，一旦收復，重見中華旗幟，故國官儀，其歡欣鼓舞的情形自屬不難想見。因此凡一切政治設施與行政規畫必能順利推行，且可爲一切新政之示範，此其二。東北四省，蘊藏豐富，交通便利，取給出納，非常方便，人民久習勞作，且經過倭寇「工業化」的「訓練」，精於技藝。正可藉此以建立規模完備之工業區，並以重工業爲主，此其三、東北四省，遠處邊陲，爲華北之屏障，中國之頭顱，善後的東北，不但應生產工業化，且須工業國防化，以達到國防建設之目的，此其四。東北淪敵十餘年，其犧牲極大，而希望亦屬無窮。東北四省面積，至少等於兩個四川省。四川人口約有七千萬，而東北只有三千萬。如由內地移民一萬萬到東北去，並不爲多。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因此解決了內地的民生，而充實了東北的生產與國防，此其五。這五種大計，關係國家民族的萬世命運，非任重致遠之士，不足以遺大投艱。故將來須有第一流政治人才，擔負此偉大責任，始克有濟。

關於東北建設問題，中央早已注意及此，並在着手計劃之中，將來不難集合意志，周諮博采，以製定一完善具體之方案。他日收復東北，建設成功，不但可以永久保障中國之國防，且可進而消弭東亞之亂源，奠定世界之和平。茲事所關既如此重大，凡我國人，尤其是東北人士，自應各盡其最大的努力，以完成此艱鉅的大業。

對於我國教育的檢討

衛挺生

今年元月十一日，教育部長陳立夫先生報告抗戰以來的教育施設概況，登載次日各報。在全國應戰的極端困難中，而有如此成績，確足表現戰時教育行政當局的十分努力。國人對此，應能感謝。

但是，我們不能忘記我們所處的時代與地位。我們的教育比較我們的盟友英美蘇乃至比較我們的敵國德義日，都差不多要落後一百年（這是歷史造成的局面，當然不能叫現今的教育當局負責）。在教育落後的國家中，政治，經濟，及一般社會事業，自然是無一不落後。這不但是我們的深恥大辱，而且如果長此下去，或者仍是緩緩的進步，則我國在國際間的地位，斷難得到實際的平等。所以我們仍須奮起直追，迎頭趕去。

第一、數量方面，我們還希望能有迅速的增加。——我們若拿一個現代國家來比較，則迅速增加的必要，自屬顯然。例如，美國祇有我國四分之一的人口。可是，我們現有的大學及專科學生，全國的人數恐怕還沒有紐約全市大學校人數的一半多。而美國卻有七八百個大學。我們全國中學生人數，僅能比得上美國的大學生人數。我們現在還沒有做到每一縣至少有一個初中，而美國全國在五十年前早已做到每一個鎮鄉至少有一個完全高中。我們還有百分之三十八的文盲，而美國早已絕無本國生產的文盲。所以數量上確有迅速增加的必要，是不必諱言的。

第二、質量方面，我們還希望能充分的提高。這一點須分幾方面來檢討。

（甲）體力　凡是知道航空人員考試紀錄的，都知道我國大多數學生的體力太差。這是因為有系統的鍛鍊確實不夠。尤其是在小學與中學階段，體育的重要性，還沒有普遍地認清。即或認清，而學校當局的督率與學生的努力都還不夠。今後中小學的體育，應特別注重。無論中式的體操也好，西式的體操也好，每人每日至少應有一小時至二小時的切實有系統的鍛鍊，始足以矯正下代所繼承的積弱身體。

（乙）知識　英國的人口不到中國人口十一分之一。但能在抗戰的兩年中，產生了六萬多起的新發明。我們中國十一倍於英國人口，抗戰六年以來，發明共有幾起？恐怕經濟部的主管人也難爲報告！至於英美社會上時時有的幼年發明家，在中國更不易見。論中國人的天資，比英美人並不差，而知識的素養如此的失敗，則今後的方針不可不稍稍的改變。——即各級學校的形式教育限制，應稍稍放寬，而教育的內容與實質，應更切實的加重，使各生不但「肄業」「畢業」，而且是在切實的「求知」「習能」。在大學與專科教育，尤且如此。

（丙）精神教育　民元以來新式學校教育的失敗，在體力智力兩方面已屬顯著，而精神教育的失敗則比之更甚。試看北平南京偽組織中爲虎作倀的職員，何一非曾受中學大學教育者。此與清季學生轟轟烈烈爲國犧牲慷慨赴義者比，何止有天淵之別！再查近年來犯罪統計，大而賣國，次而貪污，小而盜竊等罪犯中，其中學大學肄業或畢業者，爲數不少，則精神教育之有待於改進，何待多言。前教育部次長錢乙藜（昌照）先生主張小學重體育，中學重德育，大學重智育，確有真知灼見。我們以爲國民高尚的人格，必須在中學時期養成之。中學紀律，不妨嚴肅。中學訓練，應採取中央訓練團方式。每日清晨上課以前，應有半小時以上的精神講話，予以禮義廉恥的生活培養，而中學教師人格陶冶尤須注重。其人格不健全之教師，必須解職。其不學教

之學生，應淘汰之，或送入特別教養之處所，毋使蔓延。經如此的嚴格訓練教養至六年之久，除少數之下愚不移者外，大多數之子弟，可化爲純正青年。

第三、生產的生活教育我們希望普遍的切實的實施——已往錯誤的形式教育，使社會上生產分子的兒女，因教育而化爲不生產分子。農人之子不肯耕種。工人之子，恥做手工。其情形頗爲普遍。這受歷史傳統觀念，士爲四民之首，以不事生產爲榮的餘毒。三民主義下的新士大夫，必須以生產者擔任。所以教育方針亦須照改。我們希望以後的高小與初高中學除按照環境的需要增加適當的農工商礦漁牧等課程外，每年暑期及其他假期中，必須選一種農工商礦漁牧等生產事業服務，並取得可靠的服務證明書。女子對於家政亦然。除書面證明外，並應與以實務上的考試，作「詢事考言」的證明。高小初高中畢業或肄業而不擬升學繼學者，均強迫其先入就業訓練班，使各按其一般程度，各習一適合其地位之職業。中國剛開始走向工業化的途徑。而實際工業化，非可坐致，亦必須有高等技工始能發展。此種技術員工，必須初高中畢業學習之始能深造。國家必須及早預備，始有工業化實現之一日。其他農林漁牧，無一不待人改進，始免劣敗。其人固無須皆受大學或專科學校之形式教育者，大多數可以高小初中高中程度而有技術訓練者充之。此項人材，亦須及今預備。故最好各縣市除至少各設有普通之初中高中外，並應設初中高中生職業技術訓練班，以爲不升學及不繼學者造事業出路。庶使以後之學校，不再造成土豪劣紳與高級遊民。

第四、青年自修應充分獎勵及協助——形式教育的流弊，青年祇求分數好，可以得文憑，而忽略實際知識技能的學得。爲矯正此種流弊，莫若獎勵自修以激勸之。在美國「自造」偉人常爲社會與學校之領導人物。因其習慣自動，所以富於創造能力。自修的第一條件，需要完好圖書館。美國每一鄉村皆有一相當豐富的圖書館至少一所，誠爲極可羨慕之事。我們落後，至少每一縣一市應有一所相當齊備的圖書館。目前在抗戰中，財力雖不暇積極的設備，但不可不先作籌備。其次則凡自修而有成就者，各級相當程度之學校，應充分予以承認，不限資格而便利其入學作進一步之學習。祇憑真正的同等學力考試入學，不再苛索任何證件。現今限制入學資格稍嫌過嚴，使青年學生全無証件者幾無入學之路。既已入學而因證件發生問題中途被迫退學者，隨在多有。阻青年讀學之路，極爲可惜。歐美人材如此其盛，尚不肯阻礙一青年向上之路，而處處事事假以利便。我國學校建立未久，內容遠不如歐美學校之完美。我社會之需要人材更百倍於歐美各國，而如此阻礙青年之讀學，誠屬失算。我們以爲學校內容不妨極端充實，訓練不妨極端嚴肅，入學程度不妨提高並劃一。唯對於不具任何證件而有實際同等學力之青年，則應充分便利其入學。除受同等學力之考試外，應絕對豁免任何其他限制，庶使今後人材輩出而不限於一途。況高考普考爲任用考試，尚且不限學校資格，而允許自修者經檢定後應試。今入學求學，反硬性的限以學校資格，較任用之限資格爲更嚴峻，使佛蘭克林與威爾斯等天才在中國社會絕無入校學習之機會。此眞極不合理。

以上提議各點，多需增加經費，巧婦不能無米爲炊。我們對於教育，必先使經費有着落，然後改進計劃不致徒託空言。現今財政收支系統祇分兩級。自高中以下之教育當責成縣市完成之，而增加縣市之收入。查現行系統，縣市與國家之收入，或分稅源，或同源而分成數。大部收入歸入國家系統。其歸入地方稅收者爲絕對少數。以此辦理自治固屬不夠。即以專辦教育亦且不敷，此事亟須救濟。查國地收入之劃分，採取稅源劃分制乃民十六之所定，後雖採成數劃分制乃民二十一之所定。前者之初步草案乃賈果伯（士毅）先生起草，筆者曾參加意見；後者則筆者所草成，故筆者能言其故。當日所以採取此種剛性規定者，乃鑒各省濫吏濫用稅權以成割據，故嚴加限制。今省區算併入國家系統，由中央主持，則已無此威脅。故愚見以爲各縣市於現有稅收外，可並採附加稅制，對於國家直接稅附加百分之幾以濟其

窮。惟在自治未能健全以前，暫以教育經費之附加爲限。其征收仍由省財政廳扶助監督各縣市依法爲之。學校及圖書館之增設，均應在省教育廳之輔導及管制下爲之，務使消濫歸公，分文生效。戰務尤應使全國人民省衣節食建立新國，而建國之第一步必須建造新民。取之於民而民不怨，則唯有偉大之建國企圖可以號召。

雜糧要怎樣的食法？

羅登義

大約在二三月之前，讀着原頌周先生的「戰時東南西南農業概況」（載中華農學會通訊二十二號）。中云在有些地方，米是特別缺乏昂貴，亟應倡導民衆採食雜糧。這當然是救濟米荒的有效辦法。不過就營養學的觀點來說，一般所謂雜糧，如玉蜀黍，小米，高粱之類，營養價值都差米麥一些。所以爲民衆的健康計，在提倡採食雜糧之時，確應作一番科學的指導。其實處這非常時期，整個的大後方，爲調節米穀計，也都有同樣的需要。因述是篇，以餉國人。

一 營養功能的比較

我們華南的一般民衆，都是以米爲主食的。據膳食調查的統計：中等人家，米的用量，在其全部食物中佔四七%。這就是說我們每天所吃的東西，約有一半都是米。那麼米在我們營養上的功用如何？簡言之，米的主要營養功用有二：一爲供給熱能（Energy）。二爲供給膳類（Protein）。依統計結果，在吾人的膳食中，米供給全部熱能之七五%，供給全部膳類之六三%。由是可知米在吾人營養上之重要。

現在吾人倡食雜糧代米，第一步須研究雜糧是否有米同等的營養功能。請先就「量」方面論之，得表比較如後（Wu, H., 1923）：

第一表．中國米麥及雜糧中所含之營養素

	水分(%)	朊類(%)	油類(%)	礦物質(%)	粗纖維(%)	醣類(%)	每公斤中所含之熱能、熱量	鈣(公分)（以一百公分計）	磷(公分)（以一百公分計）	鐵(公分)（以一百公分計）	維生素A	維生素B
米(上等)	一〇・一	九・六	〇・二	〇・三	〇・二	七九・六	三、五九〇	〇・〇一八	〇・一三〇	〇・〇〇一二	〇	〇
米(中等)	一一・〇	八・[illegible]	〇・三	〇・六	〇・五	七九・一	三、五三〇					
米(下等)	一一・九	七・三	〇・四	一・〇	〇・七	七八・七	三、四八〇	〇・〇三二	〇・三一〇	〇・〇〇一八	+	++
小麥麵(白)	一二・八	一〇・八	一・一	〇・[illegible]	〇・二	七四・六	三、九二〇	〇・〇二〇	〇・〇九二	〇・〇〇一〇		±
小麥麵(黑)	一三・四	一二・	・八	一・[illegible]	一・九	七・四	三、三七	・三九	・三六	・〇〇三七	+	++
玉蜀黍(黃)	九・[illegible]	八・六	四・四	一・六	一・三	七四・九	三、七四[illegible]	〇・〇二二	〇・三一〇	・〇三四	++	++
玉蜀黍(白)	一四・五	七・七	二・一	一・二	二・〇	七二・五	三、四〇〇				+	++
小米(粟)	一〇・五	九・七	一・七	一・四	〇・一	七六・六	三、六一〇	〇・〇二三	〇・二七〇	〇・〇〇三二	++	++
黃米(黍)	一〇・六	九・七	〇・九	一・	〇・九	七六・九	三、五五[illegible]	・〇一八	・二二〇	〇・〇〇三六		

腳子米	一五・八	一・五	・九	一・二	〇・九	七〇・七	三、三三〇				
高粱(稷)(黃)	五・六	九・七	四・二	一・一	一・五	七八・〇	三、八八〇				
高粱(紅)	九・〇	九・五	四・七	二・五	一・八	七二・五	三、七〇〇	〇・〇一七	〇・二三〇	〇・〇三〇	十	十十
高粱(白)	一三・七	一一・九	五・〇	三・〇	一・六	六四・八	三、五二〇	〇・〇四〇	〇・三三〇	〇・〇三七	十	十十

觀上表，可知米麥雜糧中所含的營養素，量的方面，相差無幾。所以熱能含量，彼此亦甚相近。總之，熱能的供給，是無問題的。其次就營養品質方面而論，最重要者就是朊類的營養效能不同。茲據試驗結果，表示如後：

第二表　中國米麥雜糧中朊類之營養效能

	朊類之營養價值(每公分所能增之體重，公分)	朊類之生理價值	朊類之消化率
米	一・六六	七七	八二
小麥麵	一・五一	六七	八八
玉蜀黍	〇・六一	五八	七九
糯小米	〇・五二		
粘小米	〇・二九	六七	七四
紅高粱	〇・五七	五六	

觀上表，知朊類的營養效能：米麥者居丙等；玉蜀黍小米者居丁等；高粱者爲戊等。高低區別，極爲顯著。雜糧的劣點，也卽在此。

二　補救和改進的辦法

補救和改進膳食的辦法，務須依着兩項原則行之：一曰經濟可能，二曰簡單易辦。如是方能有濟，不致徒託空言。在這種嚴格條件之下，吾人曾究得數項辦法。請分述之。

(甲)對於出產玉蜀黍之區域　可倡導多種及配吃黃豆與花生。斯二物的營養價值極高，主要優點有三：(A)豐美的朊類。(B)富裕的油類。(C)充足的礦物質。此皆皆可補充玉蜀黍之缺點。最主要者厥爲黃豆花生中的朊類，與玉蜀黍及小米者之間，均具有顯著的補缺作用。

第三表　中國黃豆和花生的成分(%)

	朊類	油類	礦物質
黃豆	三九・二	一七・四	五・〇
青豆	三七・三	一八・三	五・
大花生	二五・八	三八・六	二・
小花生	三〇・〇	四六・七	一・九

第四表　黃豆花生和玉蜀黍朊類間之補缺關係

朊類來源	膳食中朊類之%	每公分朊類所增體重(公分)
玉蜀黍	九%	一・六七±〇・〇二
黃豆	一〇%	一・三九±〇・〇二
花生	九%	一・四五±〇・〇四
玉蜀黍與黃豆(一比二)	九%	一・七六±〇・〇四
玉蜀黍與花生(一比二)	九%	一・四六±〇・〇五

從前我們作有一項試驗：用玉蜀黍和黃豆的混合麵(8：1)飼養白鼠，佐以油菜或小白菜，和一般貧人膳食相似；結果動物近於正常生長。總之，玉蜀黍中摻和了黃豆或花生，則其營養效能大爲增高，與米飯麥麵相去無幾。這是著者詳細研究過的。

(乙)對於出產小米之區域　除可採用黃豆而外，著者經年餘的試驗，曾找得一新改進法，即攙食黑小豆是也。蓋黑小豆與小米腈類之間，具有顯著的補缺作用。並且黑小豆中富於B類及A種維生素，含鐵亦豐，腈類含量也相當高(十九%)，凡此皆可補助小米的缺點。

第五表　黑小豆與小米間腈類之補缺作用

腈類來源	膳食中腈類之%	每公分所增體重(公分)
黑小豆	一〇・〇	・五一±〇・〇一
糯小米	七・五	〇・五二±〇・〇三
粘小米	八・六	〇・二九±〇・〇一
糯小米與黑小豆(一比一)	一〇・〇	一・三六±〇・〇三
粘小米與黑小豆(一比一)	一〇・〇	一・〇五±〇・〇五

(丙)對於出產高粱之區域　華南種植高粱，多在山嶺瘠地。著者等近年研究有一種豆，名曰爬山豆(又稱懶豆)，係華南山坡瘠地的粗放作物。此種豆中含腈類約二十%，產量不算不豐。據用人作營養試驗的結果，其生理價值與粘米者相若，總是在六十五左右。所以在出產高粱的區域，應倡導廣種和配吃此物，以補救民衆營養上之缺陷。

上面建議的三項改進，都是確切可行的補救辦法。倘果照着實行，則食雜糧與吃稻米無異。換言之，營養效能是一樣的，也許還高一點。有識之士，其三思之！

三十二年三月於湄江翠松軒

說太陽遠近

劉操南

吾儕猶憶童稚時，嘗讀講述列子湯問篇二小兒辯日之課文，頗饒興趣。飄然神往，恍惚如見二小兒坐草地上辯論，幷思欲一知太陽晨午離地之距離究孰遠孰近，童稚識淺，無從解答。今忽忽已成人矣，此問題，猶横亙於胸中，援就暇時，試申論之。其列子原文曰：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鬭，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謂汝多知乎！

列子係晉人僞書，然此事漢人書中，多樂道之，且設法解答之。桓譚新論，張衡靈憲，王充論衡，皆嘗言之。則列子本條所記，雖未必有仲尼遇二小兒辯日之事，而此問題，要為姬漢舊說也。

桓譚新論係佚書，清陽孫馮翼有輯本，中華書局四部備要已收入，其引李嚴法苑珠林卷七日月篇曰：

予小兒聞閭巷言，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鬭，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近，日中時遠。」一兒以日初出遠，日中時近。長水校尉關子陽以為天去人上遠，而四傍近。以星宿晝出東方，其間甚疎，相去丈餘，夜半在上視之甚數，相去一二尺。日為天陽，火為地陽。地陽上升，天陽下降。今置火於地，從傍與上，診其熱，遠近不同，乃差半焉。日中在上，當天陽之衝，故熱，於始出從太陽中來，故涼。西在桑榆，大小雖同，氣猶不如清晨也。

桓子引長水校尉之言，結論實不正確，證據亦不合，蓋實天去人上近而四傍遠。星宿昏時出東方其間甚疎，夜半在上視之甚數者，此與光之強弱有關，而用以證日之遠近，甚不類也。

後漢書天文志劉昭注引張衡靈憲曰：

日之薄地其明也，繇暗視明，明無所屈，是以望之若火。方於中天，天地同明，繇明瞻暗，暗還自奪，故望之若水。火當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

張氏之言，雖未明言解答辯日一題之問題，然其言日之薄地，及中天，繇暗視明，與繇明瞻暗，實與日近日遠問題暗中有關。其以光之強弱釋晨日薄地，繇暗視明，望之若火，望之若火，其意謂日大也，方日中天，天地同明，暗相奪，望之若水，望之若水，其意謂日小也，義尚中肯，惟以水火為喻，則設辭仍嫌不甚清晰也。

王充論衡說日篇曰：

儒者或以旦暮，日出入為近，日中為遠；或以日中為近，日出入為遠。其以日出入為近，日中為遠者，見日出入時大，日中時小也。察物近則大，遠則小，故日出入為近，日中為遠也。其以日出入為遠，日中時為近者，見日中時溫，日出入時寒也。夫火光近人則溫，遠人則寒，故以日中為近，日出入為遠也。二論各有所見，故是非曲直未有所定。如實論之，日中近，而日出入遠。何以驗之：以植竿於屋下，夫屋高三丈，竿於屋棟之下，正而樹之，上扣棟，下抵地，是以棟去地三丈。如旁邪倚之，則竿末旁跌，不得扣棟，是為去地三丈也。日中時日正在天上，猶竿之正樹，去地三丈也。日出入邪在人旁，猶竿之旁跌也，去地過三丈也。夫如是日中為近，出入為遠，可知明矣。試復以屋中堂而坐一人，一人行於屋上，其行中屋之時，正在坐人之上，是為屋上之人，與屋下坐人，相去三丈矣。如屋上之人，在東危，若西危上，其與屋下坐下，相去過三丈矣。日中時猶人正在屋上矣，其始出與入，猶人在東危與西危也。日中去人近，故溫；日出入去人遠，故寒。然則，日中時日小，其出入時大者，日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時光暗，故大。猶晝日察火光，小；夜察之火光，大也。既以火為效，又以星為驗，晝日星不見者，光耀滅之也；夜無光耀，星乃見。夫日月星之類，平旦日入光銷，故視大也。

王氏之論較為詳瞻，結論至確。惟所舉竿屋兩證，與日體不合。若王氏之說，必太陽平移而後可，王氏固以為太陽平移者，然太陽果平移耶？

列子書出後，後人論之者，頗衆。若唐丘光建之彙明書，胎日遠近。明章潢之圖書編，有日遠近大小說。皆所以答小兒辯日之謎。惟所言類多膚泛迂遠，即有一二可取者，亦往往失於以簡單事理，釋宇宙繁賾之現象，斯則古人科學知識缺乏，有以使之然也。

今就今人所知，約略釋之，夫太陽與地球之距離，無晨午之別，太陽與人之距離，有晨午之差。太陽與地球之距離，為九百二十萬九千餘哩，地球赤道半徑為六三七八二〇〇公尺，（奚爲德於一九〇七年發表，巴黎會議採擇者，）午時，太陽距地與距人相等，陽光直射至人，祇隔百餘英哩之空氣層，故熱。仰視日，天際空宕，無物為之比較，故小。日出沒時，人日之距離，與地日之距離，前者較後者，差多一地球半徑。前者為遠，受日光斜射，須經千餘英哩之空氣層，故涼。平視之，有許多景物，為之比較，故大。又晨，夜寒未退，故涼。午時暑氣薰蒸，水汽較晨時為多，人體比較散熱不易，故熱。總之，日之去人，晌午較晨夕為近也。

幼時讀小兒辯日之課文，茫然不知所解，然實能啓人神思，列之於小學教本中，是也。又此問題，已有二千年之歷史，歷代學人，未嘗有一滿人意之解答，誠可異也。古人識知雖淺，對於自然現象，倘有研討之態度，若周髀算經測日距之說，其錯誤之大，何止千百，然其治學方法，開徑獨速，百世之下，讀之者，猶為感奮！蓋其原動力，至堪重視也。徒以後儒不學，使古人已播之種子，萌孽而死，於是中國科學，終古不振，悲夫！悲夫！

記明代倭寇先後事

簡素

有明一代，日本爲中國之患，先後歷二百數十年。其間以嘉靖三十一年至四十三年爲最亟。所謂倭寇者也。此十三年間，蹂躪遍於江浙閩粵，屠人民，戕官吏，劫貨財，焚廬舍，竭東南全力，又得戚繼光俞大猷諸將，練勁卒，出奇計，僅乃克之。其事當爲專書紀述。非約略可盡。若由嘉靖三十年以前上溯明初，及四十三年以後下逮萬曆之季，倭之縱橫飄忽，出沒不常，沿海諸郡，被禍甚廣。其入寇之路，勾結之方，窺伺之地，幾無一不與今日相類。於此見倭之蓄謀至深，用心至險。自明初迄今，歷六百年而本性不改。綜而論之，亦前事之鑒也。

倭之入寇，必與漢奸勾結。此爲日本一成不變之策。明史日本傳。「太祖定鼎金陵。張士誠方國珍相繼誅服。諸豪亡命，往往糾島人入寇濱海州縣。」據此，則倭寇之初，即與漢奸聯爲一氣。然此輩非能直抵日本，招之使來。其所糾合者，來往中國沿海之倭船。日本所謂浪人，中國所謂海賊而已。故洪武二年，遣萊州同知趙秩賚詔諭日本國王。有「被寇者來歸，始知前日之寇，非王之意，」之語。未嘗不曲諒之。是年八月，淮安鎮撫吳祐敗倭於天麻山，擒五十七人。蓋即倭人之爲海賊者。而三年六月，倭掠溫台明州傍海之民，寇福建沿海，福州衛出軍捕之，獲倭船十三艘，擒三百餘人。四年六月，寇膠州沿海，掠溫州。五年五月，寇海鹽之澉浦，殺掠人民，又寇福建沿海。（以上據明史太祖本紀及實錄，兩書詳略互異，疑有一事而年月不同者）其來愈數，其人愈多，其寇擾之地愈廣，則不得復以海賊目之。六月，以指揮使於顯爲總兵官備倭。然猶冀其回心向善。故是年遣天寧寺僧祖闡瓦罐寺僧無逸前往曉諭。而倭之爲寇自如。日本雖稱臣奉貢，其表文倨強，非心服也。（籌海圖編言祖闡等敷演正法，聽者聳愕，王悅，命僧奉方物稱臣，其說殆不可信。）

於顯備倭之地，據實錄知爲蘇松溫台諸郡。海岸沿長。其時明人兵力甚薄。於顯雖一敗倭人於溫州石塘大洋，獲倭船十三艘，擒一百三十餘人，而倭掠閩州，指揮僉事張億率兵捕逐，竟中流矢以卒。實錄言「瀕海州縣，屢被倭害，官軍逐捕，往往舟泛不能追擊」，可知布置之疏。五年八月，詔浙江福建瀕海九衛，造海舟六百六十艘，以禦倭寇。六年正月，德慶侯廖永忠奏言，竊觀倭夷竄伏海島，因風之便，以肆侵掠，其來如奔狼，其去如驚鳥，來或莫知，去不易捕，請令廣洋江陰橫海水軍四衛添造多櫓快船，命將領之，無事則沿海巡徼，倭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戰不能敵，欲退不能走，庶乎可以剿捕。上從其言，七月，倭寇即墨諸城萊陽等縣，沿海居民多被殺掠。詔近海諸衛分兵討捕之，蓋倭知浙閩有備，乃轉而掠山東諸縣。其避實擊虛，狡獪百出，有如此者。

倭不惟掠山東諸縣也，又寇廣東沿海，太祖實錄言，「洪武八年十二月，誅潮州衛指揮僉事李德等，先是潮州濱海居民，屢爲倭夷劫掠，詔德等率舟師沿海捕之，德等逗留，不出兵巡徼，賊遂登岸，大肆劫掠，上聞而怒，逮德等至京，誅之。十三年八月，倭寇海豐東莞等縣，殺掠吏民，詔廣東都指揮使司率兵討捕之。」明初之制，都指揮使司掌兵權，地位與布政使司相埒，則大舉出師，異於以偏裨捍禦者也。

倭既爲沿海之患，又密謀傾覆明廷。洪武十三年正月，丞相胡惟庸以謀反誅。明史紀此事與日本通謀。云，「惟庸勢熾，有異謀，欲

藉日本爲助，乃厚結寧波衞指揮林賢，佯奏賢罪，謫流日本，令交通其君臣，尋奏復賢職，遣使召之，密致書其王，借兵以爲外援。十四年，林賢率倭兵四百餘人，與僧如瑤來，獻巨燭，內藏火藥兵器，比至，惟庸已誅，處賢極刑，降詔切責日本君臣。」顧亭林天下郡國利病書亦載此事，云，「太祖著訓典，曰，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故絕之，尤嚴下海通倭之禁。」胡惟庸結外國以覆宗邦，其罪擢髮難數。日本君臣與之同謀，又何爲者！數十年來，日本每利中國內亂以逞陰謀。不謂明初卽有此事。明律嚴下海之禁，非得已也。

防倭於海，惟恃舟師。至倭舍舟而登陸，防禦之道，猶未備也。沿海一萬餘里。明初設衞二十五，兵十四萬人，千戶所不足三十，兵三萬二千人。洪武十七年，命湯和巡視沿海諸城。二十年，從方鳴謙議於沿海邊置衞所宿兵。命湯和經略沿海。自登萊迄吳越，築城五十九。民戶四丁以上者以一爲戍卒，得五萬八千七百餘人。分戍諸衞。又命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濱海四郡，相視形勢。衞所城不當要害者移置之。築城十六，增巡檢司四十五。民戶三丁取一，得卒萬五千餘人。又命福建備舟百艘。廣東倍之，剋期會於浙江，出海捕倭。既而不果行。自此海疆安靖者數年。至二十四年而倭犯雷州，百戶李玉鎭撫陶鼎戰死。則皖知登萊浙閩之有備，而禍中於雷瓊矣。

瀕海門戶，首在登萊。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山東都指揮使周房奏言，「所屬寧海萊州二衞，東瀕巨海，邊岸紆遠，難於防禦。近者審擇萊州要害之處，當設八總寨，以轄四十八小寨。其寧海衞亦宜設五總寨，以備倭夷。」詔從其言。三十一年，倭寇寧海。指揮陶鐸擊敗之。寧海，明屬登州府，今之蓬萊縣也。其不遽犯浙閩者，二十七年，詔以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往浙江訓練沿海軍士。又以永定侯張銓率致仕武臣往廣東訓練沿海衞所官軍。有重臣統率訓練，則聲勢聯絡，未可輕進。而登州雖設總寨，或布置尙有未周。此倭患所由來也。論洪武一朝海防，北起寧海，南訖雷州，幾無不有倭寇之警。其不敢深入內地者，開國之初，兵威方盛，且人厭兵事，內奸較少云爾。

明史建文紀不言倭寇入犯事，而忠義傳載，易紹宗爲象山縣錢倉所千戶，建文三年，倭登岸剽掠，紹宗密令遊兵間道焚賊舟，賊驚救，紹宗格戰，追至海岸，陷淖中，手刃數十賊，遂被害。則建文之時，倭嘗寇浙海矣。

永樂之初，日本累年入貢。而海上倭警不絕。永樂二年，對馬臺政諸島賊掠濱居民。六年十二月，都督僉事柳升及平江伯陳瑄豐城侯李彬等率舟師分道沿海捕倭。七年，柳升敗倭於海中。八年，倭犯福州。九年正月，命李彬陳瑄率浙江福建兵捕海寇，兵未出海而倭已陷昌化千戶所。昌化千戶所屬廣東都司，其地蓋在高雷一帶，倭避浙閩之師而陷粵之昌化，卽洪武間犯雷州故智也。

永樂十四年。都督同知蔡福等備倭山東。十五年，中官張謙使南洋歸。至溫州之金鄉衞，遇倭賊，擊敗之，捕倭寇數十人至京。廷臣請正法。帝曰，威之以刑，不若懷之以德，宜還之，中華人被掠者，亦令送還。四月，其王遣使來貢，詞甚卑，而入寇如故。是年正月，陷台州之松門衞。十七年，倭船入遼東之王家山。先是總兵官劉榮鎭遼東。相度形勢，於金綫島西北望海堝築堡設烽堠。至是偵倭舟至，與都督劉江夾擊之。江殲倭於望海堝，斬首七百四十二，生擒八百五十七人。論功，封江爲廣寧伯。明初劇倭之師，以此役爲最著。終明之世，倭不復寇遼東。殆地險人稀，又此役受創甚劇之故。然則禦倭必於海中設防，必於海島遍設烽堠，待其近岸而擊之，非勝算也。十九年，都督僉事胡原率師巡海備倭。二十年，倭寇象山。蓋此股肆殲，他股復起。永樂一朝，史言倭寇事止此。其時中官鄭和五使南洋，率兵常二三萬人。而瀕海往返，史不言其途遇倭寇。此必倭偵知兵盛，望風遠避。惟張謙金鄉之役，爲例外耳。

洪熙宣德之間，海疆無事。然倭之貢使，卽奸商也。永樂初定制，日本十年一貢，人止二百，船止二艘，不得攜軍器，違者以寇論。賜以二舟，爲入貢用。後悉不如制。宣德時，申定約束。人毋過

三百，舟毋過三艘。而倭人貪利，貢物外所攜私物增十倍。例有給直。又，制貢使入境，舟車飲饌之取，皆取諸官。倭使既受供張之惠，又發威嚴之私，宜來者之絡繹於途矣。

貢使之與倭寇，幾無區別。史背洪熙時，倭載方物戎器，出沒海濱。得間則張其戎器而肆侵掠，不得則陳其方物而稱朝貢。洪熙，明代極盛之時也。而倭之寇盜，與貢使並爲一人，此豈可以信義感格哉。

倭患至正統間而復熾。據英宗本紀及日本傳，正統四年，倭船四十艘，連破台州之大楮千戶所，寧波之大嵩千戶所，又陷昌國衛，大肆殺掠。是年設沿海備倭官。明會典，儀眞守備，駐劄儀眞江口，專管江北備倭事務。儀眞在長江口內築防壘。而於此設官備倭，則不唯防海，並須防江，可知倭燄之熾。七年，遣戶部侍郎焦宏備倭浙江。八年，倭寇浙東。十三年，永康侯徐安備倭山東。其明年，英宗北狩，調山東備倭軍入衛。是時山東兵備空虛，而景泰天順之時，獨無倭寇。或史籍失載，未可知也。

成化弘治兩朝，倭賊不爲患而倭使橫行內地。明史日本傳，「景泰四年入貢。禮官言，宣德間，所貢硫黃蘇木刀扇漆器之屬，估時直給錢鈔，或折支布帛，爲數無多，已大獲利。今若仍舊制，當給錢二十一萬七千，宜大減其直。從之。使臣不悅，請如舊制。詔增錢萬，猶以爲少，求增賜物。詔增布帛千五百，終怏怏去。」以使臣而公然計較價值，若市儈然，已可怪矣。是年，貢使至臨淸，掠居民貨。有指揮往詰。被毆幾死。入貢所得，不足以厭其所欲。至歸途劫掠行凶以洩忿。其品尤劣。成化四年，使臣淸啓復來貢，傷人於市。有司請治其罪。帝赦之。自是使者益無忌。弘治九年，貢使還至濟寧，其下持刀殺人。所司請罪之。詔自今止許五十人入都。餘留舟次。貢使傷人於市而不加罪，明廷之示寬大也。恃此而不恐，且加甚焉，斯亦倭寇而已矣。

貢使之來，是否其國主所遣，乃疑問也。正德五年，入貢者曰朱素卿。其人本鄞縣朱氏子，名縞，幼習歌唱，縞叔澄嘗負貢，使償値，因以縞償。貢使攜之歸。至是充正使入貢。以朱素卿之身分，日廷視之宜不甚重，何以遣遠及此。嘉靖二年，貢使宗設至寧波。未幾，素卿偕瑞佐者來，亦稱貢使。互爭眞僞。寧波有太監主管市舶之事。素卿行賄於太監。設讌款待之時，坐素卿於宗設上。素卿船後至，又先爲驗放。宗設怒，與之鬭。殺瑞佐。焚其舟。追素卿直至紹興城下。素卿竄匿而免。宗設之黨還寧波。所過焚掠。執指揮袁璡，奪船出海。都指揮劉錦追至海上，戰歿。觀此一事，宗設以稱貢使而來，以爭鬭焚掠劫殺戕官而去。證之歷史中，詎非奇辱。而倭人恬然爲之。要之其宗旨惟在牟利。一失利則無所不爲，固不自知有貢使身分也。

嘉靖中葉，日本猶屢以入貢爲名。而其時海防大弛。茲節錄明史朱紈傳一段於此，以見倭寇之所由起。傳曰：「明祖定制，片板不許入海。承平久，奸民闌出入，勾倭人及佛郎機諸國入互市。閩人李光頭歙人許棟踞寧波之雙嶼爲之主。司其質契。勢家護持之。漳泉爲多。或與通婚姻。假濟渡爲名，造雙桅大船，運載違禁物。將吏不敢詰也。或負其値，棟等即誘之攻剽負直者，脅將吏捕逐之，泄師期令去，期他日償。他日至負如初。倭大怨恨，益與棟等合。而浙閩海防久隳，戰船十存一二。漳泉巡檢司弓兵，舊額二千五百餘，僅存千人。倭剽掠輒得志，益無所忌。來者接踵。紈巡海道，采僉事項高及士民言，謂不革渡船則海道不可淸，不嚴保甲則海防不可復。上疏具列其狀。於是革渡船，嚴保甲，搜捕奸民。閩人資衣食於海，驟失重利，雖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欲沮壞之。紈討平覆鼎山賊。明年，遏賊於九山洋，俘日本國人稽天，許棟亦就擒，棟黨汪直收餘衆遁。」朱紈提督浙閩海防事務，事在嘉靖二十六年。未幾以閩人官言路者論劾其罪，逮問自殺，明史秉筆者於紈傳頗直爲之。敍逮赴詔獄時事，有聲有色，不減史記李廣傳。自紈死而倭事大壞，不可收拾矣。

嘉靖之季，倭寇雖平，而其國力未損。故隆萬之間，海警不息。

隆慶三年，倭陷廣東廣海衞城，大殺掠而去。（本紀作四年，此據明史溫純傳）六年，寇廣東，陷神電衞，大掠，又寇高雷，官軍擊敗之。萬曆二年，犯浙東寧紹台溫四郡，官軍禦之黑水洋，多所斬獲。又陷廣東銅鼓衞雙魚千戶所，並犯電白。四年，犯定海。八年，犯浙江韭山及福建澎湖東湧。十年，犯溫州，又犯廣東。十六年，犯廣東。此二十餘年間，其入寇皆在浙閩粵沿海一帶。而粵海被兵爲甚。廣海衞在明爲廣東海防東路，在惠潮之間。神電衞在西路，疑卽電白縣也。明史李錫傳，「萬曆十年，黃應甲駐老萬山備倭，沉倭舟十，倭寇瓊崖，應甲斬首二百餘，奪其舟。」則蔓延及於瓊崖矣。

張居正，血性任事之人也。而隆萬之間，居正當國，九邊皆無事，獨不聞建一策以銷倭寇之萌。非智慮有所不逮，乃國力有不足也。其筆記云，「倭奴自元以來，嘗爲中國患。本朝有天下，四夷向風，獨倭王良懷不奉朝貢。寇掠直浙，至募兵船以禦之，沿海諸郡，俱罹其禍。洪武十四年，命禮部移書責其國王，亦祇言天道禍福之理以導之，終不能加兵於其國。是以其人驕悍狡詐，謂中國無如之何，侵侮之漸，有自來矣。」（張文忠公集）江陵筆記之作，在居翰苑時。倭事本末，固嘗討論及之，特鑒於元之覆轍，不欲渡海征戰耳。

萬曆二十年以後，則倭患在朝鮮。二十年，倭陷東京，朝鮮求救，遣副總兵祖承訓援之。承訓敗於平壤。乃以宋應昌經略備倭軍務，李如松爲防海禦倭總兵官。李如松者，李成梁子也。李氏遼東世將，部曲用命。二十一年，敗倭於平壤，克其城。進攻王京。官軍敗績。旣而復振。倭棄王京遁。倭使小西飛請款。遂召諸軍還。此爲中國第一次與日本正式開戰。二十二年，日本關白平秀吉遣使來覘虛實。平秀吉，日本之薩摩人。起家微賤。以智計而取關白之位。日本軍權寄於關白。秀吉之遣使也，詭爲恭順。明廷議羈縻之。二十四年，封平秀吉爲日本國王，平秀吉不受。再侵朝鮮。二十五年，朝鮮乞援，以參政楊鎬副將李如梅率師以往。如梅亦成梁子，然性輕躁，楊鎬尤恇怯。二十六年，攻倭於蔚山，大敗。乃以征倭事改任萬世德，遣總兵官劉綎麻貴分道擊之。倭棄蔚山遁。總兵官陳璘破之於乙山。朝鮮平。明史朝鮮日本兩傳，記用兵始末甚具。撮其大略如是。於此有必應注意者，平秀吉爲薩摩島人，今之日本軍閥，其發源之地，卽在薩摩長門，其行徑固猶是平秀吉一派也。

平秀吉非獨爲患於朝鮮而已，明史日本傳，「萬曆十六年，平秀吉僭稱關白，欲侵中國，滅朝鮮，知唐人畏倭如虎，氣益驕大。治甲兵，繕舟艦，與其下謀，入中國北京者，用朝鮮人爲導，入浙閩沿海者，用唐人爲導。秀吉死，兵禍始休。諸倭亦皆退守島巢，東南稍有安枕之日。」平秀吉之謀，與近三四十年來之伊藤田中等，如出一轍。使平秀吉不死，當日之事，未可知也。

倭攻朝鮮之日，中國沿海防禦甚嚴。故其兵力不能內犯。明史沈有容傳：「先是日本封事壞（謂册封平秀吉之事），福建巡撫金學曾欲用奇搗其穴，以有容駐浯嶼銅山。二十九年，倭掠諸寨。有容擊敗之。又與銅山把總張萬紀敗倭彭山洋。倭據東番。有容守石湖，謀盡殲之，以二十一舟出海，遇風，存十四舟，過澎湖，與倭遇，格殺數人，縱火焚其舟，斬首十五級，奪還男婦三百七十餘人。倭遂去東番。四十四年，犯福建。巡撫黃承元請特設水師。起有容統領之。擒倭東沙。」浯嶼銅山，衞所之名，地在漳泉瀕海。東沙未詳所在，考明制福建南路參將駐漳，副總兵調度，廣東潮州海面，與漳泉聯防，故副總兵所轄跨潮漳南澳，則東沙之地，卽今之東沙島也。澎湖則近傍臺灣。此役雖海中小勝，而區域甚廣，可知倭於廈門澎湖東沙等處，垂涎已久。其人無多，其勢甚悍。據一要害，便可以控制千里。今日之所謂據點，卽明時倭寇之陳迹也。自沈有容出海擒斬數十人而倭不復踞閩粵沿海島嶼以爲入犯根據，杜絕根株，賴有此耳。

倭雖不得志於朝鮮，而琉球三島，其時竟爲吞併。琉球本臣服於中國，奉貢最虔。倭知中國之必詰責也，則冒琉球入貢之名，而用日本人代之。明史鄧正春傳云，「萬曆二十年，正春言，琉球中山已入於倭。今使人多倭人，貢物多倭器。絕之便。否則詔福建撫臣量留生

物，毋俾入朝。帝是之。」據此則史言琉球入貢者，非事實矣。前清光緒初年，日本滅琉球。至甲午而有朝鮮之役，有臺灣割讓之事。至庚子而日兵入廈門，幾欲據而有之。至光緒季年而有占踞西沙島交涉之案。其前後蹤跡，無一不與明萬歷間之事相類。倭自平秀吉以後，雖未大舉入寇，而其舉動有計畫，有步驟，與前此倭寇之狼奔豕突者異矣。

倭之用兵於朝鮮也，暹羅方以強盛自詡，欲乘虛襲日本，以助中國聲勢，表請於朝。兩廣總督蕭彥持不可，乃已。事見明史暹羅傳。此與上文拒絕倭冒稱琉球貢使一事，明廷處置得宜。暹羅反覆不足信，固不自今日始也。

登萊津沽之間，嘉靖以後無倭寇，而時有倭船蹤跡。梁夢龍傳。夢龍巡撫山東，疏陳海運便利。言自膠州至海倉，島人及海賈，亦時出入。島人即日本人，其出入海面者，當是日本捕魚之船。今黃海渤海間，日本漁船出入，幾有喧賓奪主之勢。據此則明時已然，且行近中國海岸矣。

沿海備倭之地雖多，終以江浙為急。明會典，「國初定鼎金陵，倚長江為天險。然江洋巨盜，時有出沒，始設操江巡江等官。其沿海州縣，洪武間時有倭警，常遣兵戍守。嘉靖中倭寇猖獗。於是增將增兵，畿甸之間，若備邊矣。浙江瀕海故多倭患。嘉靖間，荼毒東南，久而後定。自是增兵置將，各據要地。以定海為倭船所從入，特宿重兵。省城營兵分番防汛。海防之重自此始。」考隆慶以後兵額，江南北共十萬二千一百餘人。其間專為防倭而設者，蘇松常三府，有水哨，陸哨客兵，家兵，土著，並調撥各處軍餘民壯，合計一萬五百餘人。又各沙土兵八千餘人。浙江通省兵七萬八千餘人，沿海兵額不能知其確數，要之必與南直隸相埒。閩粵則以民壯為主，客軍為輔。以客軍不足恃也。廣東之東莞新會兩縣，彙令大戶造烏船巨艦。聽募本地壯丁，分作四班，於南頭鴉耳柘林等處防衛。總計海防兵餉，為數甚鉅。不得已而令大戶造船募勇。民間負擔之重可知。此皆在承平時

定額之外，財用安得而不匱乎。

環定海而錯峙於海中者，為舟山羣島，明海防第一重地也。張可大傳：「舟山居海中，有七十二墺，為浙江要害。可大為參將，條上八議。皆碩畫。倭犯五罩湖白沙港茶山潭頭，連敗之。加副總兵。舟山，宋昌國城，城久圮，可大與副使蔡獻臣築之，兩月工竣。」此亦萬歷季年事。

明代擒斬倭寇，論功行賞，其例甚寬。洪武二十九年，令各衛指揮千戶，獲倭船一艘及賊者，陞一級，賞銀五十兩，鈔五十錠。在船軍士生擒殺獲倭賊一人者，賞銀五十兩。陸地交戰生擒殺一人者，賞銀二十兩。至嘉靖三十五年，以倭寇鴟張，又廣其例。凡水陸主客及官軍民快，臨陣擒有名眞倭賊一名，或斬賊首一顆者，陞實授三級。擒眞倭從賊一名或斬首一顆者，陞實授一級。如在海洋遇賊，有能邀擊沉溺船隻，或追逐登山，使賊不得近港，如賊已近港，有能奮勇堵截，使賊不得登岸，及賊已登岸，有能衝鋒破陣，奪其聲勢，或追出境，或逼下船，使地方不致被禍，或所部兵少而擒斬多者，均以奇功論。以奇功論謂授以世襲官職也。萬歷二年定例。海洋征戰，部下擒斬百名三百名以上，不論海賊倭賊（自海島入犯者為倭賊，出沒海洋者為海賊）勘是奇功，與世襲。萬歷二年之時，倭寇已平。其設為此例者，乃以解釋嘉靖定例奇功二字範圍也。十二年定例。凡賊七八百人至千人，船十餘隻至二三十隻，擒斬有名大賊首一名顆，陞實授三級，為第一等功。須賊勢大舉血戰成功者，方許開列。其餘不得擅擬。賊至三百人之外，船至五隻以上，擒斬如上者，陞實授一級，為第二等功。須對陣擊殺兩相鏖戰者，方許開列。如賊不過百餘人，賊首不過一船，立能擒斬一名顆者，賞銀十五兩，不議陞級，為第三等功。此例較嚴。當是防冒濫之弊。此外事例尚多，今不備舉。惟奇功之例，如其人既立奇功，後又陣亡者，子孫襲陞三級，仍立祠，加祭贍子。不以尋常陣亡論。此例頗足供今日參考。

敵國外患，無代無之。而時期歷二百數十年之久，出沒至萬餘里

之廣，旋伏旋起，此去彼來，不可以恩德懷柔，不可以兵力掃蕩，未有如明之倭寇者。其癥結所在，則外寇內奸相爲表裏而已矣。內奸之不能杜絕，厥有數因。洪熙時，黃巖民周來保，龍巖民鍾普福，困於徭役，叛入倭，倭每來寇，爲人鄉導(日本傳)，此以困於徭役而爲漢奸者。嘉靖時，通州人顧表利倭賄，爲之嚮導，故倭盡知官兵虛實，營衆要害(日本傳)，此以貪利而爲漢奸者。萬歷時，廣東猾賊梁本豪勾引入犯，勢尤猖獗，此以犯法而爲漢奸者。若大奸巨蠹如汪偵陳東徐海麻葉之徒，猶不在此例。其最可痛心者，則有才識有智勇之人，懷挾私怨，倒行逆施，亦復悍然爲此。嘉靖時，鄭曉在江南，上疏言武健才諝之徒，困無所遇，甘心作賊，非國家廣行網羅，使有出身之階，恐有如孫恩盧循輩出乎其間，爲禍滋大。未幾而其言果驗。嗚呼，物腐而蟲生，蟻穴而隄潰，殲微之際，詎可忽哉。

一九四二年的世界大勢

F. Grun 作　張荷生譯

將來如有人寫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一九四二年將被認爲是這次戰爭的轉捩點。因爲在這一年，主動權已由侵略者之手移到聯合國這一方面來了。這戲劇似的轉換，出現於美國軍隊和工廠開始在戰場上立定腳跟之時，出現於聯合國數月連敗之後。這轉捩點一來，可以說自從暴日侵入東三省，德國侵入波蘭以來，全世界流血受苦，勞作淌汗，甚至於曾暫時觀望的一切民衆，都一齊湧出新的希望來了。

在一九四二年的春季與夏季，聯合國的危險到了萬分。暴日和德國以及他們的附庸，在這個時候曾添了不少勝利——在亞洲東南部的豐富收穫；最可寶貴的東印度；大部分的肥沃的頓河流域和北高加索等等。他們已走到了澳洲，印度，埃及和中東的大門。日本的軍隊再往前一推，納粹的勢力再向前一進的話，也許中央亞細亞不難被他們突破。這樣一來，聯合國便會給他們截成碎片，過去三年來他們的退卻，便將演成不可收拾的禍災，而民主的曙光和國際的平和，都要隨此而付之東流。

可是，這一着並沒有發生，原因是蘇聯在伏爾加流域和高加索方面穩住了。因爲英國一方面在防備着納粹侵入本土，一方面也集中了力量在尼羅河前把敵人遏止住了。又因爲中國不屈不撓的抗戰，把暴日拖住了。最後，並因爲美國在最危險的時候，集中了前此未聞的力量和速度，而把柏林和東京戰略家的計算完全推翻。

在日本偷襲珍珠港時，敵人一定算到他們可以把聯合國的力量分散在兩面作戰。又算到他們可以迅速地侵略成功，藉此得到資源而與聯合國長期周旋，同時，他們阻礙着聯合國有利的合作。在他們那一面，有着二萬五千萬的人口，而且在一九四二年年底之前，另支配着三萬五千萬的人民。他們又有着訓練優秀的陸軍，人數爲一千萬至一千三百五十萬，他們的海軍，包含着世界第三位的大艦隊和最強大的潛水艇隊。在建造軍用機械方面，他們比聯合國早若干年。而他們的組織又較聯合國爲緊密，供應線較短，計劃更是老早就準備下的。

聯合國的人口雖有十二萬萬，但是軍隊在一九四二年初只有八百七十萬到一千五百萬，大部分是訓練不良，裝備不佳。海軍方面雖擁有世界最大的兩大艦隊，但是要分散來保護散在地球各處的航線。我們所有的物資，不待說是非常的豐富，遠超乎敵人之上。可是這些物資，還有待於把它轉用到全面戰爭上來。最巨大的轉用物資工作，便落在最有可能性的國家——美國的肩上來了。美國在珍珠港被襲之

前，曾是抵抗侵略者的兵工廠。

為應付這個工作，美國有一萬三千二百萬人動員了他們的手，頭腦，鑛山，農場和工廠。一九四一年初的那種軍器和商業一切照常的精神已經消失，同時，日常生活的市民秩序也隨之而去。武裝人員從不到二百萬人擴充到四百萬，另有一百萬人派遣到海外去作最巨大的軍事工作。從事戰爭工作的人，從七百萬擴充到一千七百五十萬。所生產的軍火，共值四百七十萬萬金元。生產的軍火種類裏，包含四萬九千架飛機，三萬二千架坦克和自動重砲，八百二十萬噸的商船和軍艦。這巨大的努力，同時便帶來了國內的嚴重問題——通貨膨脹的傾向，物資缺乏，勞工不夠等——這些都得設法解決，以免軍事準備上發生阻礙。

這些準備，終於在十一月裏，滿天星斗的非洲海岸上送入戰場了。在美國指揮之下，聯合國軍佔領了法屬北非。這一舉實是這次大戰裏最輝煌的戰役。這一戰的指揮，範圍和執行——配合着蘇聯在斯達林格勒固守和反攻的力量，又配合着英國在埃及的大捷，不停地轟炸德國西部，又加上日本在大洋洲和亞洲的敗退，是使聯合國有蘇生之感。現在，人類的命運，終於從最嚴重的危機裏溯過身來了。

崇拜威力，仇恨和恐怖脅迫的納粹新秩序已到了一個正被攻圍的堡壘了。在東方，那榨取被征服民族的血汗而還高唱着共榮的日本，現在尙還沒有受着聯合國的膺懲。可是它的日子總會輪到的。聯合國家的領袖，沒有一個相信未來的爭鬪是容易的。最後擊敗日本和德國，還需要長久的，竭盡力量的而且極其花費的努力。正如邱吉爾所說，一九四二年並不是一個終結，甚至於不是終結的開始。它乃是一個開始的終結而已。

一九四二整個的一年業已過去。現在，讓我們來看看這一年間的世界大勢和它發展的傾向。

一九四二年正月：在東方，這一月是聯合國家的黑暗日子。在西方也並不怎麼光明。敵人在偷襲珍珠港之後，乘勝直前。蘇聯的軍隊和嚴冬正在驅逐着納粹。可是在利比亞的隆美爾和在美洲海岸附近的敵潛艇，也在給我們以嚴重的打擊。地球上的各地，聯合國軍都在拚命地爭取時間——動員潛伏力量和把分散力量集中合作的時間，同時，也爭取能夠在準備上和敵人相比敵的時間。

聯合國的計劃漸有眉目。在戰場上是把握住根據地——在蘇聯一條強力的前線，在英國一個不可侵入的稜堡，在澳洲，一個新的太平洋防守地。生產方面，羅斯福已定下了軍需的目標。外交方面，各國反侵略的非正式聯合，變成了正式的同盟，督進共同勝利。

二日：日本奪取馬尼拉，美國和菲律賓軍隊退走巴丹。

二十六個國家簽定共同反抗軸心，督進共同勝利的聯合國盟約。

六日：羅斯福總統批定龐大的軍需計劃——十八萬五千架飛機，十二萬部坦克車，五萬五千架高射炮，一千八百萬噸船隻。預定兩年完成，費用約在全美國國家收入的一半以上。

十一日：日本侵入荷屬東印度的外圍島嶼。日軍在婆羅洲的薩勞越以及西里伯的各據點登陸。

十四日：敵潛艇開始在美洲的太平洋海岸附近活動。

十九日：日本從泰國進攻緬甸。

二十日：蘇聯收復莫薩斯克，遠逐納粹於莫斯科之外。

二十一日：在非洲，隆美爾從埃爾阿吉拉攻擊英軍，乘勝直入息里內易卡。

二十三日：日軍在新不列顛島登陸。

二十七日：美國軍隊開到北愛爾蘭，新幾內亞和其他各地。

三十一日：日本完全佔領馬來半島。開始攻圍新嘉坡。

二月：這月又看見日本的勝利。本月最大的事件乃是新嘉坡的陷落。英國爲完成這個一八一九年獲得的遠東商埠的防務，曾花了四萬萬美金和二十年的工程。它的十八吋大炮，守衛着英國商業的十字路口。除開倫敦和利物浦之外，它較之英國任何港口的防務都要森嚴。新嘉坡拱衛着從大西洋到印度洋的航路，掩護着緬甸和東印度羣島。

這島從海上看來，雖是難攻不陷，可是陸路卻[illegible]。日本人已會衝下了認爲是不會陷落的馬來半島。從亞洲東南部的尖端，敵人橫掃而到新嘉坡，很迅速地就把它攻陷了。擒獲了數萬英國軍隊而使聯合國抹上一重暗影。

三日：英軍在多布魯克附近遏止住納粹進攻埃及的大軍。

十四日：日本侵入蘇門答臘的油田。

十五日：經兩星期圍攻之後，新嘉坡陷入日人之手。

二十七日：爪哇海之戰，聯合國海軍爲日人所敗，日軍乘機侵略爪哇。

三月：日本得到爪哇，緬甸和澳洲羣島，已走入它勝利的最高點了。在三個月多一點之中，這東方的侵略者奪獲了一百萬方哩的土地，一萬萬以上的住民。他又得到世界上最重要的橡皮，錫，金雞納和大麻的資源地。得到了最豐富的油田，取用不盡的糧食，寶貴的鐵和鎢鑛以及錳鑛鋼鐵。現在，他們可以支持長期的戰爭了。

聯合國方面，在這個時候所能希望的，只是想大洋洲亞洲諸役在消耗着日本的實力，蘇聯的抵抗在消耗希特勒的力量。各處都在喊着轉守爲攻，要求一個轉入攻勢的戰略。但是時機還在過早。美國的工廠和訓練營——這是轉捩戰爭的主力——還正在向着全面戰爭動員呢。

八日：日本在英國軍部分破壞之後，佔領緬甸的仰光。另有日軍在新幾內亞西北海岸的薩拉姆(Salamaua)和雷埃(Lao)登陸。

九日：日本佔領爪哇。這是東印度羣島中最富庶的地方，也是聯合國在這羣島中，最後的一座大堡壘了。

十三日：日本在所羅門登陸，向着到澳洲去最主要的供給航線，伸出了致命的鉗頭。

十五日：希特勒在柏林預言夏季裏攻破蘇聯。

十七日：麥克阿瑟將軍從菲律賓到澳洲，就西南太平洋聯合國軍總司令職。

二十五日：華盛頓宣布海軍機轟炸西南太平洋的威克島和羅爾卡斯島。

日本佔領孟加拉灣的安達曼羣島。

二十八日：英國民軍襲擊法國西部聖納僚耳的敵潛艇根據地。

四月：本月最大的發展，乃是美國的軍火生產，用美國生產委員會主席納爾遜的話來說：「生產必須的機械都已安置好了」。現在全盛期的生產業已在望。但是，一方面自然影響及於美國人的日常生活。因爲受戰費的刺激，又因普通用品的生產限制，於是人民的購買力受了壓迫，因而便生出通貨膨脹的現象。羅斯福總統爲着消滅這種傾向，同時安定生活的費用，便擬定了七條計劃。

戰場方面，聯合國軍拚命地膠粘着。在菲律賓這面，膠粘已到了最後，終於巴丹被日軍奪去了。這一戰乃是美國在海外從未有過的慘敗。只有空中方面還顯露光明。轟炸東京和轟炸德國的波羅的海岸，便是聯合國空軍實力的證明。

四日：美國承認戴高樂在法屬赤道非洲和喀麥隆的政權。

九日：經過四個月的戰爭之後，巴丹終於陷入日人之手。守軍有三千人撤至雞頸(Corregidor I.)，但是有三萬以上的美軍和菲律賓軍隊都被日人擒爲俘虜去了。

十一日：克里浦斯爵士在新德利經過三星期會商之會，宣稱印度領袖拒絕英國戰後自治並有權脫離英帝國的提議。甘地和他的同志要求立刻獨立。

十四日：貝當元帥受納粹的壓迫，復邀賴伐爾入閣。

十六日：英國加緊轟炸德國和被佔領法國的各目標。

十七日：美國轟炸機在杜立德上校指揮之下，轟炸東京，橫濱及其他日本城市。

二十九日：臘戍陷入日軍之手。

五月：在這一個月裏，雙方都在準備着來一個新的戰局。但是先動手的還是侵略國家。日本或者是奪澳洲，或者想截斷美國與安替波

替茲群島之間的太平洋上的供應線，於是先來了一擊。但是在珊瑚海中，給美國把它打得慘敗了。德國方面，希特勒來了他最輝煌的大攻勢，他取的是一個鉅大的鉗形夾攻。一面穿過蘇聯南部，一面經過埃及，以進取高加索和中東所有的糧食和汽油。

希特勒得趕快地攻。因爲現在，美國的造船所每天已有兩隻船下水，去運軍火和人到各地的戰線上了。巨大的轟炸也如穿梭似的運往英國。英國的首腦，已在很有自信地談論着以千架飛機轟炸柏林的事了。另一方面，在納粹佔領下千百萬被蹂躪的人民，正在加緊祕密的，無言的反抗納粹工作。

四日：英軍在馬達加斯加島登陸。這是一個戰略的小島，從側面掩護着聯合國在印度洋的交通。

六日：菲律賓鷄嶼要塞陷入日人之手。

八日：珊瑚海之戰。日本的艦隊和美國海空軍，在新幾內亞和所羅門之間，苦鬭五日之後，日本慘敗。

十一日：納粹在克里米開始春季攻勢。

十四日：提摩辛科在卡爾科夫區總發動反攻。

二十四日：蘇聯從克里米東部的克爾齊半島撤退。納粹乘勝直攻高加索。

二十六日：納粹以巨大的兵力進攻亞速夫海的北方，目的在取斯太林格勒和高加索油田。在倫敦，英首相邱吉爾和蘇聯駐英大使莫洛托夫簽定英蘇二十年的互助條約。

二十七日：非洲軍隊在利比亞發動攻勢。

三十日：莫洛托夫祕密到華盛頓，與羅斯福總統商討開闢第二戰場的問題。

三十一日：英機一千架轟炸科隆，投彈三千噸。德方承認損失甚大。

六月：這是個劇的一月，可是這劇一直到十一月的某一日才出現。在華盛頓的白宮裏，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商討着「戰爭，戰爭的指揮，和戰爭的獲勝。」他們商討的時候，聯合國的局勢並不很好。

納粹正打進塞佛斯他波爾的最後堡壘，直向頓河衝來。非洲的軍隊攻取了多布魯克，深入埃及。聯合國方面雖有蘇聯那樣堅強的抵抗，雖有皇家空軍大規模地轟炸德國，雖有美國在中途島的大勝——但是仍在敗北之中。

兩個英美的領袖會商而達到最重要的決議時，局勢便是這樣。他們決定在一九四二年發動一個巨大的攻勢。計劃是先在北非得到勝利，作爲攻擊歐洲軸心領地的前奏曲。在極端的祕密裏，下了命令作這巨大工作的偉大準備。

一日：因爲德國潛艇襲擊墨西哥船隻的結果，墨西哥正式向軸心國宣戰。

三日：日本轟炸美國在東部阿留申群島的海軍根據地——荷蘭港。

四日：納粹的祕密警察海德里克在布拉格被刺身死。他是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的「保護人」。八天前被兩個捷克的愛國志士所刺。他死了之後，納粹施行報復的恐怖手段。

七日：中途島之戰。惡鬭三日之後，日本復又大敗。日本以巨大的海軍兵力，想來奪去中途島，也許還想進佔夏威夷，結果是慘敗而歸。

十二日：華盛頓公佈日本進佔阿留申群島西部的亞圖島及其他島嶼。

十八日：英首相邱吉爾到華盛頓與羅斯福總統商討問題。

二十一日：多布魯克陷入隆美爾之手。軸心捉去英國俘虜計二萬五千名。

二十五日：隆美爾越過埃及邊境向亞歷山大里亞進攻。

七月：這一月，蘇聯的局勢是自莫斯科近郊聽見納粹炮聲以來，未有的嚴重。德軍又以閃電似的迅速衝了進來。一月之內，敵人已進

展了三萬平方哩的肥沃土地了。他們還在穿過頓河近岸的草地，麥田，古哥薩克村落，滾滾而進，向着伏爾加和高加索進攻。如果希特勒能夠控制這蘇聯「母河」的低岸，如果能夠得到高加索，那麼，他便可以對蘇聯下一個巨大的，也許是致命的打擊了。蘇聯便失去了它大部分的油田，而且這經伊朗和裏海的外來的南部供應線，也便要被截斷。

戰爭的重荷依然在紅軍的兩肩。雖然第二戰線的問題在高聲叫着，可是暫時還是無法實現。英國對付只離尼羅德爾達七十哩的隆美爾軍隊，已經夠竭全力。而美國還在需要時間來動員。可是，在這看得見的場面背後，美國大量生產的軍火已經陸續地運到海外，同時，大量的軍隊也不斷地正在開出了。

一日：與欽勒克將軍統率的英國第八軍，在愛爾阿拉敏遏住了隆美爾的進攻。在埃及境內二百五十哩，離亞歷山大里亞僅七十哩的地方，英國站穩了。在瓜他拉窪地與海之間，示出納粹征服非洲的最高點。

二日：蘇聯在克里米的最後防線——塞瓦斯托波爾，經過二百四十五日攻圍之後，陷入德方手中。

四日：在美國的美國飛機爲慶祝獨立紀念日起來，第一次轟炸德國佔領地。他們與皇家空軍合作，飛炸德國的目的物。

六日：阿根廷的大總統卡斯迭洛重申該國的中立政策。

九日：中國宣佈在江西擊退日軍。

二十二日：日軍在新幾內亞的哥那和布那登陸，開始進攻聯合國在莫勒斯比港的海軍根據地。

二十七日：因納粹的進攻高加索，蘇聯疏散羅斯托夫。

八月：大多數的美國人還不知道瓜達爾卡那爾是什麼個地方。但是美國陸戰隊到達之後，他們很快地就知道它在西南太平洋的戰略的地位了。日本人從它的椰子林裏，開拓出一個飛行場來。有了這個根據地，日本就可以控制到澳洲的去路和美國與澳洲間的供應線。美國把這個地方奪到的時候，便挫了日本在大洋洲前進的銳鋒，而在遠東的一個角落裏，把戰爭的局勢改了過來。

所羅門之役是非常重要，非常煇煌，也非常令人興奮。但是聯合國的第一陣線還是蘇聯。而在蘇聯，戰事的焦點又是斯大林格勒。納粹向着這裏推進，向着這第二次大戰裏的「凡爾登」走。蘇聯更爲切迫地需要第二戰場。終於由邱吉爾告訴史大林在一九四二年裏無法進攻歐洲。但是英美將在北非展開攻勢，以轉移希特勒的實用。

七日：美國陸戰隊在所羅門登陸，從日軍手裏奪獲圖拉基和瓜達爾卡那爾最重要的新飛行場。這突然的打擊，展開了西南太平洋戰略的攻勢。

九日：英政府逮捕甘地和其他印度獨立運動的首腦。

日本夜襲瓜達爾卡那爾，擊沉美國巡洋艦三艘，澳洲艦一艘。聯合國在所羅門南部的控制力頻於危殆，但是敵人並未利用時機進攻。

十二日：英國首相邱吉爾到莫斯科，與史大林作四日的商談，討論第二戰場的計劃。

十七日：美國陸戰隊襲擊吉爾貝特群島中的梅金島，破壞日軍的防塞。

十九日：聯合國民軍，由加拿大人率領，襲擊法國第厄普。

二十二日：巴西因船隻被德潛艇擊沉，向軸心國宣戰。

二十四日：納粹向伏爾加總攻，在斯大林格勒附近遭遇蘇聯強烈的抵抗。斯城爭奪戰從此開始。

三十日：日軍企圖在新幾內亞東端的米爾奈灣登陸，全部登陸軍爲澳軍消滅。

九月：希特勒在柏林對他的徒黨演說：「我們必須緊握住一切而等待着看誰先疲弊。」他的話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承認，他在東方的大攻勢，並未如願以償。

在太平洋上，主動權似乎已由日人之手滑出來了。

戰爭方面，前途雖漸有進步，但是美國內部，又有陰影出現。又

暴那通貨膨脹的陰霾。羅斯福總統宣稱除這低迷的陰影。

二日：威爾基到達開羅。他由此取道往蘇聯，印度和中國。

六日：英政府宣佈隆美爾企圖突破尼羅三角洲，業已完全失敗。

十日：日本從歐文史坦利山脈的孔道推進，企圖攻奪四十四哩外的莫勒斯比港。

十四日：維琪政府下令強迫在十八歲到六十五歲的男子，和二十歲到三十歲的婦人都得服勞務勞動。這顯然是爲希特勒募集強迫勞役的工人，也是自維琪政府與納粹以來最嚴酷的命令。

美國陸軍轟炸機，第一次大隊轟炸日本在六月間所佔領的吉斯加。

十七日：這是斯大林格勒爭奪戰的第二十六天。蘇聯政府宣佈納粹已經進入市內。

二十三日：威爾基與史大林在克姆林宮會晤，「要求在可能的最早期間開闢第二戰場。」

英軍佔領馬達加斯加的都城麗納納利服。

二十六日：日軍開始由新幾內亞撤退。

十月：這一月，聯合國強大的兵力，在美國的國內陣線，在所羅門，在埃及，均極佔優勢。最令人滿意的消息是從所羅門傳來。在那裏，二大隊日本的強力艦隊被美國海軍打敗了。從阿拉斯加方面也傳來很好的報告。英軍在獵僞地方，擊毀着隆美爾的要塞。

二日：威爾基到達重慶。

九日：國務院宣佈美國和英國廢棄在中國的治外法權。

十四日：威爾基向大總統報告他三萬一千哩的旅行結果。

二十六日：所羅門島發動大規模的海陸空戰爭。四天之後，海長諾克斯宣佈美國戰勝，日本艦隊退卻了。

威爾基提議關於第二戰場和一個太平洋憲章。他說，弱小國家需要特別的保證，保證他們在戰後的自由和安全。

十一月：這一月，戰爭的局面完全一變了。當美國軍隊在北非海岸上行動時，六月裏在白宮決定的重要計劃，接着夏秋兩季裏，秘密偉大的準備，到此完全顯露出來。一個巨大的轉移納粹兵力的計劃，已付諸實施而救出蘇聯。一個喪鐘聲已造來聞任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捩點，似乎已經來臨了。

希特勒對此的反應非常遲緩，他主要採取守勢。他輸送軍隊到突尼斯來。他佔領還留剩的法國區面，要想奪取圖倫的法國艦隊。結果是法艦自己炸沉了。他和墨索里尼只好把達爾朗的夢，暫時放下。

二日：隆美爾的北非軍團，自從七月以來，就停止在尼羅谷的大門口，此刻在蒙哥馬利將軍的第八軍的鐵錘之下，只好遁逃了。

八日：美國軍隊在法屬北非登陸。經過七十六小時戰鬪之後，達爾朗上將簽定了一個休戰條約。美軍接管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這是爭奪地中海和南大西洋的戰略地。

十一日：這是第一次大戰的休戰紀念日。納粹爲報復美國在法屬北非登陸起見，佔領整個的法國，只留下三十哩大小的一個圍繞着圖倫的半圓地點。在圖倫停泊着法國大部分艦隊。

十二日：所羅門發生海戰，經過三天的苦鬪，乃是第一次大戰以來的最大戰役。結果是美國勝利。

十五日：聯合國軍隊作友誼競賽，爭入突尼西亞，和軸心國來一個決戰，爭奪地中海南岸的統治權。

十七日：羅斯福總統鑒於大多數反對達爾朗作美國佔領的法屬北非政府的首腦，特發表宣言，答應法國自己決定它戰後政府的形式。

十九日：蘇聯發動冬季攻勢，戰事沿着北方的塞夫城和南方的斯大林格勒發展。

二十三日：聯合國軍奪取北新幾內亞的果那，威脅着在這個區域的日軍的整個地位。

二十七日：法國的艦隊在戰爭初起時，佔全世界強大海軍的第四位。現在，因爲希特勒的奪取，在圖倫停泊的大部分法艦便自行炸沉了。

二十九日：邱吉爾警告意大利，有系統的轟炸將繼續不斷，一直到意大利放棄戰爭為止。

三十日：所羅門第三次海戰復又開始，經過兩日爭鬭，日本再敗。這次和上次的勝利，為美國轟炸機開了路，使它的飛機更為活躍，更為緊張。

十二月：這一月，在各戰場上，聯合國軍都在攻擊，或者給敵人以厲害的打擊——在北非，在蘇聯，在德國的上空，在大洋洲和在緬甸。聯合國正在幫助海外的法蘭西使成為一個強有力的角色。他們又在用宣傳和轟炸以削弱意大利的抵抗。德國和日本還沒有受着致命之傷。這兩國似乎準備奪回主動的地位。可是，他們較之在本年的開頭時，已更走近敗亡之路了。

聯合國在軍事上的優勢，更伴以美國國內陣線的加強。在美國國內，一個巨大的再組織正在進行着。有力的證據如像從防守軍火的生產轉為攻擊軍火的生產；委任極有力的要人來管理人力，糧食，汽油；要求更闊大限制用品，以期生產量最少的物品得到平均分配等等，都在指出戰爭和生產正相輔而行。

此外，還有一個顯著之點，即是將要來的平和和戰後世界的形式，已成了更為熱烈，更為頻緊的談論和思考材料了。

一日：達爾朗上將就任法屬北非政府的首腦。

畢佛立治關於戰後英國的社會福利計劃，本日送交下院審議。

十日：聯合國宣佈正式佔領新幾內亞的哥那。

十一日：總統向國會宣稱美國在海外兵員，截至本月底為止，共為一百萬人。

十三日：英國第八軍攻入隆美爾在愛爾阿吉拉所佔據之位置。

十四日：美軍在新幾內亞奪獲布那村落。

十六日：蘇聯在頓河流域再發動大規模攻勢。

二十四日：達爾朗上將在亞爾及爾被刺。

載 New York Times, Dec, 27th, 1942.

南泉建文峰紀游

朱偰

余五年前嘗游南泉，時二京未陷，國都尚未西遷，南泉之名，尚未若今日之盛；然萬山深處，一溪宛轉，林深菁密，停泓凝碧，雖無亭榭之勝，別有自然之美。惟留南泉數日，風雨連宵，泥濘載途，望西南諸峯，盤礴煙雨霏霏之中，以故未登建文峯，至今尚為遺憾。三十二年暮春，再游南泉，宿雨新晴，山青如洗，遂直上建文峯，遍覽江左諸山。詢之南泉諸友，或有卜居五六年未嘗一登絕頂者，山林雖勝，極少知音。因走筆紀之，以公諸同好。

三月二十七日，發自重慶，歷煙雨霏霏中，渡揚子江，達海棠溪。遙望塗山諸峯，娟秀綽約，如藐姑仙子，凝立於素綃帷中，含睇微笑。『海棠煙雨』，係巴渝八景之一，然雨今不如昔矣。薄暮抵南溫泉，寓於聽泉別墅，風雨霏霏，通宵達旦。

翌日清曉，雨止檐霽，然乍陰乍晴，正是養花天氣，因泛舟花灘溪，探小三峽之勝。南泉林壑幽深，而此溪尤佳，兩岸石壁，倒影波中，蒼藤絡秀，古樹翳蒼，陰森幽邃，幾非人世。昔人寫三峽之勝，謂『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峯，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此名小三峽，差足彷彿之。近人詩云：

石峽波光綠上衣　溪邊只少鷺鷥飛
月明正是黃泥坂　妙載詩人一舸歸

又云：

一櫂沿源到石隄　半山時擬鷓鴣啼
不知漁子能來否　強借桃花號此溪

其第一首頗佳，差足傳神。蓋花灘溪者，羣山萬壑中之妙齡女兒，雖係小家碧玉，然天眞未鑿，自有其可取之處也。

虎嘯口兩山對峙，瀑布數叠，自洛浙別墅循山徑而上，卽聞急鼓輕雷之聲。然山勢開曠，瀑流幽遠，無倡仄之勢，有曠渺之致，余舊時來此，嘗欵爲饒有元人筆意。今日重來，泉枯水竭，已無足觀矣。

三月二十九日，清曉早起，倚一角危樓，望遠山明滅，宿雨新晴，山青如染，游興不可復遏。乃取道頤壽亭，直上建文峯。峯在溫泉西南，一名建禹山，巴縣志云：

建禹山俗曰建文峯，相傳明建文帝入蜀爲僧，建廟於此。趙侍御詩云：『夕陽紅掛萬株松，一水遙天碧玉容，記取扁舟來往數，建文皇帝最高峯。』

按建文帝遺跡，散在西南，巴縣之聖鐙山，亦有建文傳說，巴縣志云：

聖鐙山巔，雲墪寺在焉。寺踞峭壁，天梯一綫，上通最高處，爲玉皇殿，相傳明建文帝曾至其處。寺幽邃無蠵蚋，萬木陰森，經冬猶綠，山石犖确，有挺立如怒筍者，高可數丈；又有形若棋盤，屹立山脊，搖搖欲墜者。其他怪石砢砢礧礧，不可殫名。憑高極望，可七縣境，爲縣南名勝之一。

按巴縣江左多名山，連峯起伏，亘數百里，直走南川之金佛山。其間叢林幽壑，不乏勝境，高僧老衲，多卓錫於此。當時建文帝之出走，本爲明史之謎；卽英鷙如成祖，亦疑其尙在人間，而有鄭和七下西洋之使。然考蜀中建文遺跡，雖乏眞憑實據，亦未可全以齊東野語觀之也。

由南泉新村左折而上，坷坎盡樵徑，山石磊磊，登之頗劬。山上多杜鵑花，與桐花紅白相間，憶牡丹亭有句云：『遍靑山啼紅了杜鵑，』如爲此時寫景。既上一山巔，有小村可資駐足，回顧來時路，諸峯盡出足下；詢之土人，何處爲建文峯，則遙指一尖峯，松柏密茂，繚繞雲端。村童莊語，謂山徑陡絕，滑不留足，須二日方可登。余游遍西南諸山，此峯固不在目中，遂不顧而上。漸行漸入深林中，樵徑雖陡削，然視峨眉靑城，則不足道；再上，萬木陰森，一望無際，回顧下山路，則花灘溪一線，出沒叢林間；東北一角，山勢微缺，遠望平川，曠瞰千里。蓋大江矣。既登絕頂，羣山爲小，其西南北三面，羣山環繞，僅東南一面，衍爲平陸，然亦坵陵起伏，絕少原隰。遠望塗山諸峯，蘊飛鳳舞，如疊浪起伏，並向東傾。四顧羣山，鬱鬱蒼蒼，有弔建文帝一首，錄之如左：

建文何事涉遐荒　水碧山青又一方
鬱鬱神州勞悵望　滔滔江漢送興亡
金川事去悲宗廟　白帝西來弔國殤
歎息王孫遺世處　巴山風物太淒涼

山巔有古臺遺址，亦稱建文臺，或曰讓皇臺，小坐臺上，萬籟俱寂，惟聞松濤激越，作天風海濤之聲，念建文遺事，爲之流連不止。

午後風日轉佳，更訪仙女洞，直窮其奧，分上下二洞，可容三四百人。歸途向溫泉，遙望建文峯，秀出雲表。抵溫泉公園，散步花灘溪畔，鶯愁蝶倦，正是晚芳時節，惟時序催人，不能再留，乃駛車返渝。斜陽渡揚子江，江流浩蕩，頓闊胸襟，回首南岸諸山，已在雲氣蒼茫間矣。

三十二年，三月，三十日，重慶。

出版文化的指標

陳北鷗

書籍雜誌等出版物對於國家文化的向上影響力，幾乎可以說有着決定的作用。在戰時，出版文化應當隨着戰爭的發展而迅速地展開。

英國出版文化的發達，以及英國人喜愛讀書的習慣是值得羨佩的。當英國宣佈戰爭之後，英國的小說家佛斯特就向英國人廣播：「戰時要同平時一樣地讀書」。不久文藝新聞又把佛斯特的意見引伸說：在戰時才眞正是讀書的時候。戰時不但要同平時一樣地讀書，並且要比平時加倍地努力讀書。不久，英國的作家聯名發表宣言說：「現在讀書的需要應當更加迫切。過去讀書祇是供給人類以精神上的休息，然而現在書籍卻是拯救民主主義的必要知識。」

英國在戰時下的讀書熱不僅僅是爲了尋求安慰或是娛樂，而是要從書籍中尋求自由精神的建立，民主主義的拯救。

在戰前，英國出版物的輸出量每年經常保持在五百萬鎊以上。當第二次大戰爆發之後，英國的出版界擔心英國的出版文化會要遭受到巨大的打擊；然而相反地英國讀書界在戰後購買力卻增加起來。英國的讀者一方面替在前線作戰的士兵訂書，一方面在戰爭的偉大現實前面人人需要由書籍中獲取新的必要的知識。所以出版文化在戰後反倒更加振興起來。

目前，中國正也像英國似的，讀者對於出版物的要求特別盛旺。在整個世界轉換的期間，人們爲了隨着世界前進，知識慾特別增強，對於出版物的渴望也特別的強烈。另外一部份人因爲戰後一般的娛樂範圍縮小，並且在物價高漲中，讀書究竟是娛樂中的最便宜的，所以在戰時讀者卻不斷地增加着。

在這情形之下，目前的出版文化不但要負起啓蒙教育，指導全國民的任務，更要負起建立戰時文化的使命。在出版文化的社會意義特別重大的今日，對於出版文化的檢討是極重要的也是極必要的。

目前出版界的活躍情形是可喜的。然而一般地說來，入門的書籍，手册之類的書刊太多，草率應付的寫作太多，認眞嚴肅的作品太少。糾正出版文化的粗製濫造的傾向，提高出版物的水準成爲當前出版文化的重要課題。

在戰時一切物資都應當節約；我們要發展出版文化，然而我們卻並不是要使這些粗製濫造的出版物充滿在出版界。我們要求出版文化的發展，同時要求出版文化質的向上。我們要發展出版文化所以才更應當寶貴紙張和印工。例如在目前有許多書刊雜誌一意在迎合讀者的嗜好和低級趣味，祇求能有銷路。又有許多機關雜誌竟不顧作品的優劣，把編輯雜誌認爲和辦其他的公事並沒有什麼不同，稿件湊起來就發出去，不但不管有無讀者，甚至還僱一個庫房專門堆集這些雜誌，這是確有的事實。許多作家也毫不考慮地把一些草率地忽忙中寫就的作品急速地發表了出來。這都是出版文化中的危機，也是我們不能不予以糾正的粗製濫造的惡傾向。

世界作家托爾斯泰的作品總是要經過無數次的更改和增删的。他的重要作品大都經過八九次的删改。「戰爭與和平」中托爾斯泰所塗掉的字句本身就夠成爲一部偉作。在他這部小說的草稿中，所塗掉的幾乎和印出的全數相等。在托爾斯泰生前不會發表的作品中，有一部描述彼得一世的小說有三十五種不同的開場白，在哲學著作「人生大道的導言」中，托爾斯泰曾修改過一百次，我們雖然並不一定要求作

家一定要改正自己的作品到一百次，然而在戰時節約物資的情況下，作家應當更嚴肅地工作，更忠實於自己的工作，以求作品的精鍊和完善。

優良的書籍應當盡量地廉價出售，以求普遍於讀書界，這可以說是今日出版界必須具存的出版道德。英國的出版界雖然在工價高漲，紙張缺乏的困難情況中，卻大量地出版廉價版以應讀者的需要。中國的出版界必須糾正過去的純利主義純商業主義；出版是文化而決不是生意，所以印刷條件無論如何困難，必須以最低的價錢供給文化食糧。像英國似的優良的書籍以薄利多售的方法推銷是應當效做的好辦法。

祇有作家糾正粗製濫造的惡傾向，出版家糾正了純商業主義，出版文化才能走上正確的軌道上去。

在這次的世界大戰中，國家和國家的關係，必然愈來愈密切。翻譯介紹的書刊必定會受到讀者熱烈的歡迎。在日本曾經有過這樣的一件可笑的事：日本曾經有過轟動一時的名譯著「糊和鋏」，在日本很流行一時。然而據以後的調查才知道原來「糊和鋏」不但沒有原著者，並且沒有原文，僅僅是為了求銷路而假託為譯本。在中國雖然沒有這樣可笑的事；但是讀者對翻譯書刊的切望怕沒有什麼不同吧！翻譯同盟國戰時的名著是目前出版文化重要工作之一。

像國立編譯館就應當有系統地大規地編譯同盟國戰時的名著，民間的團體像中美文化協會，中英文化協會，中蘇文化協會不應當把工作的中心放到外交方面去，而把翻譯各國出版物的文化工作放在一旁。像中蘇文化協會的叢書，我們希望中美文化協會中英文化協會也能同樣地出版，並且要更大量地出版。在目前能夠翻譯英文俄文的人不為不多，而通過中美，中英，中蘇等文化協會不難找到各同盟國的戰時名著的。

在戰時出版文化中，還有一件重要的工作，就是文化勞軍。英國在開戰之始就開始有組織有計劃地供給軍隊以讀物。美國供給前線士兵的讀物是由作家組織起來根據前線的需要而專門編輯前線士兵所渴望的書籍雜誌和畫報。蘇聯的出版文化也是前線第一主義。

中國的文化勞軍，作到如今，僅僅成為一個獻金運動。自然文化勞軍這斷決不是有了錢就完了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如何供給真正是前方所需要的文化食糧。像美國似的不但由作家專門編輯前方將士所需要的內容，就是出版物的形式也是依照士兵口袋的大小而製作的，這樣會給前線的士兵以攜帶的便利。使老百姓所熱誠捐獻的金錢能成為將士真正需要的文化食糧和出版物是極必要的。如果把粗製濫造的不切實際需要的文化食糧或是讀物去勞軍，那不過是人力財力物力的浪費而已。

出版文化的發展是無窮的。出版文化正確地迅速地發展，必將使抗戰能更迅速地爭取到最後的勝利。

——四月十日。

叢書子目類編序

顧頡剛

頡剛髫齡好書，年十一二，塾課既罷，恆偕同學友人涉足玄妙觀書坊，出餅餌錢數十，買殘書一二冊，踏夕陽以歸，翻之誦之，不求甚解，自以為至樂。一日，從家藏舊篋得湖北書局所刊書單，中列百子全書之目，喜不自勝，曰，『洋洋乎，子書種類乃若是其繁富

乎！」於是知有彙合若干箸述之書以為一大部書者。嗣得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更獻疑曰，『古今之書備於是矣！若予能盡覽之，則古今學術亦畢萃於予矣！予其得有此一日耶！』少選，又得張之洞書目答問，其中所舉有軼出四庫書之外者，乃稔向日積想之未盡然，而書末列叢書總名一篇，尤使予目眙而舌撟，歎曰，『清代刻叢書者其多乃若是耶！胡為不易遇之於書肆也！』偶於一肆中覩惜陰軒叢書，歸檢張氏答問，則其子目已散見各類中，書所刻多應讀之書，急與賈人商價，至銀圓十八枚不更讓，非復饘餅餌饈所可得，乃累日泥祖母，盡許平時所不肯應之督責以求之，而是書遂燦然列於架上。予之購叢書，自此始也。既而得顧脩彙刻書目不全本四册，識叢書之內容益多；坊肆間有所見，往往可以不翻其書而指數其目，雖都未能享有，亦聊以之自慰焉。及年二十一，始由滬上購得翻刻唐棲朱氏彙刻書目二十册，一覩叢書子目之全，眼界為之驟擴；而朱氏未署名字，猶使予心癢不止，乃窮日夜之力索其主名，知即為刻結一廬叢書之朱學勤字修伯者，浙江仁和人也。閱數年，又得朱氏目覩書錄及新刻范氏續彙刻書目，補苴益備。常思諸目散在各編，尋求匪便，若能加以考核，合為一書，豈不大善。甚欲奮發自任，願自大學畢業以來，人事日紊，興趣亦變，十餘年來終無所成，念於此事致力甚久而曾無足以稍留紀念者，輒為之悵然。前年，謝剛主先生告我，『編輯叢書子目類編已五年矣，凡大內所藏，重洋所遞，私家所存，坊肆所販，以及各圖書館所藏弆，一一涉獵，得兩千種；始則就原書之全目而鈔集之，次則就各書之子目而續析之，再次則為書名與著者之索引，凡欲檢一書者，但能記其一端，即可通其全體。』此自有叢書目錄以來所未嘗有之盛業也。一日，走訪之於北平圖書館，見一室之中集六七人治其事，積片至數十百篋，析類之密邁軼前人，而於一書之版本異同，卷帙多寡，並加考訂以歸一是，不禁拊掌曰，『是固予積想二十餘年而未得為者也！』當予幼時，識叢書之總名猶難，更無由識其子目與其存儲之地，欲讀一小種書，惟有雜檢各目，期於倖中而已，蓋工作之難如此。今賴剛主專精之力，為後學闢方便門徑，涉水有航，不復以子目之夥頤與無津涯之歎，諸家編刊之辛勞亦遂無豪釐之虛擲，嘉惠藝林，曷其有極。用敢於此書告成之際，瑣述予之治學經歷於前，俾後人咸知未有剛主此書時，其困苦乃至於斯也。

明末清初旅華西人與士大夫之晉接

方豪

明末清初來華西人，對我國語文及學術，研讀甚精，故能與士大夫周旋往來，或餽送方物，或直通魚雁，或題贈詩詞，甚盛事也。茲就讀書所及，彙而記之。因小可以見大，儻亦談中西文化交通史者所樂知也。（本文西洋人原名，以附註一次為限。）

一　方物之餽贈

(1)西洋紙

金壇王肯堂鬱岡齋筆麈第四册記曰：「余見西域歐羅巴國人利瑪竇(Ricci)，出示彼中書籍，其紙白色如繭，薄而堅好，兩面皆字，不相映奪，贈余十番，受墨不滲，着水不濡，其異之。」

(2)西洋布

冒辟疆著影梅庵憶語曰：「壬午(按為崇禎十五年公元一六四二)清和晦日，姬(董小宛)送余至北固山下，堅欲從渡江歸里，余辭之，益哀切，不肯行，舟泊江邊。時西先生畢今梁寄余西洋夏布一

端，薄如蟬紗，潔比鮮豔，以退紅爲裏，爲姬製輕衫，不減張麗華桂宮霓裳也。」今梁義大利教士畢方濟（Sambiasi）字也。時傳教南京、淮安、揚州、蘇州等地，事福王、唐王、桂王，相知頗深，嘗出使澳門，借礮借兵，唐王並贈以詩。吾嘗謂方濟爲初來教士中第一奇人，雖利瑪竇湯若望(Schall)亦有所不及，觀其與冒辟疆之關係可知也。小宛西洋布衫事，張公亮撰冒姬董小宛傳亦述及曰：「抵北固，登金焦，姬著西洋布退紅輕衫，薄如蟬紗，潔比鮮豔，與辟疆觀競渡於江山最勝處，千萬人爭步擁之，謂江妃攜偶踏波而上征也。」小宛受西洋布之賜如此，豈方濟始料所及？

(3)西洋酒

康熙七年戊申彭孫貽撰客舍偶聞，有一條記甬東范吏部潞公在湯若望處飲葡萄酒事，錄出如下：

「湯若望……取西洋蒲桃酒相酌，啓一匣錦裹，又一匣出玻璃瓶，高可半尺，大於椀，取小玉杯二，瑩白無瑕，工巧無匹。謂吏部范公曰：聞公大量，可半杯。若望斟少許相對，吏部以爲少。若望笑曰：此不可遽飲，以舌徐濡之。潞公如言，纔一沾舌，毛骨森然若蘇，非香非味，沁入五臟，融暢不可言喩，數舐酒盡，茫茫若睡鄉，生平所未經。若望亦如寐，良久各醒。僕從分飲半杯，仆不能起。若望命取粥各擧一碗，身柔緩，須扶乃登車。僕從當踉蹌欹側歸。」

(4)西洋畫

利瑪竇以西洋畫四幅贈程大約，大約刻入程氏墨苑，此世人習知者。而劉侗于奕正撰帝京物略，張庚國朝畫徵錄，姜紹書無聲詩史，顧起元客座贅語，趙翼簷曝雜記，汪啓淑水曹清暇錄，姚元之竹葉亭雜記，王士禎池北偶談，吳長元宸垣識略，袁棟書隱叢說，鄒一桂小山畫譜，徐昆遯齋偶筆等，亦無不提及西洋畫，蓋爲當時最習見與最易獲得之「洋物」，西士以之餽送國人者，其數必多，茲從略。

(5)倭扇

日人塚田大峯著隨意錄卷二：「倭語謂疊扇爲加波保利，是蝙蝠之倭名，蓋以其形似爲名也。異邦素無疊扇，而今有之，傚我方之製也。明陶時可蓬窗類錄云：聚頭扇卽摺疊扇，貢於東，永樂間盛行於國。東坡云：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只兩指，倭人所製，余至京，外國道人利瑪竇，贈余倭扇四柄云云。又明陸深隨筆同焉。然則明世初行疊扇也。」瑪竇未履日本，而以倭扇贈人，當係在澳門得之於往來日本之西人也。

(6)珊瑚筆架

澳門記略下卷澳蕃篇，附註有「釋今種謝西洋郭丈惠珊瑚筆架詩」：「何年沉鐵網，海底得枝枝。以此爲鉤好，偏於掛鏡宜。親勞如意擊，重向玉臺貽。才愧徐陵甚，難爲筆架時。分來烽火柏，持作筆牀先。小架宜斑管，長書待錦箋。歸憑纖手潤，益使大紅鮮。未有瓊瑤報，殷勤奏短篇。」今種雖託跡空門，而實士也。「西洋郭丈」，必教士無疑。當時澳門西人，教士而外，市儈兵丁而已，不能知詩，亦必不能與和尙往還。和尙與神父莫逆，亦難得史料也。「歸憑纖手潤」，此纖手不知爲和尙何人之手，豈當時今種尙未出家耶。

(7)龍尾硯

晚村文集卷六，友硯堂記：「八角硯，餘姚黃太沖名宗羲所贈也。硯八角而不勻，角當四正，體狹長，兩旁角闊，頭又狹於下。背作屈角，三足，有銘，卽用六朝回文銘語，而中刻耶穌三角丁圖文。其質則歙之龍尾也。太沖詩云：一硯龍尾從西士，傳之朗三（梅郎中）傳之我。燕臺酒罷風塵中，留之文虎（陸符）亦姑且。十年流轉歸雪交，治亂存亡淚堪把。未幾失去，又十一年而復得之，遂以見贈。」時康熙十七年（一六六〇），太沖得此硯在二十一年前，則當在順治十年前後，所謂西士者，似爲湯若望矣。刻西洋字於龍尾硯，其風雅爲何如？區區一硯，一傳朗三，再傳太沖，三傳晚村，太沖且爲賦詩，美術傳教之力大矣。然苟非文房四寶之一，恐亦不至爲中國學者如此珍視，此又中國教士所當深長思也。

(8)龍腹竹杖

龍尾硯外，湯若望又有龍腹竹。吳梅村集卷六，有通玄老人龍腹竹歌。「通玄教師」爲順治賜若望尊號，若望自稱通玄老人，住所曰通玄佳境，康熙後改玄爲微。龍腹竹似未贈吳梅村，可惜也！否則，亦可爲中國文人逸事上添一史料，不讓龍尾硯專美矣。錄其歌如下：「通玄老人來何方？碧瞳頳面拳毛蒼。手披地圖向我說，指點西極天微茫。視彼萬里若咫尺，使我不得悲他鄉。京師公卿誰舊識，與君異國同舟行。九州喪亂朋友盡，此道不絕留扶桑。床頭示我龍腹竹，夜半風雨疑騰驤；尾燒鱗蛻飛不得，蒼皮倔強膺徽張。此中空洞亦何有，得無頷下驪珠藏。漢家使者通大夏，仍來邛蜀搜篔簹；更蹴葱嶺訪異種，攜歸上苑棲鸞皇。我欲裁之作龍笛，水底老蛟吟不得。縱使長房投葛陂，此龍瘦臥難扶策；可是天教產竹郎，八荒奇事誰能識？一從海上西南來，中原篠簜多良材；淇園已竭蒼生痛，會稽正採征夫哀。天留異質在無用，任將拋擲生塵埃。若有人兮在空谷，東素娟娟不盈匊，盡道腰肢瘦勝肥，此君無乃非其族。雪厭霜欺直幹難，輪囷偃蹇忘榮辱。郗君豈出子魚下，高人磊砢遭題目；玉筍新抽漸拂雲，摩挲自倚東籬曲；苦節長同處士飢，寬心好耐湘妃哭。吁嗟乎！崑崙以外流沙西，當年老子騎青犢，手中符杖插成林，殺青堪寫遺經讀。君不見猶龍道德五千字，要言無過寧爲腹，何可一日無此竹。」

(9)日晷

明餘姚黃黎洲有湯若望所贈日晷，後爲全謝山所得。鮚埼亭詩集卷二有歌記其事。

明司天湯若望日晷歌（得之南雷黃氏）

「測天量日異古學，九章五曹遠可尋；姬公商高志成法，墜緒茫茫胡陸沈。自從鮮于洛下後，累朝聚訟成商參；春秋三十六日食，衛朴沈括謬扯擩。豈期禮失求之野，歐羅巴洲有遺音。明初兼採三曆說，疏通畢已開歸涔。（謂中原、泰西、回訖三曆）吾聞五洲之說頗荒誕，芋區瓜疇界莫侵。亞細亞洲居第一，神州赤縣綱弗任；淵原將無出騶衍，存而不論戒狂淫。何物邪酥老教長，西行奇大傳天心。觀光厥有大里利，龐熊畢艾龍鄧俱同岑；九萬里餘來上國，居官角藝俯首空沈吟。泰西絕學乃驟貴，輸與直上靈臺罔不欽。就中大臣徐與李，心醉謂足空古今。司天大監湯臘使（若望以通政使掌監事），日晷精妙泯差參。想當制器倚象時，不傳妙術寶南金。天子臨軒百僚集，敬授特勑夸恩深。爲憶利生初戾止，一枝託跡擬微禽；香山旅舍聽夜雨，北平萬樹泣秋霖。如何所學頓昌大，不脛而走且駸駸。誰識周髀舊經在，蛛絲馬綫待神鍼；汶陽之田本吾土，廣陵之散非亡琴。坐教君子竄大宗，重黎有知定弗歆。峨峨南雷子黃子，九流兼綜振百瘖；古松流、算籔籔，乃悟北鮮卽南鍇。可惜唐邪諸先輩，扶中抑西力不禁。容圓測圓割圓曆曆在，底須三角八綫矩度別自昇釜鬵；貞穿微言得綫起，有如皎日出層陰。吳王梅氏闡之出，邱滄之功良有壬；始知中原才不乏，爝火之光都歸我照臨。昨過南雪搜古物，片石警見委書林；依然二十八宿可攈拾，四游九道昭森森。大荒有此亦奇兒，摩挲留我堂之襟。」（吳志伊，王寅旭，梅定九，皆與先生言曆相合。）

右歌除原註外，爲便利讀者起見，爲增註如後：

（一）「邪酥」卽耶穌，梨州深惡天主教，故用此名。趙翼二十一史劄記亦用此名。

（二）「大里利」指利瑪竇也，曰「大里」者以利乃意大里亞人也。

（三）「龐熊畢艾龍鄧」謂西教士龐迪我(Pantoja)，熊三拔(S. de Ursis)，畢方濟，艾儒略(Aleni)，龍華民(Longobardi)，鄧玉函(Terrenz)也。

（四）「徐與李」謂徐光啓與李之藻也。

（五）「利生」指利瑪竇也。

（六）「唐邪」唐不知何人，邪謂邢雲路，萬曆三十四年（一六〇六）以河南僉事疏言欽天監監官推算有誤，閱二年禮部疏請以雲路主理曆事。惟其人天文知識，實甚膚淺，梅文鼎嘗痛譏之，見四庫提要

第一〇六卷第九三頁。

二　簡牘之往還

(1)虞淳熙與利瑪竇往來書札

辯學遺牘一卷，有「虞德園銓部與利西泰先生書」及「利先生復虞銓部書」。二書甚長，不能盡錄，本文側重西人之華化，摘錄利書如下：

「竇西陬鄙人，棄家學道，泛海八萬里，而觀光上國，於茲有年矣。承大君子不鄙，進而與言者，非一二數也。然竇於象緯之學，特是少時偶所涉獵，獻上方物，亦所攜成器，以當羔雉，其以技巧見獎借者，果非知竇之深者也。……門下試思，八萬里而來，交友請益，但求人與我同，豈願我與人異耶？逃空谷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遠家自多其異，竇乃極願其同，則華家果白，亦跫然而喜之日也。肆筆無隱，罪戾實深，仰冀鴻慈，曲賜矜宥。悚仄！悚仄！」

右函原長一千八百八十二字，措詞暢達，說理條順。萬曆野獲編稱其「初來卽寓香山澳，學華言讀華書者凡二十年。」謝肇淛五雜俎謂「其人通文理，儒雅與中國無別。」皆記實也。故利氏之書，必爲其手筆，惟淳熙之友蓮池和尚則頗疑之。蓮池與淳熙書曰：「利瑪竇回柬，灼然是京城一士大夫代作。向「實義」「畸人」二書，其語雷堆艱澀，今柬條達明利，推敲藻繪，與前不類，知邪說入人，有深信而爲之羽翼者。……」彼蓋以爲利瑪竇之漢文學不能有進步者，抑何可笑。

原書尙有「利先生復蓮池大和尚竹牕天說四端」，吾師陳援庵先生已斷其非利所作；吾友徐景賢先生疑爲徐光啓作，余亦以爲然。吾友向覺明先生則以爲瞿式耜擬，見昆明版益世報宗教與文化新四十七期。(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2)利瑪竇與鄒元標往來書札

鄒元標願學集，有「答西國利瑪竇書」，勸瑪竇讀易，書曰：

「得接郭仰老（按指義大利教士郭居靜，字仰鳳 Cattaneo）已出望外，又得門下手教，眞不啻之海島而見異人也。門下二三兄弟，欲以天主學行中國，此其意良厚。僕嘗窺其奧，與吾國聖人語不異，吾國聖人及諸儒發揮更詳盡無餘，門下肯信其無異乎？中微有不同者，則習尙之不同耳。門下取易經讀之，乾卽曰統天，敝邦人未始不知天，不知門下以爲然否？」

右爲鄒元標答書，書中又明言「得門下手教」，惜利氏原書已佚，末由窺其內容耳！

(3)南懷仁致顏光敏書

南懷仁(Verbiest)，比人，順治十六年(一六五九)入中國，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卒於北京，官至欽天監監正。顏光敏，康熙六年進士，歷仕至考功司郎中。海山仙館叢書本顏氏家藏尺牘，末附姓氏表；凡有尺牘者，皆在姓氏表中記其略歷，獨南懷仁有名而無尺牘，不知何時失去，至足惜也。

(4)傅聖澤與王道化往來書札

梵蒂岡圖書館(Borg. Cin. 439)有法教士傅聖澤(Foucquet)與王道化往來書函三件。道化任武英殿等處修書官，奉命照管西洋人。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〇)聖澤奉旨自江西進京，與白晉(Bouvet)共同研究易經。聖澤以患頭痛，未能如期完成，往來三函，皆關於此事者。茲錄聖澤二書於後，道化復書從略。

「字奉王老爺，弟所作日躔，共二十節，前十七節已送台覽，倘有三節存於相公處，還求昭鑒。論日躔之工，不過數月當完，因弟多病，竟遲至一年，撫心甚愧！茲啓者，白（按當係去年二字之誤）雖頭痛，猶有止時，今歲以來，痛竟不止；若見風日，騎馬走路，必須增重，倘再勉強，恐至不起，故雖欽數嚴規，亦竟不能守也。若得月餘靜養，此身稍健，自能究心月離矣。但此係旨意，老爺代爲周旋，弟自銘感五內耳。餘情不悉。」

「捧讀華翰，知老爺情意殊深，自不禁感謝之衷至也。弟前言靜養月餘者，不過約略言之耳。據弟之病，虛弱已極，正恐月餘尚難愈，意或竟至終身歟！但死生有命，原非人之所敢必者，若論病之痛苦，必受其痛者自知之。弟航海而來，不避萬難，倘可勉強，豈敢自息！若因小恙而偷安，不幾與遠來之意，自相左乎！望老爺體柔遠之意，知弟之疑，則感恩不盡矣。謹以本呈覽之書帶去，俟有繙進此書之日，祈與弟一信，弟扶病至暢春園伺候可也。」

讀外國人漢文書翰，最易窺見其漢文程度。右二函雖視利瑪竇書稍遜，但流利通達，又豈乾嘉後任何旅華外人所能幾及耶？

（5）趙進修與公大人書

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北京趙進修（Bourgeois）與汪達洪（Ventavon）二教士，因爭管田產，致書「尙書公大人」爭辯。因書底稿現藏羅馬教廷傳信部檔案處，一七八二年至一七八四年文卷內（檔案處係照收到之年月編排）。進修乾隆二年（一七三七）來華，達洪則次年到我國；達洪卒於乾隆五十二年（一七八七），進修則後五年亦去世。蓋二人發生爭執時，進修已五十七歲，達洪亦年四十七矣。費賴之（Pfister）入華耶穌會士列傳（法文原本二册九二六至九五三頁）趙進修傳，其漢名作晁俊秀，傳中亦述及與汪達洪等齟齬事。讀二人書，並可知乾隆以後來華西人之漢文程度，已降落甚多。茲先錄進修函如次：

「西洋人趙進修恭請大人金安，茲所稟者，因京都自建天主堂以來，各堂俱有一人料理家務，名爲當家，凡堂中所有房產地土，俱屬當家一人管理，以供衆人日費，此當家非出自己私意，實定於泰西。倘此人或因年老，或有別故，不能料理，先致書到泰西，另派一別人學習當家。西洋人趙進修在西堂當家，就是當今皇上亦是明知。趙進修係耶穌會中人，因耶穌會沒有了，趙進修本國王恐其散亂，乾隆四十二年特有來文，此文上說：前有耶穌會時，我知爾等辦理本堂事務很好，今耶穌會撤有了，恐爾等無主張，要生變化散亂，我特選趙進修主事當家，凡堂中大小事體，上下人等，俱要聽伊安排。又說：我隨後差人前去，跟爾學習辦事，後來好接續當家，爾立該好好照應他等語。此文現在趙進修手內。至乾隆四十四年，又特來文說：爾務要小心管理堂中事業，毋許別人爭奪。此文亦在趙進修手內。如今要有人爭家產，奪當家，亂西洋人等二百餘年之舊規，三堂中山已得平安（素按此語不可解），備大人承辦此事，懇求細細酌量是祝。」

讀右函，以本國同會同國之教士，而互相控訴，亦教史上所罕聞，而文字亦復惡劣不堪，求如謝肇淛五雜俎稱利瑪竇所云：「與人言恂恂有禮」者，蓋不可得矣。

至汪達洪書，實爲一呈文，其詞尤劣，且甚長，錄其首尾，聊備一格而已。

「西洋人汪達洪等謹啓公爺閣下。洪等爲申明被屈事。竊洪與趙進修二人同在堂中管事，因洪在如意館效力，家產托與西洋人趙進修料理，不意家產爲進修獨霸，這幾年洪等受了多少委曲，不免家務有些損壞。洪等不先說明，因爲怕丟去了西洋人臉面，如今進修告了，洪等不得不具實訴明這個根子。（中略）洪無奈只得實具訴明，爲此乞公爺電鑒施行，庶洪等得以平安效力，而伊等不至獨霸家產則感。上呈。」

已故許地山先生輯達衷集，亦有若干西人漢文函件，則已在清之中葉，文字粗俗生澀，不堪卒讀。國勢之強弱，乃至影響外僑對當地文化尊重或鄙薄。草此文時，不禁有感於中也。

附　陸若漢答李榮後書

陸若漢（Rodriguez），葡人；崇禎間，曾率領澳門葡兵至登州，助孫元化。朝鮮人安應昌著「考國考異」第二十二册「西洋問答」，收「西洋國陸若漢答李榮後書」。原書藏朝鮮京城帝國大學圖書館，日本史學雜誌第四十四編第七號山口正之著「清代在華歐人與朝鮮使臣」一文中錄書。榮後爲崇禎三年朝鮮陳奏使鄭斗源之譯官，以遼瀋

路阻，遵海道自登州入貢，遂得晤若漢，並函若漢詢曆數事，若漢有覆書。惟榮後爲朝鮮人，故附於本文。然若漢之中文程度，固不難於此中窺知也。

「敝國之人喜遠遊，得至明國，向蒙隆遇，獻以火器，少盡報效之忱；來之東年，幸逢賢達，聊以所譯書籍奉覽，詎意鑒賞若是耶？「萬國圖」以大明爲中，便觀覽也。如以地球論之，國國可以爲中。中國見此圖，見西人，才知地之大，國之多也。雖東海西海，亦有聖賢，同類同理同心，在人之盡心智學耳。伏羲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經傳，以至釋道之典章，略知其大概。第太極生兩儀，儀分四象，象分八卦，卦生天地人物。以西理推之，太極氣也，質也，無心無智。若非無窮全能智慧之作者，安能生物乎？若三綱五常五倫治國之道，與敝國同。此世學也，尚有天學，恐秦始皇焚其書，失其傳也。中國惟信古人，或有差訛，亦爲遷就。西國之學，自古迄今，時時參討，不得其根源不止也。至若釋老之教，能以實理駁之，立見其謬誕耳。何足好信哉？生人於世，有始必終，始從何來？終從何去？莫大關頭，可不明白。此三教所不論之事，萬祈高明留意焉。天文有盈縮，是以有歲差。漢唐以來，修改者幾，雖元太史郭守敬亦不知其所以然之故，安得不差？今皇上命敝官輩修改曆法，倘得盡譯，可保萬世無差矣。天文細理，不可以片言數字能悉，必俟有暇，細細商論。「治曆緣起」，希留入先爲熟玩，容圖面晤，不一一。賤名正具。左玉侍教王陸若漢頓首拜。」

此牘最可注意者，乃若漢以疑古思想灌輸於中國人及朝鮮人。佛陀耶舍（向覺明先生筆名）「陸若漢答朝鮮李榮後書跋」，對此點亦有說明。見國風半月刊第四卷第四期。

三　詩詞之題贈

(1)贈利瑪竇者

明季文人以詩贈利瑪竇者，有李贄、李日華、汪廷訥三人；譚元春有「過利西泰墓」一律，不錄。

李贄詩曰：

「逍遙下北溟，迤邐向南征。刹利標名姓，仙山紀水程。回頭十萬里，舉目九重城。觀國之光未，中天日正明。」（贈利西泰）

李日華詩曰：

「雲海蕩落日，君猶此外家。西程九萬里，東泛八年槎。蠲潔尊天主，精微別歲差。昭昭奇器數，元本浩無涯。」（贈利瑪竇）

汪廷訥詩曰：

「[illegible]有道者，文玄談更雄；非佛亦非老，飄然自儒風。」

李贄[illegible]李氏文集卷十八，李氏焚書卷六及錢謙益列朝詩集。李日華詩見帝京物略。惟日華所撰紫桃軒雜綴，有云：「瑪竇年已五十餘，如二三十歲人，蓋遠夷之得道者。汗漫至此，已不復作歸計。余贈之詩云：浮世常如寄，幽棲即是家。」按此詩與以上所錄者，同爲一詩，惟詞句略有不同，澳門紀略下卷澳蕃篇錄入，曰：

「雲海盪朝日，乘流信綵霞。西來九萬用（當爲里字之誤），東汛一孤槎。浮世常如寄，幽棲即是家。鄉塔作歸夢，春色任天涯。」

按李贄並爲利瑪竇題扇，見馮君培著評福開森教授的李贄研究。見圖書季刊新二卷第一期。

(2)贈艾儒略者

帝京景物略有「同安池顯方贈遠西艾思及」。思及爲儒略字。詩曰：

「尊天天子貴，絕徼亦來庭；鄒衍之餘說，張騫所未經。五洲窮足力，七征佐心靈。何必會聞見，成言在窅冥。」

鏡山何喬遠亦有詩贈艾公，見崇正集。

「天地垂廣遠，日月轉雙轂。誰謂有覆幬，光明不照燭。其間名爲人，誰不同性欲？有欲必有性，完本在先覺。艾公九萬里，渡海行所學；其道在尊天，豈異洙泗躅？天地大矣哉，不是無脛足。

安得一人教，昔之極綿邈。惟此一性同，不在相貶毀。且吾孔聖尊，其西則葱竺，並存宇宙內，誰復加臣僕？繼此艾公學，千古入暘谷。吾喜得斯人，可明人世目。驅雖兼行持，遽歷但一宿。善哉艾公督，各自返茅屋。臨歧申贈辭，證明在會續。」

此外在崇正集中尙有贈艾公詩多首，詞長不錄。

(3)贈畢方濟者

贈畢方濟詩者有阮大鋮、唐王及鄭芝龍。芝龍與唐王之詩，俱見吾友王重民先生所撰海外希見錄（見圖書季刊第二卷第一期及天津大公報圖書副刊第七十五期）。所可注意者，則唐王所作乃答詩，蓋方濟曾於隆武元年（一六四五）十一月進修齊治平頌也。方濟之漢文造詣甚深，此頌當出自作，且當時教內亦無人可以捉刀矣。玆錄唐王原作於後：

「皇帝御製詩，答故人高士畢方濟字今梁，進修齊治平頌，有引。畢今梁西域之逸民，中國之高士；余迎晤於奉藩，在烈廟庚午辛未間。丙子冬，余以罪廢降，羈重圍，今梁寬惜，力白當事撫臣，余寧得明；甲申秋釋，乙酉春再晤。今余登極八閩，今梁奉召來朝，進頌含規，文叔云狂奴故態。詩以裁答，兼弁文首。

天地年年故，蟾烏日日新。金蘭一友道，橐籥五人倫。憐彼華夷苦，拯余方寸仁。借旟安世後，太昊委來真。

隆武元年十一月十八日。」

芝龍詩名「平虜侯賦」。平虜侯爲芝龍封爵，曰賦者猶言贈也。其辭曰：

「乾元之德在用九，天亶聰明作元后；坤承天施服黃裳，舜有七友文四友。紫薇之垣下巢居，沐日浴月遍滄溟。溱西景教傳天語，身是飛梁接天庭。斜枕魁衡攜龍角，曾友吾皇入帷幄。天章灑贈懷袖中，荒墅甘盤稱舊學。光武昔日起南陽，帝堯封侯原爲唐。赤伏符名錄圖字，頌來烏紀因鳳凰；布衣數欽文華殿，金鑣玉版天廚宴。鐵勒九眞知我名，瓊宮三島逢君面。至人浮雲視勛庸，黃石師後友赤松；嚴光共被仍垂釣，李泌暫相終明農。君伏大心來救世，崆峒訪道歸黃帝；鼎成但留提奇經，金輪寶馬隨君致。

畢今梁先生書其所賜御製詩見示，感而賦贈，幷請鄧政。漫陵道人芝龍。」

按隆武尙有贈畢今梁詩，藏北平圖書館二六五四五號，手頭無鈔存者，不能錄出。羅馬耶穌會檔案處第三一六號a，藏有福王勅旨，題曰：「聖諭歐邏巴陪臣畢才濟」，詞曰：

「誠於事天，端於修身，信義素孚，識解通達。」

後題：「弘光歲次乙酉春王吉旦立」。是爲一六四五年一月二十八日，蓋尙在隆武題詩之前也。方濟亦云榮矣。福王唐王不應列於士大夫，此特附見耳。

阮大鋮贈畢今梁詩，見詠懷堂丙子詩卷上。丙子爲崇禎九年（一六三六）。原詩附註曰：「今梁西洋教士」。其詞曰：

「若士乘桴自沃洲，十年日月共中流。書經雷電字長在，手摘星辰較不休。閱御鵬風觀海運，默調龜息與天游。知君冥悟玄元旨，象外筌蹄亦可求。」

(4)贈湯若望者

吳梅村有龍腹竹歌，全謝山有日晷歌，黃梨洲有龍尾硯詩，皆與湯若望有關，然皆非贈若望者。王覺斯（鐸）有「訪道未湯先生，亭上登覽，聞海外諸奇詩。」墨跡尙存，上海文明書局有影印本。道未，若望字也。沈光裕，崇禎十三年進士，有贈湯若望詩，且直用教會典故，如曰：

「旨出爾行地，曆成吾道東。君糧不徒與，我信豈誠空。」

首句本天主經「爾旨承行於地」一語；第三句則出天主經「我等望爾，今日與我，我日用糧。」光裕豈已入教耶？

(5)贈南懷仁者

田山疆雯古歡堂詩，有關太常園亭歌。按康熙十三年三月三十日奉旨：南懷仁着加太常寺卿職銜。見正教奉褒第二册七十二頁。故稱

南太常。吳青壇震方晚樹樓詩稿，有贈敦伯詩；敦伯，懷仁字也。末聯云：「卻笑儒腐逢世拙，翻從海外得同心。」蓋以外國人爲知交也。

(6)贈魯日滿者

魯日滿(F. de Rongemont)，比人，順治十六年(一六五九)入中國。傳教江浙二省，而在江南爲尤久，足跡遍蘇州，崑山、太倉、常熟、崇明等處。陳大年維崧湖海樓詞集卷十一有「贈大西洋人魯君」一詞，魯君卽魯日滿也。

「怪怪奇奇咄咄甚，譎譎出出，經過處，暹羅獦猺，荷蘭烟窖；鶴語定知何代事，麟經不省何人筆；儻崩濤九萬里而來，霾羅匹。　海外海，光如漆；國外國，天無日；話僬僥龍伯魂搖股栗。善奕慣藏仙叟橘，能醫卻笑神農朮。更誦完一卷咒人經，驚奇術。」

大年稱魯君善奕能醫，可見其多才多藝也。

(7)贈劉松齡者

松齡，奧人，原名 A. de Hallerstein，以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入中國，佇任欽天監監正。趙翼甌北集，有天主堂觀西洋樂器詩，實爲訪松齡而作。詩曰：

「郊團散直歸，訪奇番人宅。中有虬髯叟，出門敬迓客。來從大西洋，官授羲和職。年深習漢語，無煩舌人譯。引登天主堂，有象繪素壁。觀若姑射仙，科頭不冠幘。云是彼周孔，崇奉自古昔。……斯須請奏樂，虛室靜生白。初從樓下聽，繁響出空隙。方疑宮縣備，定有樂工百。豈知登樓觀，一老坐搊擘。奇哉創物智，乃出自蠻貊。始知天地大，到處有開闢。」

(8)贈郭某者

澳門紀略下卷澳蕃篇，有「釋今種謝西洋郭丈惠珊瑚筆架詩」。詳本文「方物之餽贈」一節。郭名不詳。

(9)贈西國諸子者

帝京景物略有「福清葉向高贈西國諸子」詩。此詩作於明末，惟標題不專指一人，故附於本節之末。

「天地信無垠。小智安足擬。爰有西方人，來自八萬里，言慕中華風，深契吾儒理。著書多格言，結交皆賢士。淑詭良不矜，熙攘乃所鄙。聖化被九埏，殊方表同軌；拘儒徒管窺，達觀自一視；我亦與之游，冷然得深旨。」

(10)「閩中諸公贈詩」

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有抄本「閩中諸公贈詩」一冊；編目爲中文一〇六六號。吾友向覺明先生假王友三錄本謄出，余又從覺明摘錄。其書題「晉江天學堂輯」，天學者，明末天主教之異稱也。書中共收六十七人，俱當時知名之士，大抵皆贈艾儒略者。第一首葉向高作，贈西國諸子，已見前；又池顯方及何喬遠贈艾儒略二詩，亦見上。茲僅將六十七人之姓氏錄出，以見其時閩中士大夫與西教士酬酢之盛。

葉向高　張瑞圖　何喬遠　張維樞　林欲楫　曾楚卿　黃鳴喬
莊際昌　彭憲范　柯　昶　徐景濂　陳玄藻　周之夔　陳天定
周延鑨　柯憲世　徐　渤　黃文焰　林叔學　林光元　鄭玉京
鄧　材　劉履丁　林　煒　陳宏已　蔡國鋌　李文龍　陳維遴
陳　珋　薛瑞光　王一鑰　李世英　張開芳　薛　罄　朱之元
林世芳　林紹祖　林宗蘇　李師倜　陳　燁　鄭　璟　方向來
潘師孔　謝懋明　薛鳳翧　林登瀛　王　標　翁際益　林傳娄
蘇貞英　鄭之玄　賈允元　吳士偉　池顯方　林一儁　鄭鳳來
許日升　郭　焆　林　泂　黃鳴喬　金嘉會　王　標　林伯春
陳　鴻　吳維新　黃六龍　陳　衎　柯而鉉　林　珣

以上每人原本均標明籍貫。吳士偉，金嘉會二人標「寓閩」，賈允元標無籍，餘皆閩人也。所作詩，多能以教理入典，如周延鑨曰：「有天常作主，無地不爲家。」柯憲世曰：「大千事淨土，三一信分身；……，七時勤禮犢，十字嚴持循。」黃文焰曰：「吾徒休訝亞尼瑪，遼古廣延□道心。」亞尼瑪者今譯靈魂也。薛瑞光曰、「中朝天子同

文曰，眞主耶穌廣化時。」謝懋明曰：「碑留十字冢，架懸百年章。」林傳淼曰：「十誡塵心淨，三仇灰刼空。」林一儁曰：「總被異端迷，多因三仇沮。」吳維新曰：「著譽千百言，磨碑印十字。」不能悉錄。

前歲爲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周年，余曾爲文紀念，載浙江大學文科研究所史地學部叢刊第四號紀念刊，當時即發現上舉六十七人中，有五人爲霞客知交，即張瑞圖、何喬遠、曾楚卿、劉履丁、鄭之玄。此外，霞客朋輩中尙有張燮、陳繼儒、黃景昉、鄭鄤四人，亦均與教中人有往還之跡，更加以其他論證，余遂疑霞客之實地考察精神，乃直接得自西人也。因便，遂附一言於此。

嘉山

朱君允

假使我寫信給朋友們，說我的現境是如此的美，誰肯信？我自己似乎也不能信以爲眞，好像是夢。在如此戰火瀰漫，勢難收拾的大局下，孩子們跟着我逃難，幾個年頭的辛苦，忽然走入這樣幽閒的一角乾坤，教我享受。忽然賜錫的這份兒厚福，究竟是誰給我的？安琪兒，隱在那裏，我願意和她見一面。

今年的春天是我入川後的第一次有這感覺，春的到臨。成都天氣是那樣的溫和平靜，不會使人感覺嚴冬和早春間，中間的那一剎轉變，剛冷，忽然轉出柔暖的溫風。今年，也許是因爲我住的這地點環境的不同，山水樹木草地花圃圍繞着我，野草的味，野花的香，沿山坡石級草坪，野迎春開遍了，小黃花黃得那麼勻淨。後面山窩，楊家花園的紅梅綠梅，前面山坡下，桂家庭院的白玉蘭和朱紅翠綠的木瓜花，東西兩邊的園牆外，嶺上坡下，桃花又是那樣綻苞紅豔了。不論站在草地裏，或坐在廊子上，我祇感覺那春天的氣味，蓬蓬勃勃的四周圍合攏來。大渡河和岷江的水聲水色，滴溜溜的淺藍，那兩條河，灣合攏流的那一片水，看起來，好像就是我們花園邊的一片明湖，好像靠近身邊，使人覺得那麼親切。這水聲水色，我已享受了一個冬天，現在似乎更美了。『耳邊隱隱濤江環，多少婦人下水船』，這是邇當軒的好句，近來常在我的韻味中。

對山的景色，不論風雨陰晴都是美的。每天我從屋子裏走過走出，山坡路，走上走下，四面望去，那山水風景，一天有無數的轉變，一幅一幅的美畫圖，水墨的，淺藍的，一層一層的轉變出來。我的確是住在畫圖裏，靈活的畫圖裏。從前見過的，心愛的山水畫，漸從記憶裏展覽出來。現在我對於中國山水畫的領略，好像懂得多一點，不過和現境比起來，畫，究竟是紙上的東西，究不如自然眞境的靈活。我的畫家朋友們不至怪我說這樣的話吧。他們自己是畫家，當然領略得更深切些。假使可能，請他們都到我這兒來，辯論，批評，或者給我更深切的指示，我是多麼高興的。我想到的第一個人是定之先生，我實在願意請他到我這兒來住些日子。他的山水畫，不論乾皴或點潤，都有一股逼人的清氣。記得他有一幅山水，我看了，祇覺得秀氣逼人，實在心愛，當時我卻不好意思開口問他要，但是那幅畫，不知他老先生送給那位朋友去了。現在留在我記憶裏的是，『抱雲秀壁共崔嵬』，那句詩意。他用的花青和赭石已融化得沒有絲毫火氣。中國畫，用赭石，花青來當顏料，多麼天眞有趣，不知是那位天才的發明？定之先生少年出遊，走了不少地方，見了許多山水，那積年溫蓄的煙雲都浸化到他的畫筆裏。我讀了貞愍公的年譜後，略知湯氏境況。定之先生有一個手卷，是紀念其太夫人一身行事的。她有一首

詩，『斷釵吟』，大約這畫卷就是寫那首詩意的。他曾有意命我題辭，但是至今我和那個手卷沒有見過面，我想起來，假使把那卷畫攤展在我面前，我一定是長縮不敢動筆的。

二十九年春，我由平來川，路過上海的時候，彥文陪了我帶着孩子們去看他，適值一位世兄生病，他老先生的心緒忙亂。彥文看了那膠州路房子和環境的情形，頗感不安，不過我卻能體昧那情況，上海的弄堂房子原不是畫家的住處，然而看了定之先生的態度，大約他已置一切於度外了。那時我也因匆忙過滬，心緒不好，竟沒想到那個手卷。臨行，他寫了兩幅對聯給我，並一幅梅竹，紅梅是我指定的，因為我知道，他平常不大願意畫紅梅。他畫紅梅的紅顏色裏一定摻些澹墨水，不知近年來他的畫風改變了沒有？但願年頭快些轉變，經過險惡兵災，那手卷還能和我見面。

記地名街道，原是一件嚕蘇事，不過，這一段時日也許是我居川幾年，值得回念的一段時光，不嫌瑣瑣，寧願記述一下。我住的是樂山高西門內，白塔街背倚的山上，就是我樂意命名的『嘉山』。白塔街原名鳳翔街，現在還有一條小巷，名鳳灣。這街名是那年那月更改的我不知道。祇是近邊有人新建房子，掘土，這找着磚塊上面刻有『白塔』字樣，原來是有一個白塔的吧。這住處我非常喜歡，也便利，武漢大學女生宿舍就在對門，那是我貼心工作的地方，宿舍裏，晚上的燈光人影，白天的行動聲音，我在山上，往下看，一切都看得非常清楚。而且我的兒女們上學，武大的附屬中學，每日來往走路，也不太遠，他們上學，我站在坡梯上就可以看見他們的背影由白塔街往下走去了。

幾年前，在北平的時候，在適之先生的書房裏有一本冊頁，川人某君，慶祝其太夫人榮壽，印行她的詩集做紀念，徵求當代名流題詠，滿紙琳瑯，許多墨寶，我祇記得這兩句『西蜀山川鬱不開，天教佳氣鍾清才。』是唐擘黃的題辭。我們看完冊頁，譚到四川的風景，多夠動人。我入川後，在成都平原裏住了兩年多，極磨難的年頭，過平澹的生活，那生活平澹得使你想不起一件事，或一件零碎小東西，足夠人回念的。現在檢點那段生活，已如夢緒輕塵。祇是有幾位朋友，在我們平澹來往中，他們的溫意，是我到成都後忽然發現的友誼，雖然曾經認識了多年，早年在北方認識的，假使沒有這一段相處的機會，大約我們早已彼此冷落忘懷個乾淨了。去年一冬我自己處在這美環境裏，朋友們常在我的懷想中，常想望他們會從霧裏雲裏出現，落到我這座山上來。我住的這所樓是這樣高，四面臨空，一無遮倚，所有的山石樹木都托在腳底下，往下看去祇見樹頂，一叢一叢的圓頂。天陰霧重的日子，腳下一片白漫漫，山下的人家樹木和一切都隱藏在厚霧裏，遠望過去，也是白濛濛，不知是雲，是霧？有的時候，曾穿過紗窗，飛進房裏來。孩子們走上走下，在霧層裏穿進穿出，他們的聲音，笑聲，歌聲，吆喝聲，銀鈴一樣的說話聲，常常先聽見他們的聲音已近在崖邊，然後才看見一個個的小臉，小手從霧裏移動鑽出來，黃十九，他們那三個活潑可愛的小兄弟常和我在雲霧裏捉迷藏。『冷綠寒雲斷底飛』，看起來是描寫的詩句，卻是這山上冬天的平常景味。

春天，是這樣的舒服。近來我每趕着黎明前起床，大概纔是五點鐘左右。這是因為年時漸老，捨不得清光溜去麼？起床，來不及洗臉梳頭，下樓，星月在天，在園裏小道上繞幾個圈子，散步，這春天的舒服，不穿襪子，腳也不冷。此時四望悠悠，看不見什麼，什麼都藏在黑暗裏，那春天的氣息，濃濃的生意，好像在暗中遍地浮動潛流。草香，樹葉的清香，各種不同的花香，都可以些微辨覺出來。玉蘭花香從山下浮上來，殘梅的餘香從後山吹過來，迎春，遍地是它那甜香。細味清香的這點樂趣，祇有在清晨或靜夜的片刻間，感覺靈敏，遇着一處芬芳美地，你才有心情去絲絲息息的辨味出來。

黎明，是這樣的光景。漸漸的雲層裏透出微光，剎那間，遍地清光，那遠近周圍的叢叢樹影，斜枝，直幹，圓形，棱形的樹頂，疏疏密密，深深淺淺的，嵌在灰藍天幕裏，一幅展開，闊大無邊的天然美

畫，像一張油畫，新鮮光潔，剛脫稿似的，但是，我們何曾見過這樣大氣魄的人工圖畫呢！遇着晴明的天氣，這幅靜穆的灰藍圖畫呈現的時間短些，一刹間，將要日出了，揮藍，揮紫，揮朱，揮紅，揮黃，揮金，各色的光線從雲裏瀉下來，看呆了，沈着氣，閉緊了嘴唇，全身的脈息不敢輕微舒動；看得高興了，想喊醒孩子們，但是孩子們，我那忍擾他們的甜睡。走到竈前取臉水的時候，轉頭東望，常見天邊的片片紅雲，這景色，常和我共賞的，是方剛夫人。人生相處，取得認識共同環境的芳鄰，也是幸遇。黃夫人平日生活極忙，我們雖屬緊鄰，很少有閒聚譚天說地的功夫。她平日不大談學問，講理論，說畫法，直到某天，我發現她的客廳西壁上掛的一張油畫，一幅森林圖，我才知道她是一位沈默的畫家。她是一位辛苦勤勞的主婦，母親。我祇聽見過她的一次輕微太息。那晚上，她站在爐邊，說，『我可以帶了孩子們在美國過舒服些的日子，不過，我希望，希望他們將來能成爲東方學者。』這幾句話，我聽了默然。這年頭，大家過着苦日子，惡戰斯人，有什麼可說的，但是她卻能看定目標，拿定主意仍追求着理想的生活。這謊時代，惡年頭，卻產生了多少意志堅強，孟母性格的母親們。今日，這些衣裳襤褸的母親們，誰敢否認，她們是幕後工作，負時代責任的『中流砥柱』。

黎明，說不盡的可愛。小雀兒，對光線的感覺是多麼靈敏。天邊剛透微光，它們就引喉清唱。開始，祇聽見幾處隱隱的清嫩聲音，漸漸繁密，熱鬧起來。那竹斑鳩的聲調，有長短波浪，唱得高興的時候，嚦喇，喇嚦，嚦喇，……

一口氣轉下去，圓溜溜的嫩音，我愛聽。它們的生像也還不錯。身體的長度祇有兩三寸，全身灰羽，頷下胸前有幾絲白線，翅上卻是翠藍，翠綠，杏黃的翎毛，淺黃色的平嘴，臉上有兩條細眼長眉。這是性淑那小姑娘爬樹找出來的。隨着她的指示，我才知道這山上有許多竹斑鳩，大約是『土著』名稱。成都也有它們的同類，常散佈在華西壩，叢樹下的草地上。蓉嘉相隔不遠，大約它們是時常往來的吧。

近幾天早晨，這山上好像到了一批雀兒新客，它們唱的是嚦呵，嚦呵，清脆勻節的音調，多好聽。童年生活的印象，經過幾十年，仍教人回轉頭去暗中追憶的。入川後，我注意，希望看見些美麗雀鳥。那兒時伴侶，在湘省西南衡陽一帶習見的，黃嘴綠毛的小翠雀，和那長尾——幾尺長垂下來——大紅鮮赤的壽丹鳥，使我懷念了幾多年。它們在樹上搭枝營巢的工作，對兒童們幻想的亭臺樓閣，給了多少暗示。性淑這小姑娘愛爬樹，這也是環境給她的機會。每當我事畢回家，上山坡的時候，常見她的兩條小腿，或者一排三四雙小姑娘們的胖腿掛在樹幹上打秋韆。到了晚飯時候，要在崖邊吆喝，叫她回家，因爲不知她躲在那棵樹上和鄰近的小松鼠們做伴去了。我可以想像，幾十年後，她將追念這山上鄰居的松鼠們。

看日出，海上看日出，泰山看日出，太平的年頭，消閒的歲月，旅行方便的時候，引起了多少風雅人士上泰山，看日出。太陽從東海剛升，在天邊跳躍幾下，跳出雲層，那奇美的一刹景象，誰不仰慕！一九二四年夏大，我從南京回北平，路過泰山，和一位西友 Miss Elkin 停車，同上泰山，也是希望看日出。那時一身灑脫，山路愈奇險，心裏愈高興。轎伕們抄近路，不走赴青陽宮的石板大道，選的是黃翠窩小徑，轎伕們的脚腿在凹凸的石尖上跨跳，下望幾丈深谷，那奇險的路徑倒合了我那時的口味，非常高興，然而看山，竟沒有達到希望，而且對泰山的風景，我也不覺十分滿意，因爲不像上山前想像中的那樣偉大。也許是因爲匆忙行路，山中的奇麗真色，壓根兒我就沒有領略到。然而看日出的那樁遺憾，竟像意外的天然巧合，現在替我補償起來。看日出的幸運是和天氣陰晴有關係的。樂山天氣多變化，雨則陰冷，晴則溫暖，假使頭一天蕭瑟風冷，那就可以擔保第二天是鮮明清麗的天色，很尋常的，這山上就可以看日出，從對河山外跳出來。日出前的那層層的紅雲轉變也是極尋常的事。樂山不近大海，但是那滾滾清流的河水，水蒸氣上升，雲霧推動，就烘托出那跳躍的紅球。當那紅球騰出雲層，掛在這山邊楠木樹尖上，那顆鮮明奇

麗的明珠，的確，鮮明奇麗，然而見慣了，也覺尋常。這是往落的多年想望，想望她的臥室窗臨山水，可以坐在床上看風景。沒想到，她的希望居然實現了，當然我也了卻一樁心願。

冷雨寒風後的晴明天氣，這山上的景色，四望晶瑩。西望，可以很清楚的望見峨山金頂，遙南，看見西康的雪山，能見山背的雪脊。對河的馬鞍山，烏尤寺，那一彎山形藍線後面的山脈平原，層層起伏的漾過去。山脚下，碧清的河水，平淺的沙灘，還有樹色，水聲，帆影一些陪襯，疑是畫圖，分明確是山水，這景色多夠迷人。就是濃陰暗罩的天氣，也有一番風味。春來，黃澄澄的菜花開遍了，陰雲下的山色是很純厚的深灰暗藍，可是對面的山窩裏，坡邊，山嶽上，望過去，祇見浮現片片金黃，夾雜在層層叢樹的界線裏。這片片，條條，金黃色的浮泛，使那青藍色的山形輪廓更烘托得分明呈現出來，精緻玲瓏，匠心配合，是誰的意境心靈！我們看中國畫，緊要的，不敢忽略筆墨的深淺風趣，筆墨成功，然後引起意境的玩味。偶然讀到論畫的文字，什麼山有去路，水有來源，滿以爲那是紙面上結構間架的方法。近來才覺悟那畫裏的去路來源。而且平常看見畫家們在一幅紙上，東畫幾叢樹，西鋪幾片葉，再抹些山脈山峯，然後莫明其妙的鈎些灣灣曲曲，浮泛的雲層，滿以爲那是憑個人心靈結構的意境，近來感覺，好些書意都實現了。

春來了，春的潛意，止不住的從草尖苗圃透露出來；春的動力，擱不住從石頭縫裏鑽掘出來；春的色，留不住的從花間水面浮現出來；春的音，歡騰騰的從水聲鳥語裏笑呵呵的散佈開來；春的態，雍容和熙，不驕不息。嘉山，這是嘉山和她四周圍的春，教人愛惜這穠春光和宇宙間的一切好意。

僑寓嘉山，轉眼已是幾個月。此次移家，未曾預計，更沒有想到將來，好像是萍水相逢，遇着了這位「嘉山」朋友，隨緣寄居下來。春來，她給孩子們添了多少力量，年來辛境，唯美，慈，淑與我平分，這春來，他們和我平分了這份快樂，也給我添些力量，可愛的嘉山。

安琪兒，隱在那裏，我願意和她見一面。

三十二年三月於嘉山

東方雜誌第三十九卷第五號

民國三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初版

(渝版)每册定價國幣壹元肆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社長　王雲五

編輯者　蘇繼廎

發行者　東方雜誌社
(重慶白象街)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最近重版書

商務印書館印行

書名	著者	定價
增訂本 做人做事及其他	王雲五 著	定價國幣 1.20
四角號碼 增訂王雲五小字彙	王雲五 著	定價國幣 1.00
增訂本 王雲五小辭典	王雲五 著	定價國幣 3.60
學生字典	陸爾奎 方毅 編	定價國幣 4.00
初中英漢字典	王學文 編	定價國幣 4.00
師範叢書 青春期心理學	潘子[illegible] 譯	定價國幣 2.20
家庭叢書 簡易療病法	朱夢梅 編	定價國幣 .90
小學生作文指導叢書 說明文作法	吳增芥 等編	定價國幣 1.00
職業學校教科書 綿作學	馬廣文 編著	定價國幣 1.50
醫學小叢書 重要內科病概說	顧壽白 編	定價國幣 1.20
普及農業教科叢書 農業概論	馮銳 等編	定價國幣 2.20
戰地救護法	李兆時 編	定價國幣 .60
高級商業學校教科書 商業學概論	孔士諤 編	定價國幣 2.20
農業小叢書 種菜法	黃紹緒 編	定價國幣 .80
國際問題辭典	[illegible] 譯	定價國幣 3.60
大學一年級英文教本	陳福田 編	定價國幣 3.50
新學制初級中學教科書 英文法	胡憲生 著	定價國幣 3.20
實驗高級英文法	鄭達澄 編	定價國幣 2.00
貨幣與銀行	楊端六 著	定價國幣 3.50
大學叢書 比較憲法	王世杰 錢端升 著	上冊 定價國幣 2.20 下冊 4.80
大學叢書 邏輯	金岳霖 著	定價國幣 6.00
大學叢書 新理學	馮友蘭 著	定價國幣 3.50
新事論	馮友蘭 著	定價國幣 3.00
作物學通論	黃紹緒 著	定價國幣 1.50
英文註譯 商業英語會話	張[illegible]良 著	定價國幣 2.00
新撰普通尺牘(附詳解)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編	定價國幣 4.60

以上各書均照定價十倍發售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